

醒世姻緣傳



## 第六十回

相妘子痛打甥婦

薛素姐監禁夫君

琴瑟靜，

蘆花柔，

三生石上，

一笑定河洲：

此言契合兩相投。

姻緣不偶，

恩愛總成仇。

卷

心似虎，

性如牛，

春山兩葉，

一盞有吳鉤；

殺機枕上冷颼颼，

才郎囚繫，

令正做牢頭。——右調蘇幙遮。

狄員外將狄婆子拾回正寢，一面合材入殮，一面收拾喪儀。狄希陳被薛素姐

用鐵鉗擰得通身腫痛，不能走動，裏外只有一個狄員外奔馳。調羹披了頭，噙

痛哭，只叫『閔殺人的親娘』。相家大舅合大妯子相子廷娘子都一齊來到，痛哭

了一場。

相大妗子問說：『巧外甥沒來麼？外甥媳婦都往那去了？』調羹道：『巧姐姐剛纔往他家去了。他公公也是今日沒了。他爹催他家去奔喪。』大妗子說：『可也奇怪！怎麼也就是這一會子沒了？』調羹說：『也是爲他閨女。聽說他閨女氣殺了婆婆，只說了兩句話，就直蹬了眼，再沒還魂。』相大妗子說：『怎麼？』偕家的閨女知道奔他公公的喪，他就不知道與婆婆奔喪麼？見婆婆倒下頭，倒跑的家去了！』

小隨童此時已經長成，起名『相旺』。相大妗子叫到跟前，分付說道：『你到辭家，你就說是我說，薛大爺沒了，俺連忙打發姐姐家去奔喪，怎麼把俺大嫂攔在家裏，不叫回來與俺姑主喪？』薛大娘怎麼空活這們大年紀，不省的一分事！叫他卽忙打發回來！』

相旺出門走不上數步，恰好素姐被他母親催趕的來了，此時頭上還戴着花朵，

身上還穿着色衣；進的門看見相大妯子，也不由的跪下磕了兩個頭。相大妯子罵道：『不喫人飯的畜生！你就不爲婆婆，可也爲你的爹！還虧你戴着一頭花，穿着上下色衣！你合你家那小老婆不省事罷了，你那娘母子眼看往八十裏數的人了，也還不省事？你這賊野婆娘！你還我大姑子的命來！我不叫你上了木驢，戴上長板，我也不算！叫小陳哥來，脫了衣裳我看！我把你這狠奴才……我要不替狄家除了這一害，你那軟膿匝血的公公漢子，他也沒本事處治你！』素姐說：『大妯子，你好沒要緊！各人家裏的事，累着你老人家的腿慌哩！沒的是我打殺俺婆婆了，用着我戴長板，上木驢？他冤有頭，債有主的；他放着屋裏小老婆爭風喫醋的生氣，你不尋着他替你大姑子報仇雪恨的，來尋着我！我可不是那鼓樓上小雀，耐驚耐怕的哩！脫不了你是待倒俺婆婆的幾件粧奩，已是叫那賊老婆估倒的淨了，剩下點子，大妯子你要，可儘着拿了去！俺待希罕哩麼！』相大妯子道：『你看這賊臭老婆！我倒看外甥分上，且不打你罷了，你倒拿這話

來壓伏我！你婆婆放着大兒大女的，我來倒粧奩！我只問你：俺家人頭裏還好好的，怎麼沒多會子就會死在你的屋裏？」素姐說：「大妗子，你也是那沒要緊扯淡！誰家婆婆是不到媳婦兒屋裏的？沒的是我打殺他來？你告到官，叫伴作行刷洗了，你檢檢屍不的麼？」相大妗子道：「我把你這賊佞嘴小私窠子……人家的婆婆都像活跳的進去，當時直挺挺的抬出來麼？我不叫人檢你婆婆，我只叫人驗驗你漢子的傷！」素姐說：「沒的扯那精臭淡！俺兩口子爭鋒打仗，累的那做妗子的腿疼麼？可說我讓你罵了好幾句了，你再罵，我不依了！半截漢子不做，你待逼的人反了是好麼？」相大妗子道：「我豈止罵你！我還待打你哩！」一把手採了他的髻髻，握過頭髮來，腰裏拿出一個預備的棒椎就打。

相于廷娘子合相旺媳婦見相大妗子有些招架不住，假說解勸，上前封住了素姐的手。相大妗子拿着棒椎，從上往下的打個不數。素姐起初還強，漸次的嘴

軟，後來叫那妗子像救月兒一般；自從進門這幾年也並不知喚那公婆一聲，直待此

時被相大矜子打的極了，滿口叫道：『爹，快來救我！劉姐，你快來拉拉！』狄周媳婦兒，你是好嫂子人家，你來勸勸！矜子，你不認的我了麼？我是你親親的外甥媳婦兒，我是你外甥閨女的大姑子。矜子，你忘了麼？』又叫狄希陳道：『你好狠人呀！你過來跪着俗矜子罷！』又對着相于廷娘子道：『你孀子俗妯娌兩個可好來，你就這們狠麼？』

素姐口裏一邊叫救，相大矜子一邊打，也足足打夠二百多棒椎，打的兩條胳膊腫的瓦罐般粗，抬也抬不起來。這當家子那一個不恨他，痛如蛇蝎。從天降下這們一個矜子，不惟報了大姑子的仇，且兼洩了衆人的恨。

見打的夠了，狄員外遠遠的站着，說：『你矜子看我的分上，你且饒他罷。』狄希陳又久已跪在跟前，聲聲只說：『矜子，你只可憐見我能！俺娘只我一個兒，矜子也只我一個外甥。矜子去了，我這只是死了！』相大矜子道：『沒帳！我還待叫他活哩麼？我也不合他到官，叫他丟去你們的醜。我只自家一頓兒打殺

他！他娘家不說話便罷；但要說句話，我把他這打翁罵婆，非刑拷打漢子，治殺了婆婆合他自己的爹，我叫他娘母子合兩個兄弟都一體連坐哩！」

狄員外合狄希陳又再三討饒；相于廷娘子見他打的夠了，方纔也粧說分上；相大娘子也便說道：「賊小私窠子！你說我是不打了麼？我是胳膊使酸了，抬不起來。我到你婆婆的一七，我拿到你婆婆的靈前，又是這們一頓，出出俺大姑子的氣！你說往你娘家躲着，你辭家有幾個人？俺相家人多多着哩！我杖把掃帚的領上二三十個老婆尋上你門去，我把那姓龍的賊臭小婦也打個背心！」

素姐見住了手，那嘴又噁噁的硬將上來，說道：「我從來聽見人說：打殺人償命，氣殺人不償命。我就算着是氣殺了婆婆，也到不得償命的田地；只怕你平白的打殺我，你替我償命哩！」相大娘子道：「他既是叫我償命，我爲甚麼叫他自家好死？我不如一頓打殺他，合他對了不好麼？」提了棒椎，又待趕去搗探。

相于廷娘子推着素姐道：「嫂子，你還不往屋裏去哩？」他纔喃喃啾啾的口裏咽



噤；喇喇叭叭的腿裏走着；走到房裏，使了小玉蘭來叫狄希陳往房裏去。

狄希陳聽見來叫，就似牽羈驢上窟窿橋一般，甚麼是敢動？相大妗子道：

『還敢不省事！他不在外頭守靈，往屋裏守着你罷！不許進去！誰敢來叫！

小奴才！快走！我擰你的狗腿！』

玉蘭回去，素姐也只得敢怒而不敢言。狄員外合家大小沒有一個不感激相大

妗子替他家降妖捉怪。相大妗子理料着，調羹收拾衣衾與狄婆子裝裹，狄員外同

相棟宇外邊看着合材，相子廷陪着狄希陳守靈回禮。

直亂到四更天氣，方纔將狄婆子入在材內。相大妗子婆媳大哭了一場，回去

自己家內。約道明日絕早再來；又再三的囑付狄希陳，叫他別進自己房去，防備素

姐報仇。

再說素姐被他妗母痛打了一頓，回到自己房中，這樣惡人兇性，豈有肯自家懊

悔？又豈是肯甘心忍受？原算計叫狄希陳進去，把那一肚皮的惡氣盡數傾洩在他身上。不料得了姑母的大力，救了這一個難星。待要自己起來擒捉，一來也被打得着實有些狼狽，二來也被這個母大蟲打得狠了。他雖前世是個狐精轉化，那狐狸畢竟也還怕那老虎；但只那狐狸的兇性，豈有肯甘喫人虧的？見那狄希陳叫不進去，自己且又不敢出來，差了小玉蘭回家，要弔了龍氏統領了薛三槐薛三省兩個的娘子，并薛如卞媳婦連氏，齊來與相棟宇婆子報仇；若再得薛夫人肯來，將那老命圖賴，更是得勝的善策。

玉蘭回家，不敢對了薛夫人直道，悄悄的與龍氏說了。龍氏知道相棟宇的婆子把素姐下狠的打了一頓棒椎，且不去哭那薛教授，狠命的強逼薛夫人，又催促薛如卞媳婦并兩個家人娘子，連自己五人，都要拿了柴頭棒杖，起來狄家回打相棟宇娘子。薛夫人道：『要去，你們自去，我是斷不去的！我怕巧姐看了樣，嘔氣殺我，我還沒個娘家的兄弟媳婦與我出氣哩！平白地當時氣死了婆婆，又搭上自

家一個老子，叫他一些無事，只怕也沒有這般天理！打頓兒也暢快人心！」  
龍氏道：「娘既不去，我四個自去。好歹我替閨女報了仇來。」薛夫人道：「極好，極好！我不攔你。」

龍氏當真叫連氏點起了頭僕婦，就此興兵。連氏道：「我這不敢從命。公熱喪在身，不使出門。別說娘不去，就是娘去，我也是要攔的。」龍氏道：

「你不去，罷！我希罕你去！你那搖頭扭腦，紐紐捏捏的，也只好充數罷了！」  
薛三槐媳婦子合薛三省媳婦子，偕三個去！——你弟兄三個跟着我同走。」薛三省娘子道：「龍姨，你自己去罷，俺兩個勢力不濟，打不起那相大娘。要是相大娘中打，可俺素姐姐一定也就自己回過樞了，還等着你哩？」

龍氏哭道：「你好苦呀！婆婆家人合你爲冤結仇，連娘家的人也都不的叫你喫了虧！你可怎麼來？只怕你抱了人家孩子掠在井裏了！」  
嘩天震地的哭了一陣，噙着淚縮塔着向着薛如才薛如兼道：「你兩個看你爹的分上，你跟着我，

瞥到那裏合他說三句話。你一個一孀同胞的姐姐叫人打這們一頓，你沒的體面好看麼？我一個老婆家待怎麼？我全是爲你兩個怕人笑話。一個姐姐叫人打得恁樣的，你要不出頭說兩句話，你到明日還有臉往學裏去見人麼？」薛如卡道：「他要不是我的姐姐，他把我一個吓跳的爹兩場氣氣殺了，我沒的就不該打他麼？這是俺不好打他，天教別人打他哩！」龍氏道：「哎喲！你小人兒家只這們悖晦哩！你爹八十的人了，你待叫他活到多管？開口只說是他氣殺了他；要不氣殺他，沒的就活到一百？」薛如兼道：「你這們望俺爹死，虧他氣殺了；他要氣殺爹，你也一定就燒個笨雞頭子了！」

龍氏見央人不動，只得又大哭起來，哭道：「不睜眼的皇天！爲甚麼把孩子們都投在我那肚子裏頭？叫人冷眼溜竇的！我又是個女流之輩，三綰梳頭，兩截穿衣的，能說不能行了！皇天呀！我要是個人家的正頭妻，可放出個屁來也是香的，誰敢違悖我！皇天呀！」哭個不了。

再說薛夫人合薛如卞弟兄三個併家中一切上下的人，各人忙亂正經的事，憑那龍氏數黃道黑的嚎喪。小玉蘭等得龍氏住了喉嚨，問道：「怎麼樣着？去呀不去？」我來了這們一日，去的遲了，俺姑又打我呀。」龍氏道：「你去罷，合你姑說，你說娘家的人俱死絕了，沒有個人肯出出頭的，叫他死心塌地別要指望了。」

小玉蘭回家，把前後的話通長學了，給了素姐一個閉氣。掙掙的待了半會子，罵道：「他們既死絕，不來罷了；沒的你也使釘子釘住了，待這們一日？我拿着你這淫婦出出氣罷！」跳起來，那身上害疼，怎麼行動；扎掙着去取鞭子，那兩隻胳膊甚麼是抬得起來，只得發恨了一造罷了。那小玉蘭沒口的只替相老娘念佛。

素姐心裏還指望狄希陳晚上進房，尋思不能動手打他，那牙口還是好的，借他的皮肉咬他兩口，權當那相大矜子的心肝。不料狄員外同了他在那裏守靈，連相

于廷也不曾家去，陪伴宿歇。等到燈後，不見狄希陳進房，使了小玉闌出來叫他。狄希陳道：『我在此守靈哩。爺爺與相大叔俱在這裏，我怎好去的？』等有點空兒，我就進去。』

玉闌回去學說。素姐罵道：『我叫你這沒用淫婦總裏死在我手！難道我的胳膊就整輩子抬不起了！你拉了他來不的麼？』小玉闌道：『俺爺爺合相大叔都在那裏，我敢拉他麼？』素姐說：『我叫你由他！我只叫你死不難！』隨自己出去，悄悄叫道：『你來，我合你說甚麼。』

狄希陳聽得是素姐來叫，即刻去了三魂、軟化了，動彈不得。相于廷黑地裏摸將出來，對了素姐的臉，悄悄說道：『孝子是不敢進房的，你自己往屋裏挨疼去罷。』素姐方知不是狄希陳，罵了幾句『砍頭的』，去了。

次日清早，相大姑子合相于廷娘子又都早來奔喪。相大姑子問狄希陳道：『你媳婦兒怎麼不來接我？嗔我打他麼？着人叫他去！』

狄周媳婦連忙答應，說是：『害身上疼，還沒起來哩。』相大妤子混混着也就罷了。

相子廷娘子悄悄問他婆婆說：『我只說娘不知道，往屋裏偷看他看去？』相大妤子答應了。

相子廷娘子進到房裏，望着素姐道：『怎麼還不起來？打的傷了麼？』素

姐說：『你是好人麼！叫人這們打我，你拉也不拉拉兒！』相子廷娘子說：

『我拉你做甚麼？累你氣殺俺姑娘的好情哩？』素姐說：『連你也糊塗了！

他屋裏放着小老婆，他每日爭風生氣的，你不尋他，拿着我頂缸！你們也把那淫婦打給他這們一頓，我也不惱。』相子廷娘子道：『那麼，他只沒敢氣着俺姑娘

哩。他要欺心，怕他腥麼？不打他！嫂子，你別怪我說，你作的業忒大，你

該知感俺娘打你幾下子給你消災，要不，天雷必定要劈。』素姐道：『狗！天

雷劈殺了幾個呀？你見劈的怎麼樣？』相子廷娘子道：『你說沒有劈的，僧

家的尤廚子是怎麼來？」素姐說：「你知道他是劈來沒？只怕是爺兒們把他打

殺了，怕他家人要人，只說是雷劈了，也不可知的事哩！」相于廷娘子道：「你說

的是甚麼話！他合他有仇麼？打殺他！虧了沒有巡視的在跟前！」素姐

說：「怎麼？巡視的在跟前纔好哩，叫他替尤廚子償了命，我纔喜歡哩！」相

于廷娘子道：「你休胡說！扎掙着起來替娘陪個禮，我勸着娘萬事俱休的。姑

娘已是沒了，打造子沒的還會活哩？」

素姐伸出胳膊，露出腿來，打的像紫茄子一般腫的滴溜着，說道：「你看，可

憐殺人的，這怎麼起的去？」相于廷娘子道：「罷呀！你就起不去哩！相狄

大哥叫你使鐵鉗子擰的遍身的血鋪潦，他怎麼受來？」素姐道：「你見來麼？」

相于廷娘子道：「我沒見，你小叔兒沒見麼？」素姐說：「好賊欺心大胆砍頭

的！從幾時敢給人看來！我這真是勢敗奴欺主的！罷呀怎麼！渾深我還死

不的，等我起來看手段！」



相子廷娘子也只當頑說了這幾句，原來替狄希陳降了無窮的大禍。那一遭被素姐使鞭子打的，渾身紫腫，脫與他娘看了一眼，素姐知道了，夜間又另打了夠三百，發放過，再要叫人看見傷痕，許說要從新另打。

却說狄希陳自從娶了這素姐的難星進宮，生出個吉凶的先兆，屢試屢應，分毫  
不爽。若是素姐一兩日喜歡，尋覓不到他身上，他便渾身通暢；若是無故心驚，  
渾身肉跳，再沒二話，多則一日，少則當時，就是拳頭種火，再沒有不着手的。  
一日，身上不覺怎麼，止覺膝蓋上肉戰，果不然一錯二悞的把素姐的脚踹了一下，  
嘴像念豆兒佛的一樣告饒，方纔饒了打，罰跪了一宿。恰好這一日身上的肉倒不  
跳，止那右眼梭梭的跳得有二指高；他心裏害怕，說道：『這隻賊眼這們的跳，沒  
的是待樞眼不成！』懷着鬼胎害怕。到了黃昏，靈前上過了供，燒過了紙，又  
同他父親表弟睡了。相大妣子娘媳兩個已早回去了。狄希陳心中暗喜，說道：

『阿彌陀佛！微幸過了一日！怎麼得脫的過，叫這眼跳的不靈也罷。』

次早三日，請了和尚念經。各門親戚都陸續到來。狄希陳收着幾尺白素杭紬，要與和尚裁製魂幡，只得自己往房中去取。素姐一見漢子進去，通似饑虎撲食一般，抓到懷裏，口咬牙撕了一頓，幸得身子還甚狠狠，加不得猛力。他那床頭邊有半步寬的個空處，叫狄希陳進到那個所在，門口橫攔了一根綫帶，掛了一幅門簾，罵道：『我只道一世的死在外邊，永世不進房來了！誰知你還也脫離不得這條路！這却是你自己進來，我又不曾使丫頭去請，我又不曾自己叫你，這却是天理報應！我今把你監在裏邊，你只敢出我繩界，我有本事叫你立刻即死！打的有傷痕，你好給你表弟看；這坐監坐牢的，又坐不出傷來！』

狄希陳條條貼貼的坐在地上，就如被張天師的符咒禁住了的一般，氣也不敢聲喘。狄員外等他拿不出絹去，自己走到門外催取，直着喉嚨相叫。狄希陳聲也不應。狄員外只得嚷將起來。素姐說：『不消再指望他出去，我送他監裏頭去

了。』狄員外隨即抽身回去，心裏致疑道：『陳兒却往何處去了？這等喚他不應？媳婦又說把他送在監裏去了，那裏有甚麼監？這話也令人難解。』一面將自己收的白絹取出來用了，也且把那送監的話去在一邊。

住了一大會，和尚們請孝子去榜上僉押，佛前參見，那裏尋得見那孝子？又歇了一會，親戚街鄰絡繹的都來弔孝，要那孝子回禮，那裏有那孝子的踪影？到他房裏找尋，並不見去向。

狄員外着起極來，又叫人去問。素姐回說道：『我已說過，不消指望他出去，我已送他在監裏了。只管來皮鞭則甚？』

狄員外納悶不已，等到天晚，僧人散了，掌燈已後，亦不見狄希陳出來燒紙哭臨。相家一戶人等都已回家去訖。

且莫說狄員外兒子不知下落，這一晚眼也不合，足足的醒了一宵。却說狄希

陳在那監裏坐了一日，素姐將他那吃剩的飯叫小玉蘭送進兩碗與他吃了。那原是他放馬桶的所在，那狄希陳的拉屎溺尿倒是有處去的。

到了臨睡的時節，狄希陳問說：『這天已夜深了，放我出去睡罷！』素姐罵道：『作死的囚徒！你曾見監裏的犯人，夜間有出去睡的麼？我還要將你上押哩！』叫小玉蘭搬了一根凳子進去，叫狄希陳仰面睡在上頭，將兩隻手反背抄了，用麻繩線帶胸前腰裏脚上三道繩帶連凳捆住。狄希陳蚊蟲聲也不敢做，憑他像縛死豬的一般，縛得堅堅固固的。然後叫玉蘭煖了一坐壺燒酒，廚房裏要了一碗稀爛白頓豬蹄，大嚼了一頓，然後脫衣就寢。

狄希陳這一夜雖比不得那當真的柙床，在這根窄凳上捆得住住的，也甚是苦楚了一夜。到第二日清早，方纔放了他起來。恰好相大舅相于廷相大矸子相于廷媳婦并崔家三姨都接次來到。

狄員外說不見了狄希陳，個個驚異，人人亂猜。相于廷道：『他既說送在監

中，就問他監在那裏。這有甚難處的事？待我去問他。我又不是大伯，他的

房裏，我又是進得去的。」相于廷兇兇的走到他房門口連叫道：「狄大哥哩？」

不見答應，又進到他房中。素姐還撓着頭，叉着褲。相于廷問說：「俺哥在那

裏？沒見他的影兒。」素姐說：「賊砍頭的！你昨日後晌唬我這們一跳，我

還沒合你算帳；你哥合你一處守靈，倒來問我要人？」相于廷道：「你說是送他

在監，那監在那裏？外邊急等他做甚麼哩，監在何處，快快的放他出來。」素

姐說：「他監與不監，你管他做甚？你也要陪他坐監麼？你娘打了我，你又來

上門尋事！我揉不得東瓜，揉你這馬勃罷！」看了一看，旁裏綽過一根門栓，

舉起來就抵。唬的相于廷連聲說道：「好嫂子，你怎麼來，這們等的？」唬的

臉焦黃的去了，對着衆人學他那兇勢。衆人又噴又笑。

相大妣子道：「『船不漏針』。一個男子人，地神就會吞了？拚我不着，

惡人做到底罷！等我問他要去！」仍帶着相于廷娘子相旺媳婦走進素姐房內向

他問道：「你把我的外甥弄到那裏去了？快叫他出來！你不奔你婆婆喪罷了，

你又把他的個孝子藏了！」素姐說：「你老人家可是沒的家扯淡！你的外甥

親，如俺兩口子親麼？他肚子底下兩條腿，他東跑西跑的，我知他往那裏去了，

你問我要！」相大妗子說：「你自己對着你公公說，已是把他送在監裏了。你

就快說，是甚麼監？是那裏的監？」素姐說：「他只來這屋裏尋。我說：

「我監着他哩！」這是句堵氣的話，沒的是真麼？」相大妗子道：「怎麼不是

真？人都看着他進屋裏來，都沒見他出去，就不見了。他可往那裏去？——你

們別要當頑，莫不他把這孩子弄把殺了，藏在那床底下櫃裏也不可知的。」將那

床身的三個大抽斗扯出來，抽斗裏沒有；床底點燈炤着，又沒看見；開了他四個大

櫃裏邊，又沒影響。

相子廷娘子取笑道：「只怕狄大哥在這裏頭坐馬子哩！我掀開簾子看看。」

掀起簾來，恰好一個端端正正的狄希陳，弄得烏毛黑嘴的坐在地上。相子廷娘子

劈面撞見了姑表大伯，羞的滿面通紅，也沒做聲，抽身出房去了。

相大妗子曉的狄希陳在這裏面，掀簾見了；相大妗子點頭不住，長歎數聲，連說：『前生！前生！』又說：『天底下怎麼就生這們個惡婦！又生這們個五膿！』又炤着狄希陳臉上噉了一大口，道：『他就似閻王！你就是小鬼！你可也要彈掙彈掙！怎麼就這們等的？你如今還不出來，等甚麼哩？』

相大妗子見他不動，說道：『怎麼？你是等他發放呀？』扯着他手往外拉，他扳着牀頭往裏掙。相大妗子喝道：『你出來！由他！他要再處制你，我合他對了！』狄希陳說：『大妗子且消停着，他沒分付哩。』

相大妗子沒理他，拉着往外去訖。氣的個素姐掙掙的，一聲也沒言語。這也是古今天地的奇聞，出於這般惡婦，只當尋常的小事。

以後不知還有多少希奇，再看後回演說。

##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陳飛星算命

鄧蒲風設計誑財

崔生抱虎却安眠。

人類子歸反不賢：

日裏怒時揮玉臂，

夜間惱處跣金蓮。

※

呼父母，



叫皇天，

可憐雞肋飽尊拳！

誰知法術全無濟，

受苦依然枉費錢！——右調鷓鴣天。

却說相大矜子把狄希陳拉着往外拖。狄希陳回頭看着素姐，把身子往後褪。

素姐到此也便不敢怎麼，只說得幾聲：『你去，你去！渾深你的矜子管不得你一生，你將來還落在我手裏！』

相大矜子畢竟把狄希陳拉出來了。狄員外是不消說得。相大舅終是老成，

見了狄希陳也只是把頭來點了幾點，歎息了幾聲。惟有相于廷取笑不了，一見便

說：『哥好？恭喜！幾時出了獄門？是熱審恩例，還是恤刑減等？哥，你

真是個良民：如今這樣年成，兒子不怕爹娘，百姓不怕官府的時候，虧你心悅誠服的坐在監裏，獄也不反一反！我昨日進去尋你的時候，你在那監裏分明聽見，何

不乘我的勢力，裏應外合起來，我在外面救援，豈不就打出來了？爲甚却多受這一夜的苦？」狄希陳道：『畢竟我還老成有主意；若換了第二個沒主意的人，見你進去，仗了你的勢，動一動身，反又反不出獄來，這死倒是穩的！看你那嘴巴骨策應得別人，沒曾等人拿起門栓，脚後跟着屁股飛跑，口裏叫不迭的「嫂子」。這樣的本事，還要替別人做主哩！』

二人正鬪嘴頑耍，靈前因成服行禮，方纔歇了口。素姐自此也曉得這幾日相大娘子日日要來，礙他帮手，也便放鬆了，不來搜索。過了一七，又做了一個道場，落了旛，閉喪在家。

薛教授平日的遺言，叫說待他故後，不要將喪久停，也不要呼僧喚道的念經，買一塊平陽高廠的地，就把材來抬出葬了。薛如卞兄弟遵了父命，托連春元合狄員外兩個尋了幾畝地，看了吉日出喪。狄員外與狄希陳俱一一的致敬盡禮，不必細說。

出喪第三日，狄希陳也同了薛如卞他們早往墳上『復三』，燒了紙回家，從那龍王廟門口經過。那廟門口揭一張招子道：

『新到江右鄧蒲風，飛星演禽，寓本廟東廊卽是。』

狄希陳心裏想道：『人生在世，雖是父母兄弟叫是天親；但有多少事情，對那父母兄弟說不得，見不得的事，只有那夫婦之間可以不消避諱，豈不是夫婦是最親愛的？如何偏是我的妻房，我又不肯拘別觸了他的性子，胡做犯了他的條教，懶惰悞了他的使令，吝惜缺了他的衣食，貪睡悞了他的歡娛？我影影綽綽的記得論語裏有兩句說道：『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如此看將起來，這分明是前生註定，命合使然。這既是江右的高人，我煩他與我推算一推算；若是命宮註定如此，我只得順受罷了，連背地裏抱怨也是不該的了。』於是邀了薛如卞兄弟同進廟去算命，說道：『我們這裏打路莊板的

先生真是瞎帳，這是江右來的，必定是有些意思的高人。我曾聽說禽堂五星，又且極準。我們大家叫他推算一推算。」

薛如卞起先已是應允了同去，轉了念說道：『我還早到家去打點拜帖，好早出去謝紙；你自去叫他算罷。』果然作別散了。薛如兼在路上說道：『我們死了父親，遭了這般大故，倒也該叫他算算休咎，哥哥，你又不算，來了。』薛如卞道：『我初念原要叫他算算；我忽然想道，那外方的術士必定有些意思的人，算出他妻宮這些惡狀，我們當面聽了，甚麼好看？所以就轉念回來。』

狄希陳見薛如卞兩個回去，只得自己進去，尋見了鄧蒲風，讓坐了吃茶。鄧蒲風請問八字。狄希陳說：『是壬申正月二十日亥時生，男命。』鄧蒲風鋪了紙，從申上定了庫貫文福祿紫虛貴印壽空紅；又從子午卯酉上定了杖異毛刃，本生月上安了刑姚哭三星。壬屬陽，身宮從杖上逆起，初一安在巳上；命宮從杖上起，本生時順數至卯時安于辰宮；然後把這財帛，兄弟，田宅，男女，奴僕，妻

妾，疾厄，遷移，官祿，福德，相貌，都照宮安得停當；又定了大限，小限。

鄧蒲風方纔逐宮講說：「你這命宮裏邊，祿星入了廟，只吃虧了沒有三台鳳閣，八

座龍樓的好星扶佐，有官不大，不過是佐二首領而已。財帛宮庫星入垣，又別無

凶星打攪。書上說道：「庫曜單行命定豐。」兄弟宮天虛不得地，兄弟寡招。

田宅宮貴星入垣，田宅即是父母，主父母成家，立守祖業。男女宮印星不入垣，

天異作祟，子孫庶出。奴僕宮壽星得旺地，大得婢僕之力。夫妻宮天空失陷，

天毛天姚會合，主妻妾當權，夫綱失墜。書上說道：「夫妻宮裏落天空，靜戶清

門起女戎；再合天姚並毛宿，打夫攪舍罵公公。」據這書內的言語，這尊夫人倒

是着實難講。疾厄宮紅鸞失陷，一生常有泡腫潰爛之災。遷移宮內紫微旺相，

八座龍樓輔佐，宜於出外。這也是書上有的：「行走宮中過紫微：喜事相逢惡事

稀，禍患災星皆退舍，暫時亮翅貼天飛。」這十二宮裏邊，第一是這遷移宮好，

你這一身的枷鎖，着骨的疔瘡，「吊在灰窩裏的豆腐」，纏縛的你動也動不得；你只

一出了外，你那枷鎖就似遇着那救八難的觀音，立時教你枷開鎖解；那着骨的疔瘡就似遇着那華陀神醫，手到病除，刮骨去毒；那豆腐上的灰土就似遇着仙風佛氣，吹洗的潔白如故，這一宮妙得緊。官祿宮貫星失陷，幸得有三台星在旁，官雖不顯，不愁不是朝廷的命官。福德宮文星得樂地，一生安足，只喫了天哭作祟。書上也有四句：「天哭遇文昌：強徒入繡房，福祿難消受，平空有禍殃。」外人只見你穿的是鮮衣，喫的是美食，住的是華屋，乘的是駿馬，倒像你似神仙一般。誰知你這衣食房屋都被那天哭星濃濃的煎了幾十甕的黃柏水泡過，叫你自苦自知的，可惜了這文昌得地！相貌宮福星居旺地，這眉清目秀是不必說的。從這小限起月令，今年止有此月晦氣，尊制一定是新喪了，丁的是內艱麼？」

狄希陳不曉得甚麼叫是內艱，睜了眼，答應不來。鄧蒲風問道：「這持的服是令堂的麼？」狄希陳方纔省的，答應說：「是。」鄧蒲風又算道：「古怪！怎麼當了這樣大故，又有牢獄之災？虧不盡有解神在宮，對宮又有龍德相臨，遇

過了，如今難星出度。」說得狄希陳毛骨悚然，一聲也不敢強辯，只說道：「還有個女命，併煩與他算算。」鄧蒲風道：「一定是令夫人的了。說來，待我仔細與你合一合。」狄希陳說道：「也是壬申，二月十六日，丑時。」

鄧蒲風也照常安了宮分從頭解說：「命宮天貴星入垣，這是不消說有娘家的造化。財帛宮印星居旺，千斛金珠。兄弟宮壽星得旺，隨肩兄弟多招。田宅宮天空失陷，父母不得歡心。男女宮紅鸞失陷，子女艱難。奴僕宮天刃失垣，主僕離心。夫主宮貫星失地，杖星天毛天姚俱聚在一處，原來天生地設的降老公的尊造。據在下看，這個星宮，貫星是天上的貫索，就是人間的牢獄；算相公的尊造有幾日的牢獄之災，我心裏也不信，這等一位青年富貴的人，怎會到得牢獄裏邊？一定是被令夫人監禁了幾日。這是有的麼？」

狄希陳紅了臉，不肯招認。鄧蒲風說道：「相公不要瞞我，杖星兒又不曾入廟，只怕這打兩下兒，這是常常有的，脫他不過。」毛姚兩個孽星合了一處，平地

風波，你就「閉口深藏舌」，叫你「禍從天上來」，好不利害哩！疾厄宮文昌居旺，一生無病，健飯有力，好一段降漢子的精神！遷移宮天巽失陷，不利出行，路逢賊盜或遇惡人。官祿福德兩宮都也平穩。相貌宮天虛入廟，主先美後陋，還有殘疾。」狄希陳道：「據老丈這等說起來，在下的妻妾宮合該懼內，荆人的夫主宮應合欺夫，難道是天意湊合的？也偕得老麼？」鄧蒲風道：「如膠似漆，拆也是拆不開的。禍害一千年，正好厮守哩。」狄希陳道：「我可以逃得去麼？」鄧蒲風道：「天生天合的一對，五百年撞着的冤家，饒你走到燔摩天，他也脚下騰雲須趕上。」狄希陳道：「這飛星如此，不知俺兩個八字合與不合？」鄧蒲風掐算了一會，說道：「你二人俱是金命，這五行裏面，只喜相生，不喜相尅。這雖然都是金命，二命相同，必然相妒。卽如一個槽上拴兩個叫驢，都是一般的驢子，便該和好纔是，他却要相踢相咬。他那兩雄就使較個強弱，或是平和了便罷。你是一雄一雌的相關，天下自人及物，那有個雌敗雄勝的理？所



以自然是你吃虧。相公，你聽我勸你：你的五星已註定，是該懼內的。今看兩個的八字，又是個元帥的職分，你安分守命，別要再生妄想了。」狄希陳道：「老丈原說是禽堂五星，煩你再與我兩人看看，禽是甚麼？只怕禽還合的上來，也不可。」

鄧蒲風又抬指尋文了一會，說道：「了不得，了不得！這你二人的禽星更自利害！你這男命，倒是個「井木犴」。這「井木犴」是個野狗，那性兇狠的異常，入山擒虎豹，下海吃蛟龍，所以如今這監牢都叫是「犴狴」。你是個惡毒的主禽，憑你是甚麼別的龍，虎，狼，蟲，盡都是怕你的。誰想你這個令正，不當不正，偏生是一個「心月狐」。這「井木犴」正在那裏咆哮作威，只消「心月狐」放一個屁，那「井木犴」俯伏在地，骨軟肉酥，夾着尾巴淋醋的一般溺尿，唬這們一遭，淹頭搭腦，沒魂少魄的，待四五日還不過來。請問是這等不是？若是這等的，這八字時辰便不差了；若不如此，便是時辰不正，待我另算。」

狄希陳也不答應，只是點頭自嘆而已。鄧蒲風道：「何必嗟嘆？這是前生

造就，騰挪不得的。除非只是休了，打了光棍，這便爽利。」狄希陳道：「我

幾番受不過，也要如此。只是他又甚是標致，他與我好的時候也甚是有情，只是

好過便改換了。所以又捨不得休他。」鄧蒲風道：「你又捨不得休他，又不能

受這苦惱，只有「回背」的一法，便好夫妻和睦，再沒有變臉的事了。」狄希陳

道：「怎麼叫是「回背」？既有這法，何不做他一做？但不知那裏有會這法術

的？」鄧蒲風道：「在下就會。只是煩難費事，要用許多銀錢，住許多日子，方

纔做得這個法靈。在下所以不敢輕許。」狄希陳道：「這約得多少日子，若干

銀兩，便可做得？」鄧蒲風道：「這事煩難多着哩，做不來的。」狄希陳道：

「老丈，你試說一說我聽，萬一我的力量做得來也不可。」鄧蒲風道：「這第

一件最要避人，防人漏洩，相公自己忖度得能與不能？第二要一個潔靜嚴密的處

所，你有麼？第三得六七十金之費還不止，你有麼？第四得令正我見一見，好

尋替身演法，你能令我見麼？第五要你兩人的頭髮，體裏大小衣裳，你能弄得出來麼？第六我見過了令正，要尋這樣一個秀髮的女人來做替身，你那裏去尋？」

狄希陳想了一歇，說道：「別的我倒也都不為難，只這個女人的替身，這却那裏去尋？誰家的女人肯往這裏來依你行法？」鄧蒲風道：「這這件事惟獨這女

替身的事容易，只消包一個妓者就是了。只是適間說令正生得標致，這便得一個標致替身，務必要聘那名妓了，這包錢使用多了。若是那醜貨的人，便能用得多少？倒只有一件至難的事，是得六十日工夫，這却萬萬不能的。」狄希陳道：

「這六十日不過兩個月期程，怎麼倒不容易？」鄧蒲風道：「我一個單身人，又不曾跟得小价，同一個女人靜坐了行法，却是誰與我飯吃？拚着餓了六日罷了，六十日怎麼餓得過？」狄希陳道：「這飯食不難，要肯做時，在下自然供備了。」

鄧蒲風道：「我一個行術的人，逐日要尋銀錢養家，一日或賺一兩，二兩，五錢，七錢，陰雨風晴，截長補短的算來，每日一兩是穩穩有的；若靜坐這六十日，我倒

有飯吃了，家中妻妾子女，父母兄弟，吸這六十日風，不餓殺了？」狄希陳說：

『這個我只得按了日子包你的罷了。』鄧蒲風道：『若果能如此，這法便好做

了。只是這包我的銀子却要預先三日一送，不可爽約。那妓者的包錢，你自己支與他，這我却不管。』

狄希陳俱一一應允；商議道：『就是你住的這個去處，又是個獨院，住持的劉道士，我又與他相知，就借他的這房，不知可住得麼？』鄧蒲風道：『只要把門關閉的嚴密，也便罷了。』狄希陳道：『既是有了所在，別的挨次了做去便是。妓者這本鎮上也有好的，尋也容易；要看別人的時節，我等他回娘家去，約你去乘便一看；別的合用之物，你細細的開出單來，我好預備。』

狄希陳就邀了鄧蒲風回家待飯，吃完了，仍回下處，開出要用的物件，寫道：『計開新巾一頂，新細巾一頂并金圈，小白布衫一件，大白布衫一件，紫花布道袍一件，綽藍布單袴一腰，白布裙一腰，夾布襪一雙，廂履一雙，線帶一副，紅布棉

被一床，青布棉褲紅氈各一床，新枕一個，新銅面盆一個，新手巾一條，新梳櫥一副，牴刷全，貝母人參黃連各四兩，明淨硃砂八兩。每日三餐酒肉，足用。其餘易得之物，隨取隨應，不可有悞。」狄希陳俱一一應承。

次日恰好素姐要回家去，狄希陳預先來與鄧蒲風說了，約鄧蒲風先在總截路口等候。鄧蒲風果然從頭至尾看了個透徹。鄧蒲風肚中喝采，暗說：「怎麼如此一個美人，藏著恁般的狠惡？」

看過，回了下處，適值狄希陳也來問信。鄧蒲風道：「令正我倒看過了；只是這般一個美女，務必也要尋個像些模樣的替身纔好。這明水鎮上，那有這樣人？」狄希陳說：「這邪街上有一個魁姐，生的人才有八九分姿色，我去合他講一講，包他兩個月；只不可說是用他演法，只合他講包宿錢罷了。」

大家都商議停當，狄希陳照單備完了衣巾等物，用十八兩銀，兩套衣服，包了魁姐兩個月。

鄧蒲風擇看了『天德合』的吉日，結壇行法，七七四十九日，圓滿法成。豫

先送魁姐到壇與鄧蒲風扮演夫婦替身。鄧蒲風的包錢，狄希陳十日一送。教狄

希陳托了事故不回家中，每七日一到房內，晚入早出，入則就寢，起卽外出。若

素姐有時性起，只是忍受，切不可硬嘴觸犯，便一七和如一七，七七則和睦美好。

狄希陳一一聽信。恰好莊間狄員外大興土木，創起兩座三起高樓，狄希陳托

了管理爲名，陪伴父親在莊居住，依了鄧蒲風的指教，七日一回看望。莊上離家

十五里路，每次等至日色將落的時候，方纔起身；到家之時，已是一更天氣。素

姐雖然兇暴，畢竟是個少婦，到了七日不見男子，也未免就有人欲之思。况且素

姐每與狄希陳行事之時，也照依常人一般好的，只是有那『用人靠前，不用人靠

後』的僻性，這是與人相殊的去處。又且莊上有的是那雞蛋，多的是那燒酒，每

次回家，狄希陳必定自煮十數個雞蛋，攜帶一大瓶濃醜的燒酒，進到房中，看見素

姐，一個丘頭大葱，兩隻眼睛涎瞪將起來，也也層層的在跟前獻那殷勤，把那鷄子

一個個自己親手剝去了外邊的硬皮，就如那粉團玉塊一般，盛在那碗碟之內，豫先叫小玉蘭篩熱了燒酒，拿到跟前。

素姐被那酒香觸鼻，慾火攻心，明知與狄希陳是前世冤仇，到此田地，不得不用他一用。既要他用，便也只得假他個顏色，吃

完了酒，解衣寬帶，素姐露出七日久渴的情懷，狄希陳便盡七日養蓄的本事。××

××，××××。這夜間快活，也還沒有工夫，那有閑容且與狄希陳尋鬧？黎

明起來，素姐方待放下臉來，狄希陳已是抽頭出去。狄希陳不知箇中訣竅，只道

當真法術靈奇，敬得那鄧蒲風卽卽重生父母，再長爺娘。

再說這個鄧蒲風生得人物頗頗清秀，白臉黃鬚，一雙好手，又穿着了狄家的一弄新製的衣巾，打扮的更加清楚。那個魁姐在風塵之中，怎得這樣標致幫襯的孤

老？每日三錢宿錢，衣服在外，飲食豐腴，有甚不足？又兼鄧蒲風走方上的

人，有兩個上好奇妙的春方。魁姐模樣算得標致，却是個十分的淫貨，明水鎮上

若大若少的人物沒有管起他一遭快活的。鄧蒲風恃了這兩件兵器，又兼沒一些正經事幹，在這空廟裏與魁姐日夜××，把個魁姐制伏得即如孟獲被孔明七擒七縱，倒心貼服。

鄧蒲風想得七七四十九日，漸次將滿，又恐狄希陳的父親知覺，與魁姐商議停妥，僱了兩個驢兒，即如李靖攏了紅拂，一溜烟走了。走到王家營黃河崖上，恰好遇着他的江西鄉里鄒太常的三隻大座船，搭在船裏。忘八同了狄周空趕了一路，明知鄧蒲風在船中，問也不敢問一聲，乾看了一歇，回來了。忘八要與詞告狀，只問狄希陳要人。張揚開去，傳到狄員外耳中。一鎖上的人只有向狄員外的，那有向忘八的？講說着，狄員外賠了他一百二十兩銀子，打發忘八去了。幸得還瞞過了素姐，不使他知。

狄希陳也還妄想素姐還要似那幾日綢繆，也不枉去了許多銀子。誰知素姐淫興已闌，慾火已滅，仍舊拿出那平日的威風，使出那習成的手段，豎了兩道雙舞劍



的蛾眉，突了兩隻張翼德的暴眼，伸出那巨毋霸的拳頭，變成那盧丞相的面色，依然打罵得狄希陳仍舊受罪。狄希陳又惱又悔。

後來鄧蒲風浪遊到四川省城，却好狄希陳正署縣印，街上適然撞見，差人捉拿，鄧蒲風脫命逃走，遺下了些行李，差人交到，當官打開驗看，不想這兩個秘方用一錦囊包裹。狄希陳起先再三求他不與，一旦得入手中，甚是慶幸。方內藥料俱是川中所有，依方修製，大有奇效。

再說狄婆子臨死頭一年，分給了狄希陳十封銀子，共五百兩。狄希陳與鄧蒲風行『回背法』，不算打發忘入的一百二十兩，自己偷用過了一百五十兩之數。狄希陳雖是個富家子弟，但不曾掌管銀錢，那有這許多銀子使用？却是傾了錫錠，將他母親所分的銀子，每封拆開，抵換了出來，封得如舊；素姐也不會看出。

但事終無不敗之理。再聽後回衍說。

##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陳誑語辱身

張茂實信嘲毆婦

羣居戲謔總非宜，

弄假成真動殺機。

捏造誑言圖得勝，

幾教夫妻蛇影殞嬌姿！

※

話入耳中應細想，

再三沉潛據理好尋思。

多少倉皇爲孟浪，

釀成一天奇禍悔難追！——右調定風波。

天地間的惡物，若沒有制伏他的東西，這惡獸逼人，豈還成個世界？猛惡莫如虎豹，誰知天生一種六駁出來。那六駁生的不大，相亦不凶；偏是那虎豹正在那裏剪尾作威，一聽見了他的聲音，唬得俯伏在地，垂頭閉眼，拱耳攢蹄，直待那六駁劈開胸脯，取出心肝嚼喫。那龍蛇蛟蜃，只略略翻一翻身，那幾千百頃的高岸，登時成了江湖，幾千百萬人家，葬於魚鱉。他只見了寸把長的蜈蚣，就如那螻蛄見了鷄羣的一樣。那賴象就如山大的一般兇物，撞着不可意的人，把鼻子伸將開來一捲，往上一丟，跌成肉醬；偏是那小小的老鼠，慣會制他，從他那鼻孔中走到他腦袋裏面，叨喫他的腦髓。於是凡見了地上有個小小窟籠，把那蹄來踏住了窟籠，動也不敢一動。蠍子是至毒的東西；那蝎虎在他身邊周圍走過一圈，那

蠟子走到圈邊，卽忙退縮回去；春時就枯乾得成了空殼。堅硬如鐵的磁石，被那米星大的金剛鑽，鑽得颼颼的風響。天下那不怕天不怕地的漢子，朝廷的法度丟在腦門後邊，父母的深恩撇在九霄雲外，那公論清議只當耳邊之風，雷電鬼神等於弁髦之棄；惟獨一個二不稜登的婦人，割伏得你狗鬼聽提，先意承志，盲順盲從。待要指出幾個證據來，掛一漏萬，說不盡這許多，且只說一兩個大來歷的：

漢高祖是個皇帝老官，那樣的英雄豪傑，在芒碭山中，連一個『白帝子』都攔腰斬斷，那個老婆呂雉，便有多大的神通，在他手內，就如齊天大聖在如來手掌之中，千百個跟斗只是打不出去。像這樣的皇帝，車載斗量，也不止漢高祖一個。

我朝戚太師降得那南倭北敵望影驚魂，任憑他幾千幾萬來犯邊，只遠遠聽見他的砲聲，遙望見他的傳風號帶，便卽抱頭鼠竄，遠走高飛。真是個殺人不迷眼的魔王！怎樣只見了一個言不出衆貌不驚人的令正就魂也不附體了？像這樣的大將軍，也不止戚太師一個。

有一個高穀相公往省城去科舉，從一個村中經過，天色已晚，要尋一個下處，再四沒處可尋。只見那合村男婦忙刼的不了，問其所以，都說：『這村中有一個烏大王的廟。這烏大王極有靈聖，每年今日今日，要合村的人選一個美貌女子，穿着的甚是齊整，用笙簫細樂，彩轎花紅，送到廟裏，與那烏大王爲妻。那時正是烏大王成親的吉日，所以合村之人，是男是女，俱要到廟中供應，所以沒有工夫下客。』

這相公聞知此事，說道：『待我也到廟中觀看。』背了行李，走進廟中，只見廟中燈燭輝煌，酒筵齊備，一個十六七歲的美貌佳人先在那廟中伺候。

大約有一更時候，烏大王將到的時節，衆人俱漸漸的迴避盡了，高相公自己一個走進廊下睡臥，且看果然有甚麼烏大王走來。

須臾，鼓打三更，只聽得颯颯風響，自遠至近，漸到廟來，只見前邊擺列着許多頭踏，又有許多火把紗燈；臨後方是那烏大王，坐着八轎，穿着紅袍玉帶，戴着

金幃頭，由中門而入，大聲說道：『怎得廟中有生人氣？必有奸細潛藏，與我細加搜簡！』只見一個鬼怪，一脚踏進廊內，旋即縮退出來，稟道：『有相公在內。』烏大王佯然不睬，竟到殿上。

高相公也隨即走到堂中，說：『高某一介貧儒，赴省科舉，路由於此。知大王今夕成親，願效賓相之力，以成佳禮。』那烏大王喜道：『既是文人，願藉爲禮。』高相公將那贊拜，合盞，牽紅，撒帳之儀，甚是閑雅。

禮成之後，烏大王與新夫人次序坐定，便讓高相公隅坐俯觴。

酒至半酣，高相公道：『小生攜有鹿脯，可以下酒，願獻之大王。』烏大王喜允。高相公從廊下取出鹿脯，攜了七首，席上大刀闊斧，將鹿脯披切開來，與烏大王隨切隨喫。

高相公用心得久，眼看得專，趁烏大王取脯之時，將那七首照着烏大王的手儘力使那七首一刺，正中右手。烏大王噙得一聲，一陣狂風，不知所往。

高相公見烏大王與那班羣妖諸怪絕無蹤影，挑明了燈燭，將那餘剩的杯盤從新的大嚼，一面問那女子的來歷。他說是隣村莊戶之家，一來也是輪該到他身上，做烏大王的夫人；二則也因為繼母貪圖衆家的六十兩財禮，情願賣到死地：『今得相公救了性命，真是重生再長，感激不盡！』

高相公喫到五更將盡，只見合莊的男子婦人，都頂香燭紙馬，來與烏大王慶賀新婚。進得殿上，那還有甚麼烏大王？單只有一個烏大王的夫人坐在上面，高相公坐在旁邊。

那新夫人的父母親戚也都在內，問那烏大王的去向。那新夫人備細將那夜來之事告訴了衆人。衆人都一齊抱怨起來，說道：『這烏大王是我這幾莊的福德正神，保護我們莊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你怎將我們的尊神殺害？』且是那新夫人的父母埋怨道：『我的女兒已是嫁了烏大王，這烏大王卽是我的女婿，你如何將我女婿殺了？況且這六十兩聘禮，我已使去許多，那裏得來賠補？』

衆人都要打。那高相公道：「你這些惡人，我且不與你講理。你們淘淘的要來打我，你們試想一想：那個烏大王，你們怕他如虎，情願一年一個把自己的女兒都送了與他；我連一個烏大王都把他拿來殺了，叫他把這個女子都不敢領去，我豈是怕你們這些人的？你們快快的收了兵，不要惹我性起！我們大家跟了這條血跡去尋那烏大王，看他死與不會。死了便罷；不會死，爽利結果了他！」

內中有幾個省事的老人家說道：「這烏大王在我們這幾個村中，輪流了每年要一個夫人，也有了十多年了。看來豈不是個正神，必定是個妖怪。只是我們奈何不得他，只得受他的罷了。今得這位相公替地方除了這害，你們倒不知感，還要無禮起來，却是何道理？況且看這血跡，想是也傷得重了，我們作的各人持了兵器，跟了這位相公，順了血跡，自然尋着他的所在。」

那新夫人的爹叫是郎德新，母親暴氏，一齊說道：「你們要尋烏大王，與我女兒同去。如烏大王尚在，還把女兒送了與他，這六十兩財禮，是不必提了。如



沒有了烏大王，等我另自嫁了女兒，接了財禮，儘多儘少，任憑你們拿去，千萬不可逼我賠你們的銀子。」又是那幾個老人家：一個叫是任通，一個叫是曾學禮，一個叫是倪于仕，三個都說那新夫人父母的不是，說道：『你收了六十兩銀子，賣那女兒，你原也不是人了。幸得你女兒不會被烏大王拿得去，你該千歡萬喜纔是；你倒狠命的還要把女兒送到妖精手裏，你也不叫是郎德新，你真是「狠的心」了！』

但這個婆子古怪得緊：人間做母親，再沒有不疼女兒的；怎麼這個狠婆娘，只是挑唆漢子賣棄了兒女，是何主意？那新夫人郎氏一邊歸哭，一邊對衆人哭道：『他若是我的親娘，你們便與他六百兩，六千兩，他也捨不得賣我到妖精手裏；他是我的個後娘，恨不得叫我死了，省了他的陪送，他如何肯不撙掇？』衆人道：『原來如此！真真是有了後母就有了後父！』任通等道：『你女兒不消回去，你只管使那六十兩銀子，這女兒，我們另自有處，叫他得所；但與你恩斷義絕，你

兩口子不要再來鬧管！如今且不可誤了正事，我們都去尋那大王，再作計較。」

衆人——也不下千數多人——都拿了長鎗朴刀，朽弓敗箭，短棍長鏢，雙叉扁斧；高相公寄放了行李，手執了七刀。行了二十多里，尋到一座山上，深洞之中，裏邊睡着一個極大的雄豬，正在那裏嚼餅的掇氣，見了一羣人趕到，併了力猛然撲將出來。終是受傷太重，力量不加，被人一頓刺斫，登時死在地上。

衆人進他洞內搜尋，只見人骨如山，髑髏堆積。那連年取去的夫人，並無影響。那紅袍是一領紅草蓑衣，金幘頭是一頂黃葉箬帽，白玉帶是一條白草粗繩。

衆人放了一把火，燒了他的妖洞，把那口死烏大王，八個人抬回莊上，用扛秤足足秤了三百六十斤，剝了皮，把肉來煮得稀爛，攢出錢來，沾了許多酒，做的饅饅，請高相公坐了首位。倪于仕先開口說道：「郎德新受了銀子，這女子已不姓郎，是姓「豬」了。高相公從豬手裏奪了回來，這女子也不姓「豬」，却姓高了。我們主張衆人做媒，就與高相公作妾何如？」衆人都說：「極是！」

那郎氏隨即倒身下拜，稱說：『若得相公收留，感恩不盡！』高相公說道：『我一貧如洗，尙無妻室，且說那納妾的話？這不過是我無意中救人，何足掛意！』

衆人又再三撿撥，女子又再三不肯回他家去，高相公又不便帶他同行。倪于仕家有寡母，將郎氏寄養倪于仕家，高相公中舉回來，帶了郎氏回去，成了夫妻。誰知道郎氏見了烏大王，唬得魂不附體；見了高相公，就如閻王降小鬼一樣。高相公當了烏大王，偏會一刀刺死；當了那烏大王降伏的夫人，抖搜成一塊，唬得只溺醋不滿尿。若不是後來撞見了一個喫生鐵的陳循閣老替高相公把那夫人教誨了一頓，高相公幾乎絕了血祀。

但這樣懼內的相公也比比皆是，不止高相公一人。從貴至賤，從上至下，可見天下那些紅頭野人，別再無人可伏，只有個老婆可以相制。

却說那狄希陳的爲人也刁鑽古怪的異樣，頑皮挑達的倍常；若不是這個老婆的金龜兒拘係，只怕比孫行者還要成精。饒你這般管教他，真是沒有一刻的閑空工夫，沒有一些快樂的腸肚；他還要忙裏偷閑，苦中作樂，使促狹，弄低心，無所不至。觀他做小學生時節，連先生還要捉弄他跌在茅坑，這舊性怎生改得？年紀漸漸大了，越發機械變詐，無所不爲。做秀才的時候，同了學官出到五里舖上迎接宗師，都在一個大寺等候，他悄地的把教官的馬一蹙一蹙的牽到那極高的一座鐘樓上面。宗師將近，教官正待乘馬前迎，再四找尋，不見了那馬。鬥斗尋到鐘樓之上，那馬正好站在那裏。誰知那馬上樓還見易，下樓却難，只得費了許多的事，雇了許多的人，方纔把那匹馬細縛了四脚，扛擡得下來。那馬又綱得麻木了四足，不能即時行動，宗師又來得至近，教官只得步行了數里，徧查不着這個牽馬的人。誰知是這狄希陳的作用。

一日，往學裏去，撞見一個人拿了一籃鷄蛋賣，他叫住，商定了價錢，要把那

鷄蛋見一個清數，沒處可放；他叫那賣蛋的人把兩隻手臂抄了一個圈，安在馬臺石頂上，他自己把那雞蛋從籃中一五一十的數出在那人手抄的圈內；他却說道：『你在此略等一等，我進去取一個籃來盛在裏面，就取錢出來還你。』他却從東邊學門進去，由西邊樞星門出來，一直回到家中。哄得那賣鷄蛋的人蹲在那裏，坐又坐不下，起又起不得，手又不敢開，叫那些孩子們你拿一個飛跑，我拿一個飛跑，漸漸的引得那教花子都來搶奪。只得得有一個好人走來，方替他拾到籃內。

城裏邊有一座極大的高橋，一個半老的人，挑了一擔黃呼呼稀流薄盪的一擔大糞，要過橋來。他走到跟前，一把手將那挑糞的人扯住，再三叫他放了糞擔，說道：『我見你也有年紀了，怎挑得這重擔，過得這等的陟橋？你扯出擔子來，我與你逐頭抬了過去。』那人道：『相公真是個好心的人，甚是難爲。但我這橋上是尋常行走的，不勞相公垂念。』狄希陳說：『我不遇見就罷了，我既是遇見了，我這不忍之心，怎生過得去？若不遂了我這個心，我覺也是睡不着的。』老

者安之，我與你拾一拾，有何妨礙？」不由那人不肯，替他扯出扁擔，安在筐上。那人只得合他拾了一筐過那橋去。他却說道：『你在此略等一時，我做一點小事便來。』抽身而去。哄得那人久候不至，弄得兩筐大糞，一在橋南，一在橋北，這樣臭貨，別又沒人肯拾，只得來回七八里路，叫了他的婆子來抬過那一筐去，方纔挑了回家。

夏月間，一個走路乏了的人睡在他門口的樹下。他見那人睡得濃酣，輕輕的使那小棒抹了稠稠的人屎，塞在那人的鼻內。那人從夢中被那大糞熏醒轉來，東看西看，南顧北顧，愈抽愈臭，那曉得人屎却在他鼻孔之中！

學裏先生鼻尖上生了個石癩，腫痛難忍。他看見說道：『這鼻上的癩子有一樣草藥，搗爛了，敷在上面，立刻取效的，如何不治他一治？』學師道：『草藥是甚名字？好叫人尋來。』他說：『門生家極多，門生就合了送來。』走回家去，把那鳳仙花，恐怕那紅的令他致疑，故意尋那白的，加了些白礬在內，搗爛

了叫他敷在上頭，就如那做程樂宇故智，染得個學師的鼻子紫脹得那像個準頭！  
通似人腰間的卵頭一樣！曉得是被他將鳳仙花來哄了，學師羞了鬥與他說道：  
『狄相公送的敷藥敷上，甚是清涼得緊，腫也消了十分之七，疼也止了。還求些  
須，爽利除了根，設酒總謝相公哩。』狄希陳口裏答應，手裏搗那鳳仙花，心裏  
想道：『人說鳳仙花不論紅白，俱能染上紅色，原來却是瞎話。』搗完，交付鬥  
斗去了。

次日，學師又差了鬥說道：『第二劑藥貼上，即時全愈，師爺甚是知感，特  
備了一個小酌，請相公過去一坐。』狄希陳心中暗道：『雖然不曾捉弄得他，喫  
他一席酒，又得了這個單方，也不枉費心一場。』

那鬥的『請』字兒剛纔出聲，狄希陳的『去』字兒連忙答應。換了一件新  
衣，卽隨了鬥前去。到了明倫堂上，鬥子說道：『相公在此略候一候，待我傳

請師爺出來。』

須臾，門子從裏出去，又叫兩三個門子進來，把儀門兩角門都緊緊的關了。

狄希陳也便有些疑心，問道：『如何大白日裏關了門則甚？』門子道：『師爺的席面是看得見的東西，再要來一個撞席的，便就「僧多粥薄」，相公就喫不夠了。』

說話中間，學師從裏面走將出來，狄希陳看見那學師的臉上血紅的一個鼻子，情知這番捉弄不着惹出事來了。學師道：『你這禽獸畜生！一個師長是你戲弄的？你却拿鳳仙花染紅了我的鼻子，我却如何出去見人？你生生的斷送了我的官，我務要與你對命！』叫門子擡過凳來，按翻凳上，時在初秋天氣，還穿夏褲的時候，二十五個毛竹大板，卽如打光屁股一般。打完，分咐書辦，做文書申報學道。

狄希陳方纔害怕，苦死央求。學師只是不允。直待狄員外備了一分極厚的重禮，自己跪央，方纔歇手。雖然使肥皂擦洗，胰子退磨，也還告了兩個多月的假，不敢出門。既是喫了這們一場大虧，也該把那捉弄人的舊性改了纔是；誰知



那山難改，性難移，『外甥點燈，還是照舅』。

却說狄希陳有一個同窗叫是張茂實，素日與狄希陳彼此相戲。張茂實的妻家

與狄希陳是往來相厚的鄰居，沒有丈人，止有丈母。張茂實的媳婦叫是智姐，狄

希陳從小原是見過的。張茂實不曾娶智姐過門的時候，狄希陳時常與張茂實取

笑，說與智姐常常苟且。雖是相戲，也未免說得張茂實將信將疑。及至智姐過

了門，成親之夜，確然處子，張茂實倒也解了這狐疑。

一日，夜間大雨，清早開門，智姐的母親在大門上，看了人疏通陽溝，狄希陳

也站在自家門口，相對了智姐的母親說話，彼此說起夜間的大雨。智姐的母親說

道：『後嗣還是晴天，半夜裏驟然下這等大雨，下得滿屋裏上邊又漏，下邊又有水

流進來。閨女接在家中，漏得睡覺的所在也沒有，只得在一合檯案上邊睡了，上

邊與他打了一把雨傘，過了半夜，方纔送他回家去了。』

狄陳希聽在肚裏，恰好風波將起，事有因由，天晴了，狄希陳往園裏去，劈頭撞見張茂實走過，兩個相喚了，也說下了這般驟雨。狄希陳隨口應道：『正是，我與你媳婦剛剛睡下，還不曾完事，上面漏將下來，下邊水又流到床下；你丈母替我們支了一合糜案，上邊張了一把雨傘，權睡了半夜，送得你媳婦去了。』張茂實想道：『媳婦果然是昨日娘家接去，今早送回，一定是他看見了，故意取笑。』也不放在心上。及至回去，智姐張牙暴口的呵欠，張茂實道：『你夜間難道不會睡着？』這樣的磕睡困倦。』智姐道：『誰睡覺來？上面又漏，下邊流進滿地的水來，娘只得支了一合糜案，上邊打了一把雨傘，蹲踞了半夜，誰再合眼來？』張茂實這個恁材，你却也該忖量一忖量，妻子平日果否是這樣人，再備問個詳悉，動粗也不遲；他却不容察來由，只聽見這上漏下水，糜案打傘，合着了狄希陳的瞎話，不由分說，採將翻，窄裕腳踢，聲聲只叫他招承。

這智姐從小嬌生慣養，嫁與張茂實，拿着當劉瑾的帽頂一般看待，一霎間，

這等摧殘起來，張茂實惟恐當真做了忘八，看看打成人命。張茂實的母親說道：「『拿賊拿贓，拿奸拿雙。』你又不曾捉住他的孤老，你活活的打殺了媳婦，這是要償命的！」

張茂實把狄希陳與智姐兩個的話告訴得分明，智姐方曉得是這個緣故。張茂實耐親道：「既然事有實據，你越不消打了，快着人去喚了你丈母來，三對六面的審問，叫他沒有話說。」

張茂實方纔歇手，哄了智姐的母親來到。跨進門來，看見智姐打得三分似人，七分是鬼，真美爺娘的叫喚起來。張茂實罵道：「老沒廉恥！老搵拉！

你叫閨女養漢掙錢，你也替他蓋間房屋，收拾個床舖，却如何上邊打着傘，下邊支着糜案就要接客？孤老也儘多，怎麼偏要接我的同窗？」那丈母幫着張茂實的臉「噉」的一聲，吐了一口道：「見鬼的小忘八羔子！這一定是狄家小陳子的柱口嚼舌！這是我清早看着人通陽溝，他在他門口站着，我對他告訴的，他就縛了

這個口氣來起這風波！你且消停，我合那短命的算了帳，再來與你說話不遲！我教你這賊雞種一家子與我女兒償命不過！」他連忙回到家中，尋下了一根不大不小又堅又硬的榆棍，安在手邊，叫人只說是要與人成一宗地，央狄相公過去看看文書。狄希陳原是平日走慣的，絕不想到這裏。

這小智姐的母親把狄希陳讓到裏面，關了中門，埋伏下女兵，棒椎一響，伏兵齊出，一邊省問，一邊捶楚。狄希陳自知罪過，滿口求饒，打得『不亦樂乎』，方纔放了他回去。狄員外問他所以。他回說：『我與同窗張茂實頑了兩句，他護他的女婿，他把我哄到他家，一大些老婆齊上，打得我甚是狠狠。』狄員外雖是疼護兒子，想道：『斷乎有因，待我自己到他家裏問他個始末根由。』方到門口，只見張茂實的丈母怒狠狠的出來，要往女婿家去相打，見了狄員外，站住，一告訴。狄員外只是滿口求情，並沒有護短之意。

却說智姐的母親復翻身跑到張家，扯住張茂實頭磕腦，搥臉撓腮，要扯他同到狄家對命。當不得張茂實的母親賢惠，滿口說他兒子的不是，再三向了親家母面前伏禮，智姐的娘也便納住了氣，同了張茂實來到狄家。狄員外恐怕張茂實又來相打，藏住了狄希陳不叫出來，只是自家認罪。張茂實道：「我與狄大哥相好的同窗，原是頑戲慣的，只是他說的甚有的據；媳婦無心說出話來，又一一相同。你只叫出狄大哥來，同了我丈母叫他自己說是怎的。」

狄員外只得把狄希陳叫得出來。張茂實見狄希陳被他丈母打得鼻青眼腫，手折腿癱，從裏搖拉着走將出來，見了張茂實，罵道：「你這痰杭杭子！你無般不識的，唯着牙好與人頑，人也合你頑頑，你就做弄我捱這一頓打！你不是個人！」張茂實道：「我到做弄你？你幾乎做弄我打死媳婦，這人命也還定不得是有是無哩！」狄員外道：「你這畜生！合人頑也要差不多的就罷，豈可頑得這般着相？你既說得甚有憑據，張大嫂無意中說得與你的話又相投，怎怪得張大哥疑

心？只是張大哥該察一個詳細，不該冒冒失失的就行起凶來。這再沒有別說，只是我與林嫂子再三陪禮，央林嫂子轉勸令愛，不要着惱。陳兒也被林嫂子打了這等一頓，也償得令愛的恨了。趁我在此，張大哥過來，你也與令岳母陪個禮，大家和好如初，別要芥蒂。』

張茂實果然與他丈母磕頭禮拜了一頓，他的丈母倒也罷了。只是智姐噙天痛哭，上吊抹頭，飯也不喫，自己的母親與婆婆再三勸解，同張茂實三個輪流晝夜看守，直足足的奈何了二十多日，方纔漸漸的轉頭。張茂實還齊整擺了酒與他丈母媳婦遞酒賠話。虧不盡打的那日，張茂實的母親只是說兒子的孟浪不是，并不會挑唆起事，所以智姐也還可忍耐。

但喫了狄希陳這場大虧，後來曾否報復，且再看後回結束。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陳誑辱身

張茂實信嘲戲婦

##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報冤仇

如卞托鷹懲悍潑

世路原寬，

惡趣偏逢狹道，

無那傷心圖必報。

誰知軹里人來到，

借他剛劍，

洒却吾懷抱。



正得意徜徉，

災星突照，

刑具備嘗仍比較；

幸有旁人相借箸，

得脫解牢固，

有繡房飛鶴。——右調錦經道。

狄希陳被智姐的母親林嫂子痛打了一頓，頭一日還扎掙得起，到了第二三日，那被傷的所在發起腫來，甚是苦楚，不能行動。素姐着實暢快，說道：「這夥尖

嘴薄舌專好講人閨門是非的漢子，怎得俱撞着這樣一個林嫂子見教一場纔好！相

干廷專好使嘴使舌的說我，不知幾時着了我手，也是這般一頓，方纔解我積恨！」

于是狄希陳睡在床，素姐不惟不爲看顧，那打罵也還時常不斷。智姐也被張

茂實打得狠狠，臥床不起。幸有張茂實再三認錯，滿口賠禮，加意奉承，用心將養。智姐倒只有三分惱那老公，却有十二分恨狄希陳的做弄，千刀萬剝，咒死罵生，茶飯中不住口，睡夢中不歇聲。咒得那狄希陳滿身肉跳，整日心驚，面熱耳紅，不住涕噴：那知都是智姐作念。

過了幾時，智姐當不起那丈夫自怨自艾，請罪負荆，漸漸消了積怒。世人曾有四句口號說得好：

夫妻沒有隔宿怨，只因腰帶金剛鑽，  
走到身上三撲辣，殺人冤仇解一半。

所以夫妻和睦如初。狄希陳也久已平復，與張茂實兩個依舊相好。

再說張茂實讀書不成，收拾了本錢，要做生意。見得有一個親眷，叫宋明，原是賣水筆宋結巴的兒子。窮得度日不過，宋明的媳婦却賣了與人爲妾。

買他媳婦的那人，姓孟，號趙吾，鄰邦新秦縣人，是個納級的揮使。

這宋明吾挾制那孟指揮是個有祿人員，等他娶過門去，晚間孟指揮正待成親，這明吾騎了孟指揮的大門，一片聲的村罵。這孟指揮若是個有見識的人，爲甚麼拿了錢娶這活漢妻做妾？既是前邊失了主意，待他來罵的時候，捨吊了這幾兩財禮，把這個老婆白叫他將了回去，這也就消弭了禍端。不意又被那宋明吾的一班夥黨作剛作柔的撮合，故意講和，又與了他四兩銀子。剛剛睡得兩夜，十六日放告的日子，叫他在巡道手裏尖尖的告上一狀，說他奸霸良人婦女。巡道准了狀，批在縣裏。

那縣官甚是明白，審出真情，把宋明吾問了招回徒罪，解道複審。這孟指揮晦氣已來，宋明吾邪運將到。孟趙吾道自己是個指揮，又道是供明無罪之人，戴着羅帽，穿了屯絹擺衣，着了皂靴。那巡道是個少年甲科，散館的給事中轉外，正是一團火烈的性子，見了這樣粧扮，怒髮冲冠，叫人扯毀衣裳，剝脫靴帽，把一

部黑峻的鬚子擗的乾淨，問了先奸後娶；除斷還了那老婆，又斷了三十兩的宿錢給主，問革了指揮，重責了四十大板，登時弄得身敗名滅，家破人亡，僅能不死！

宋明吾把老婆叫人睡了幾日，通常得了三十八兩老銀，依然還得了個殘生的淫婦；把這斷來的銀兩拿了，竟到南京，頓了幾件漆盒，臺盤，銅鏡，鐵鎖，頭繩，線帶，徽扇，蘇壺，相思套，角先生之類，出了灘，擺在那不用房錢的城門底下。這樣南京的雜貨原是沒有行欺的東西，一倍兩倍，若是撞見一個利巴，就是三倍也是不可知的。又兼他財鄉興旺的時候，不上幾年，在西門裏開了一座南京大店，賺得錢來，買房置地，好不興誼。

這張茂實每日在那鎮中閑坐，百物的行情都被看在眼內，所以也要做這一行生理；收拾了幾百銀子，獨上南京，回來開張貿易，不必細言。

且只說南京有一個姓顧的人家，挑繡的那洒線顏色極是鮮明，針繡甚是細密，

比別人家賣的東西着實起眼。張茂實托了在行的店主買了一套鮮明出色的裙衫，帶了回家進奉那細君做遠回的人事，尋了善手裁縫做製精潔。次年元宵佳節，智姐穿了那套得意的衣裳，在那蓮華菴燒香，恰好素姐不因不由的也到菴中；因是緊鄰之女，又是契友之妻，都認識的熟，二人歡喜相見。住持的白姑子讓二人方丈喫茶。

素姐看見智姐的顧繡衫裙，甚是羨慕。智姐想起去年被狄希陳做弄，打了一

頓，懷恨在心，正苦無路可報，眉頭一蹙，計上心來，說道：『狄大嫂，你的衫裙做出不會？怎還不見穿着？』素姐道：『這一定是張大哥自己到南京定做的。

我那得有這等的衣服！』智姐道：『我家又素不出門，那曉得有這華麗的衣服？

這還是狄大哥說起南京有這新興的顧繡，與了八兩銀子，叫我家與他措了一套，與這是一樣花頭，一般顏色。到家之時，把這兩套裙衫都送與狄大哥驗看，這是狄

大哥揀剩的。』狄大嫂，你如何說是沒有？』

素姐不聽便罷，聽得這話，真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不肯久坐，辭了智姐回家。智姐知他中計，也便辭了白姑子回去，只是『眼觀旌捷旂，耳聽好消息』。

却說素姐回到房中，叫小玉蘭各處尋那狄希陳不着，素姐自己走到他的書房，翻箱倒櫃，無所不搜，幸得不曾搜出甚麼細密東西；只拿了幾封湖筆，要去畫樣描鞋；又將那大部的太平廣記拿了幾本，算計插針夾線；房中尋下一切刑具，專候一個受苦受難的陳哥到家，便要三推六問。狄希陳正從外面回來，渾身肉顫，兩眼如梭，剛剛跨進大門，一個鐵嘴老瓜飛在上面，連叫數聲，一泡大屎拉在頭上，淋漓了一巾；進到自己院內，一個蜘蛛大網，不端正罩在面上；他也曉得是耍晦氣臨頭。及至進房，那個女閻王已是在那裏磨拳擦掌，專等施行。狄希陳看見娘子的氣色不善，三魂去了六魂，五魄去了十魄。素姐說道：『你南京捎來的願繯

衣裳，放在何處？你不與我，更與何人？你快快拿出來便罷！可是孫行者說的有理：「你若牙崩半個不字，我叫你立刻化爲膿血！」

狄希陳雖是生長富家，却是三家村的農戶，除了銀錢，曉得甚麼叫是顧繡，三頭不辨兩，說得像個掙頭鴨子一般。素姐將狄希陳肩膀上兩三棍，罵道：「你還不快快的與我？還要故意粧這忘八腔兒！」狄希陳道：「甚麼叫是顧繡？可是甚麼東西？你詳細說個來歷，好叫我照了路分尋思。你這潑空打個霹靂，我還不知是那裏響哩！」素姐着實又是幾下，罵說：「你「蛇鑽的窟籠蛇知道」，叫我說個來歷！你那八兩銀子可是原與了何人，你央何人買來，兩套之內你揀的那一套，你或見放在何處，或是與了你娘，或是與了你那個奶奶，或是姑姑，妹妹，姐姐，姨姨，大娘，嬸子，你可也說個下落。像個秦賊似的，沒的我就罷了？你要不說，我還使鐵鉗子擰下你的肉來！你一日不拿出來，我監你一日！你十日不拿出來，我監你十日！你那矧子又一時到不得跟前，沒人救你。」狄

希陳道：『你是奶奶人家，你只可憐見，明白的說了，我照樣買給你罷。』素姐道：『我只要那南京捎來的原物，我不要另買的！』一邊把那書房裏拿來的湖筆，揀了五枝厚管的，用火筯燒紅，鑽了上下的眼，穿上一根繩做成拶指，把狄希陳的雙子拶上，叫他供招。拶得狄希陳喬聲怪氣的叫喚。又使界尺把拶子兩邊敲將起來。狄希陳道：『是我買得來了，我放在一個所在，你放了我，待我自己去取來與你。』素姐道：『你是哄我放你？你說在那裏，我叫玉蘭去取。如果見在，我放你不遲；你若說謊話，我又另用刑法。』

狄希陳本等不曾買甚麼顧繡，你叫他從那裏說來？可憐諸般的刑具受過，無可招成，果然晚間依舊送在那前日的監內，曉夜捆在那凳上，權當匣床。那正月中的天氣，尙在七九的時節，寒冷是不消說的，前次尙半飢六餓的與他飯吃，這番連牢食也斷了他的。狄貞外只是極得碰頭磕腦的空躁，外邊嚷叫；他只當是不聞。這般一個潑婦，又不敢進他房去。調羹是他降怕了的敗將，只看見他就夾



了尾巴飛跑。這素姐又甚是惡毒，一日一比，也就打得身無完膚。狄員外着了極，只得去央薛夫人來解救。薛夫人聽見詫異，不敢深信，只得自來狄家看望；進他房去，果然狄希陳蓬了頭，垢了面，真像個死罪重囚一般。薛夫人見了好生不忍，連忙叫狄希陳出來。誰知這個軟監，雖沒有甚麼虎頭門，誰知比那虎頭門更自嚴謹，不奉了這個女禁子素姐的監牌，一步也是不敢動的。

先時薛夫人也還壯健，又有薛教授這個老板，他還有些怕懼；如今薛夫人老嫗的話也說不明白，又沒了薛教授；那龍氏亦因沒了薛教授的禁持，信口的把個女兒教道，教得個女兒如虎添翼一般，那裏聽薛夫人的解勸，還拿那言語沖撞薛夫人，說道：『人家兩口子的事，那要做丈母的閒管！早是你這般護他，何不當初你嫁了他不好！』把個薛夫人氣的只要昏去，使性回家對了薛如卞兄弟并龍氏三個告訴素姐這些惡行。

薛如卞與薛如兼只是低了頭不應。只有龍氏曉曉的說道：『他小兩口合氣，

你老人家原不該管他。使十來兩家銀子捎了衣裳來，不給媳婦兒，給了別人，這還怪媳婦兒打麼？」薛夫人蹙了他兩眼，也沒理他罷了。

却說薛如卞低了個頭，在他那房門口走來走去的不住，像心裏想甚麼的一般。原來素姐從小只怕鷓鴣，但凡行走，必定先要在那頭上看得四下裏沒有鷓鴣飛過，方敢走動；如正走中間，猛然一個鷓鴣飛過，便就雙睛暴痛，滿體骨蘇，就要大病幾日。薛如卞密密的尋了一隻極大的蒼鷹，悄悄拿到狄家，背地後交與狄周媳婦，叫他不要與人看見，只等素姐與玉蘭不在房裏，將這鷓鴣暗自放在他的房中，不可令人知道。狄周媳婦豈是喜他的人，果然將那鷓鴣藏過，也與調羹說了；只不曉得薛如卞是何作爲。

等了一會，素姐果然叫玉蘭拿着草紙跟了去上茅廁；狄周媳婦慌忙將那鷓鴣使衣服遮了，走到素姐門口，只見門是掩的；狄周媳婦把他房門推了一條縫，將衣裳

遮的鷓鷹從門縫裏放在他那房內，仍舊把房門與他關得嚴緊，真是神鬼不知。

須臾，素姐解手回來，小玉蘭推進門去，只見一個簸箕大的鷓鷹在房裏亂飛。

玉蘭纔叫得一聲『哎呀』，素姐也剛跨進門去，那鷓鷹照着素姐劈臉一翅，飛出門去，唬的素姐錐的一聲酥倒在地，去了三魂，散了九魄，一些不省人事。

玉蘭喊叫起來，狄周媳婦合調羹都連忙跑來，見素姐焦黃了臉，睡在地上，做聲不出，問是怎麼緣故。玉蘭說：『我跟了姑茅廁回來，一個鷓鷹在屋裏亂跳，我唬得叫喚了一聲。俺姑纔待進去，那鷓鷹照着俺姑的臉一翅子，飛出去了。』

狄周媳婦道：『鷓鷹見開着門，屋裏沒有人，是待進屋裏偷東西喫。怕他怎麼？就唬的這們樣着！』玉蘭道：『那裏開着門來！關得緊緊的。』狄周媳婦

道：『你回時，這門還是關緊的麼？』玉蘭道：『可不這門還是關的哩。』狄

周媳婦合調羹道：『這也古怪！若是個小雀兒，或者是打窗戶樞子或是門檻子底下進去的；這鷓鷹比鵝還大，可是從那裏進去的哩？——就是個鷓鷹能呀，怕他怎

的？」玉蘭道：「俺姑極怕鷓鴣，只見他一遭，眼珠子疼好幾日，身上也不好一大場哩。」

正亂哄着，素姐纔還省過來。狄周媳婦扶他上在床上，只是叫頭疼眼痛，身上酥麻。到了這等亂轟，狄希陳坐在那床頭的監裏，聲也不敢做，張也不敢探出頭來張一張。

次日，素姐越發病得沉重，臥房裏邊平日害怕的一個鷓鴣飛出，也自覺甚是害怕。狄家叫人去請薛夫人來看他。薛夫人道：「我還少欠他的頂撞，再自家尋上門去？任他怎病，我是再不上他門的！」龍氏道：「既是娘不肯去，我去看他看罷。」薛夫人道：「小老婆上親家門去，你不怕人輕慢，只管請行，我不管你！」龍氏喃喃咽咽的道：「怎麼？大老婆頭上有角，肚下有鱗麼？脫不了小老婆長着個×，沒的那大老婆另長的是×！開口就是小老婆長小老婆短的哩！不叫我去，罷！我叫他弟兄們去看他！」着人喚了薛如十三弟兄不到，說叫他

去看素姐。

薛如卡道：『甚麼賢惠姐姐！公愛婆憐，丈夫尊敬，我們做兄弟的走到那

裏，大家都見了歡喜，我們去的也有光彩；如今把一個丈夫囚禁在房，致得那公公在愁城裏邊過活，我是沒有面目去的！』薛夫人道：『你們小夥子的臉厚，怕怎麼的？你們看他看去。』

薛如卡依了母命，走到素姐房中，只見素姐奄奄一息，病臥床中；問素姐道：『姐姐是因怎的就害起病來？』

素姐把那房中飛出鷓鴣劈臉打了一翅的事告訴了一遍。薛如卡大驚詫異道：『怎便有如此等事！』着實嘆嘆起來，意要流出幾點眼淚，方可感動得他，心上一計，把他父親想了一想，不覺傷痛悲酸。

素姐問道：『你聽見鷓鴣飛進房來，就這樣恹恹，是爲怎麼？』薛如卡道：

『我不爲怎麼。』口裏說着，眼裏還流痛淚。素姐說：『你一定有話說；你好

歹與我說，了便罷。」

薛如卞只是待言不說的。薛素姐又只管催逼。薛如卞道：「我不忍合姐姐

說。我只見古本正傳上說：「凡鷓鴣進房，俱是家親引領外鬼，要來捉人魂靈，不出一月，便有死亡。」我因此痛忍不過，所以心酸。」素姐害怕道：「那書

上曾說也還可救麼？」薛如卞道：「那書上記的極多；只有一個唐肅宗的皇后，

叫張良姊，曾有鷓鴣飛進他宮去。叫欽天監占驗是何吉凶。那欽天監奏道：

「這是先皇合皇太后因娘娘欺凌皇上，不孝祖宗，所以帶領急腳鷹神，來取娘娘的魂魄。」張娘娘着實悔過，追思從前的過惡，在宮中佛閣前觀音大士脚下懺悔罪

愆，再也不敢欺凌夫主，許誦一萬卷藥師佛經，當晚得了一夢，說這欺凌丈夫合這

不孝的大罪終不可赦，姑念改悔自新，撤回急腳鷹神，姑遲十年，再差內臣李顯忠

行刑顯戮。就只這張娘娘還活了十年。別再沒有活的之理。」素姐道：「雖

是你姐夫，我管教的略也嚴些，也還不算甚麼難爲他；就是公公婆婆，我罵幾句也

是有的，我也並沒會動手；倒是俺婆婆還打了我一頓鞭子，我不過咒了他些，我連手也沒敢回。似我這樣的媳婦兒也就罷了，沒的就叫是墮業？」薛如下道：

『那神靈看的真，僭自家做的不覺。姐姐，你快快禱告，懺悔，務要挽回過來！

僭姐弟四個人，若姐姐有些好歹，叫俺們怎麼過？』素姐說：『俺公公是不敢惹

我的，我倒合他平似交兒；俺婆婆又沒了，這是越發清淨的；只是你姐夫，我不知

怎麼，只是惱他！』薛如下故意說道：『俺姐夫已就不是人了，你只合他一般見

識，是待怎麼？這鶴鷹飛進臥房，我會合他在書房裏看那書上，他豈不知是極凶

極怪的事？你是個人，可也該急速祈禱纔是。怎麼姐姐這們病着，他連守也不

守，竟往別處去頑？這還有人氣哩！姐姐，你只管合他一般見識哩！』素姐

道：『他倒也沒往別處去頑，我監着他哩。』薛如下道：『怎麼監着他？監在

那裏？』素姐道：『我這床腳頭簾子裏不是監麼？』薛如下一邊說道：『瞎

話！待我看看。』一手揭開門簾，只見狄希陳蓬頭垢面，真像個活囚相似，坐在

地下。

薛如卞認了一歇，道：『呀！原來果真是俺姐夫！怎麼這般模樣？』叫他出來。他那裏敢動，使手只指素姐。薛如卞問素姐道：『這是怎麼話說？』

素姐說：『這就是我監禁他的牢。——也罷，既是神靈替你做主，你且出來罷。』

狄希陳得了這句分付，方纔敢從床腳後挪出簾來，到了亮處。薛如卞看了甚

是慘人；又見他雙眼血紅，問說：『是害眼麼？』狄希陳不敢答應。素姐說：

『是我使烟薰的。』薛如卞問道：『夜間還放出來睡覺麼？』素姐說：『你見

那監裏的犯人放出家裏去睡覺來？我每夜把他上在匣上。』薛如卞問說：『匣

在那裏？』素姐說：『就是這天井裏那條板凳，叫他仰在上面，把手反綁在板凳

底下，再用三道繩子緊緊的捆住。他還敢動得哩！』薛如卞問說：『他却怎麼

喫飯？』素姐說：『每日給他兩碗飯吃，搭拉着他的命兒。』薛如卞問說：

『却怎麼解手？』素姐說：『遞個破盆子與他，叫小玉蘭替他端。』薛如卞問



說：『這監夠幾日了？』素姐道：『怕不也有十來個日子。』薛如卞又問：

『狄大叔就不尋他麼？』素姐說：『他只好乾疼罷了，他也不敢來我這太歲頭上

動土。』

薛如卞想到狄希陳這等受苦的田地，不由得當真哭道：『姐姐沒怪。我看看你

如此狠惡，天地鬼神都是震怒，特遣應神拿你，這斷然懺悔不得的了！我合你姊

弟分離只在目下。疼死我也！』素姐道：『好賢弟！我與你同父一母所生，

你千萬尋法救我！我自此以後，我也不罵公公，我也不再凌虐丈夫，你只是與我

懺悔。』薛如卞道：『這只得請了三官廟陳道士來，叫他替姐念藥師經，再三祈

禱，央姐夫也替姐姐告饒。』素姐道：『三官廟陳道士一個男人家，我怎么自己

參佛拜懺的？俗請了蓮華菴白姑子來。一個女僧，我好守着他念經，倒甚方

便。』薛如卞道：『白姑子不知會念藥師經不會。』素姐道：『這藥師經是他

久慣念的，他怎麼不會。』薛如卞道：『既是白姑子會念，倒也甚便。』素姐

道：『兄弟，你就合他去講講：得多少日子？用甚麼供獻？備好預備。』

如卞道：『姐姐，你另叫人合他說罷；我合白姑子極划不來，年時，我往他菴裏走走，他往外捻我，叫我臭罵了一頓，到如今，我見了他連話也不合他說句。』素姐道：『你不去，罷；我着薛三省媳婦子請他去，你到家就叫他來。』一邊叫小玉蘭舀水來與狄希陳洗臉；又叫他梳頭，戴了巾幘，穿了道袍，穿着齊整，從新興薛如卞作揖。

素姐又告訴狄希陳偷叫人往南京捐買願綉衣裳，不拿到家來，不知與了誰去：『我倒也不圖穿那件花皮，只怕他養女吊婦的，不成了人，所以只得管教他過來。那裏知道這偏心的神靈爺，倒說我有不是了。像這們使十來兩銀子，不給自己媳婦穿，給了婊子，就不是我這們性子，換了別人，就是監不成，只怕也要打幾下子哩。』

薛如卞勉強爲救狄希陳，合素姐說了些不由衷的假話。調羹合狄周媳婦方知

薛如卞叫他送鷓鴣進去，原是爲這個緣故；見果然放了狄希陳出監，又要請姑子念經懺悔，說報與狄員外知道。狄員外感之不盡，謝之有餘，叫廚房快整杯盤留薛如卞喫酒待飯，搬在素姐臥房桌上，狄希陳主席陪坐。

狄希陳見素姐與了一二分溫柔顏色，就如當初安祿山在楊貴妃宮中洗兒的一般的榮耀，不惟絕無愁怨之言，且並無慘沮之色。這豈不是前生應受的災愆？薛如卞口中不言，心裏想道：『一個男子，到這等沒志氣的田地，真也是頑頓無恥！死狗扶不到牆上的人，怎怪得那老婆恁般凌辱！』倒替他坐臥不安，勉強喫了些酒飯，辭了素姐起身。

狄希陳送他出來，請見了狄員外，狄員外謝那薛如卞千萬不盡；見了狄希陳，狄員外就如重生再見的一般歡喜，狄希陳却恬不介意。

薛如卞仍到客位裏坐了一會，獻過了茶，方與狄員外作別回家；果然叫了薛三省媳婦來見，素姐叫去蓮華菴請白師傅到家，有要緊事與他商量。薛三省娘子不

敢怠慢，隨即到了蓮華菴中，恰好白姑子不在家裏，往楊鄉宦宅裏宣卷去了。

薛三省娘子來家回話，素姐見白姑子不曾請來，發了一頓暴躁，說薛三省娘子沒用，該到楊家請他，賭氣的叫狄希陳自去敦請。

狄希陳道：『他在楊家內宅裏邊宣卷，我如何好進得去？我又合他家不甚熟識，這天已將晚，不如等他晚上回菴的時節，我自去請他來罷。』

素姐大怒，一谷碌爬將起來，掐着狄希陳的頸子，就往那床腳後監裏邊推，罵道：『我要你這攬包雜種做甚！你不如還往監裏坐着，免得我像眼中丁一般生氣！』

薛三省娘子道：『姐姐！快休如此！你想請姑子念經，是爲甚麼來？你還是這般性子！』

素姐聽說，方漸漸的消下氣去，免了狄希陳坐監。看天色也將次晚上來了，

薛三省娘子仍往蓮華菴去請那白尼姑。

至於來與不來，如何念經，如何懺悔，素姐果否改惡從善，俱在下回再爲接

說。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報冤仇

如卞托鷹懲悍潑

二二

##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懺罪

白姑子造孽漁財

惡人造孽眼無天，

貫滿災生法網懸；

展轉脫身逃不去，

餽央鄉宦許多錢。

屈作直，

白爲玄，

是非淆混倒成顛：

竿牘一函才遞進，

問官情面自周旋。

菩薩持公道，

閻王秉大權，

虛靈正直無私曲，

那個奸僧敢亂傳？

若使牒文通得到，

發斷阿黎一萬鞭！

薛三省娘子復到蓮華庵中。待了不多一會，只見白姑子領着徒弟冰輪合楊家

一個兌漢，挾着一大籃饅饅，蒸餅，同到庵中。見了薛三省娘子，打問訊行禮。

薛三省娘子道了來意。

白姑子道：『若說狄大嫂請我，我極該就去。前向同張大嫂來庵裏與菩薩燒香，好個活動的人，見了人又喜洽，又謙和，可是一位好善的女人。但他的兄弟薛相公，我合他有個嫌疑，只怕到那裏撞見，不好意思。你到家問聲，有甚麼吩咐，差人來庵裏說罷。』薛三省娘子道：『這是俺姐姐請你，各門另戶的，有甚麼礙處？你只管去，不妨。俺家有三位哥哥，不知是那一個得罪與你？是爲甚麼起的？』

白姑子道：『是你家的大相公，還合一位朋友，到我庵中，我正叫了個待詔剃頭，我流水叫徒弟看茶與他吃了。我纔剃完頭，叫那剃頭的與我取取耳。正取着，他一聲罵那剃頭的：「賊光棍！賊奴才！這們可惡！你快快的住了饒打！」把個剃頭的罵的掙掙的說：「我怎麼得罪來，相公就這們破口的罵我？」他說：「可惡！你還強嘴！我平生最惱的是那按着葫蘆搵子兒的人，你爲甚麼拿着把小杓子掏那葫蘆？」叫我又是那笑，又是那惱，說：「該他甚麼事？我



爲這兩個耳朵聾聾的，叫他替我掏掏，又是按着葫蘆搵子兒哩！」我就只說了這兩句，沒說完，他就禿淫禿淫的掘了我一頓好的。虧不盡那位同來的相公勸得他去了；從這一遭，他再也沒來。我路上撞見，通常沒合他作揖。」薛三省娘子道：「原來爲這沒要緊的事！你只管到那頭，由他。他不往那頭去，撞不見，就撞見，可這本鄉本土的人，說開了話罷，這是甚麼深仇麼？僧同走罷。」

白姑子道：「我本待不去，難爲你這等請得緊。你先去着。我等明早自家到那裏合狄大嫂說話罷。」薛三省娘子道：「這能幾步子地哩？僧如今去走遭罷。」

白姑子道：「好嫂子！這天多替了？你俗人家黑晚的街上走就罷了，像俺這出家的女僧，夜晚還在街上，叫那光棍挾制着，不說是養和尚，就說是養道士，降着，依了他，還擠你個精光哩！如今僧這明水鎮上還成個世界哩！」薛三省娘子道：「不怕！你跟着我走，沒帳，沒帳！撞見光棍，有我照着牠哩。我

要不使的他發昏致命，軟癱熱化的不算！」

白姑子被薛三省媳婦纏繞不過，只得叫徒弟看了家，兩人同往狄家前進；來到門口，將好掌燈時候，進到素姐房中，見素姐雲鬢蓬鬆，香腮消滅，伏枕臥床，不能強起。相見讓坐，不必細說。

白姑子開口先問：「狄大嫂呼喚的恁緊，有甚麼分付？」素姐說：「有一件事，我待問你一聲，看人說的是真是假。要是有人家臥房裏頭，又沒見怎麼進去，開開門，從裏邊飛出個鷓鴣來，這是吉是凶？」

白姑子驚異道：「好天爺！是誰家有這般事？」素姐道：「這事不遠，借這鎖上就有。」

白姑子道：「是僧們的親戚麼？」素姐道：「不是親戚，只是他認得的。」

白姑子道：「鷓鴣進人房，流水擡靈床，不出三十日，就去見閻王。」那佛經上說道：「陰司陽世原無二理。」陽間有甚麼三司兩院府縣都司，那陰間有

閻王小鬼馬面牛頭。那陽間的人或是被人告發，或是被官訪拿，看那事的重輕；如係些微小事，不過差一個青夫甲皂；再稍大些的事，差那民壯快手；再大的事，差那探馬；如遇那強盜響馬，便就點差應捕番役，私下拷打的服了，方纔見官，問那凌遲砍剝的大罪。那陰司的閻王，如遇那陽世間有等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尙義有德的好人，敬差金童玉女，持了幢旛寶蓋，沙泥鋪路，金玉打橋，就如陽世間府縣正官備了官銜名啓，自己登門請那有德的大賓赴那鄉飲酒禮的一樣。拘那無善無惡的平人，不過差個陽間過陰的無常到他家叫他一聲，他自然依限來見，不消費力。如拘喚那等差不多的惡人，便要使那牛頭馬面，如陽間差探馬的一般。若是那一樣打爺罵娘的逆子，打翁罵婆的惡婦，欺君盜國的奸臣，凌虐丈夫的妻妾，忘恩背主的奴婢，恃寵欺嫡的小老婆，倚官害民的衙役，使涼水拔肉菜的廚子；這幾樣人，陰間看他就如陽世間的響馬強盜一樣。方纔差了神鷹急脚，帶了本家的家親，下了天羅地網，取了本宅的宅神土地甘結，預先着落停當，再行年月日時功

曹，復將他惡蹟申報，方纔拿到酆都，禮擣磨研，油燂鋸解，遍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人身。所以這神鷹急脚，不到那一萬分惡貫滿盈，不輕易差遣。這是人世間幾可裏沒有的事。借明水鎮這家子，却是怎麼來，就致的閻王這們大怒哩？」

素姐聽說，把這樣一個曹操般的惡物，唬得溺了一被褥的騷尿，問說：『不知犯了這們大罪，尚有甚麼本事可以救的？』白姑子道：『這除非是觀音菩薩的力量，將了藥師王佛的寶經，與閻王面前極力的申救，或者也還可救度。但只要那本人在菩薩面前，着實的懺悔，虔誠立誓，改革前非，自己料得是那一件得罪，便在那一件上痛改，以後再不要重犯，這纔做得那懺罪消災的功德哩。』

白姑子一邊說，一邊要起來回去。素姐道：『你且請坐，還有話哩。你頭裏說的那些罪惡，不知也有輕重麼？難道都是一樣的？』白姑子道：『我說的那許多罪惡，原不是說一個人身上的；若是一個人身上犯這們些天條，還等到如今

哩。像那爲子的單重在那打爹罵娘，爲媳婦的單重在打翁罵婆，爲妻的單重在凌虐丈夫，爲臣的單重在欺君盜國；只犯此一件，那陰司便不相饒。』

素姐又問：『人犯了這等大罪，必定要差神鷹，却是怎說？』白姑子道：

『那陽間的強賊惡盜，必定差那應捕番役，却是那應捕番役慣能降那強賊惡盜；那強賊惡盜到了應捕番役的手裏，他使那鐵棍，一頓把那強賊惡盜的兩個臂膀打却折了，方纔叫他動不得手，然後拷問。這強魂惡鬼，那牛頭見了他，那牛頭跪着，只遞降書；那馬面見了他，那馬面倒頭就遞降表；因那牛頭馬面不敢拿他，所以專差那神鷹急脚擒拿。那神鷹急脚只在那強魂惡鬼的頭上旋繞着飛，得空先把那強眼用那鷹嘴啄瞎，臨時叫他一點不能看見，方叫那牛頭馬面一齊上前，套枷上肘，纔得拿他到陰司受罪。情管那家子必定有一個人害眼疼的，這拿的就是他；但只是借這地方沒有這們惡人。——狄大嫂，你實合我說，是誰家？』

素姐唬得戰兢兢的道：『實不敢相瞞，就是俺這家裏。昨日清早，我到後邊

解手，門已關了，及至回來，開進門去，從房裏一個大們子鶴鷹，照着我劈面一翅勝，飛了出去，我如今這兩個眼珠子就像被人挖去的一般疼。白師父，你好歹快尋門路救我，我恩有重報。」白姑子道：「好俺嫂子！你不早合我說，哄的我把話都說盡了，可是叫你見怪。這事也不一律；若是大嫂，情管沒帳。久聞的狄大嫂甚是賢德，孝順翁婆，愛敬丈夫，和陸鄉里，怎麼得遭這們顯報？只怕還爲別人。」

素姐說道：「我自己忖量，也不該遭這等的事，我又沒甚麼不孝順公婆。那管俺婆婆沒了，瞞不的你，我沒替他戴白髮髻，穿孝衣服？就是在漢子身上有些差池，也不過是管教他管教，這沒的就是甚麼大罪不成？既是天老爺沒眼偏心，可是說那廟裏沒有屈死的鬼哩？」白師父，你只是尋法救我便是。」白姑子道：「你既是我救你，我也不敢虛套子哄你。你這罪過犯的較重大些，光止念經拜懺，當不的甚麼事。就相陽間的人犯下那死罪不赦的天條，那差不多的分上，按

捺不下來，務必尋那當道顯要的分上纔好。你這個得請十位女僧，七晝夜捧誦藥師佛老爺的寶經一萬卷；你自己心裏一些惡念不生，齋戒沐浴，不住聲晝夜七日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念一聲佛，磕一個頭；完了七晝夜功德，還得請下觀音奶奶來面問他討個下落，閻王依與不依，再好安插。」

素姐說：「就依白師父所說；可在那裏設壇？」白姑子道：「只得就在僧家設壇纔好，或在前邊廳房裏邊，或就在這天井裏搭棚也可，却早起後晌吃齋吃茶，添香點燭的多也方便。」

素姐說：「在我家裏倒也便易；只是俺公公那老獾叨的哈哈嘿，我受不了他瑣碎。不然，就在你那蓮華庵倒也方便。就在佛爺殿上，那樣省事。」白姑子道：「這也可以。你再自己算計；我且回庵去，明日再來合你商量建醮的日子，請的師父，定的經數。」說着，作別起身。

素姐仍叫薛三省媳婦跟了白姑子，又叫了個兌漢點着火把，狄希陳也同着送了

白姑子家去。

白姑子夜間一宿不曾合眼，碌碌動算計起發騙錢；次早起來，淨洗了面，細細的搽了粉，用靛花擦了頭，綿胭脂擦了嘴，戴了一頂青緯羅瓢帽，穿了一件栗色春羅道袍，天藍紵絲吸鞋，白絨襪，跟了徒弟冰輪，早來到素姐房內。素姐叫廚房預備齋飯管待。

白師父師徒一面同素姐合狄希陳打算建醮，算計是白姑子合冰輪；水月庵秦姑子超凡，傅姑子妙蓮；觀音堂任姑子水雲，惠姑子堯仁，祁姑子善瑞，劉姑子白水；地藏庵楚姑子陽臺，管姑子寶僧；共是十位尼姑。就在蓮華庵殿上啓建道場，一連七個晝夜，齊誦一萬一千遍藥師王佛真經。

素姐說：「怎麼又添一千卷？有這個零頭，却是怎說？」白姑子道：「你昨日對着我罵了你公公一聲『老癩叻的』……這一句，不得一千卷經，怎麼懺悔得過來？」



素姐說：『爺啣！這是我的口頭語兒，沒的也是罪過麼？』白姑子道：

『這個我不強你；你要自己打得過心去，不消念得一千卷也就罷了。』

素姐說：『我是這般問聲，怎麼不念。』白姑子道：『這經錢要是論經數也可，或是包日子也可；齋是你管；懺錢，燈斗，供獻，香，燭，茶，酒，拜懺一條新手巾，一條新紅毡，撇鉞六尺新布，畫字的禮兒，發七遍文書的利市，迎佛送佛的喜錢，取回佛旨來的謝禮；這都在外。』

素姐道：『這先明後不爭的，極好。論經數是怎麼算，包日子是怎麼包，你先說說我聽。』白姑子道：『這藥師經可長，同不得心經短，一個人儘力誦，一日誦不得十卷，誦這一卷，要一分五厘，十卷一錢五分，一百卷一兩五錢，一千卷十五兩，一萬卷一百五十兩銀，又是一千卷，共該經錢一百六十五兩。別項使用，就只取回佛旨來的謝禮，得四兩也罷，五兩更好看些。別的都厚薄隨人，沒有一定的數兒。』狄大嫂，沒的你是別人？這幾位師父們沒的是世人麼？他們

也不好按着數兒要的，我住持着，每卷只做一分。俺師徒兩個替狄大嫂贈二千卷不敢領經錢，這不又去了二十兩？叫他們把那一千卷零頭兒搭上別要算錢，這不又去了十兩？共是八十兩銀子的經錢夠了。』

素姐道：『這八十兩銀子也不打緊，俺婆婆死後留下幾兩銀子，我且拿出來買命，我留下待怎麼？只是你師徒二人，怎好叫你乾念了經的理？我也還照數送上。就是那一千卷也仍要算錢。』白姑子道：『俺師徒兩個斷不可算上，就沒個厚薄了？』

素姐道：『你只虔誠建醮，救了我的命，我愁沒錢使麼？俺公公六七十的人了，能待幾日，只天老爺看一眼兒，叫他早挺些時脚，那個不是我的？要是我不得這命，就是俺婆婆留下的這幾兩銀子，我不豁撒他個精光，我待開交哩？』白姑子道：『狄大嫂，你說的極是。你這們好心，其實也不必念經，佛爺也是該保護你的。但請的這幾位師父，他各人家都頂着火烟，靠着身子養家的。既是要

建七晝夜道場，可就要佔住了他們的身子哩。他們家裏都有徒弟合支使的人，却也都要吃飯。」把這經資先與他們一半，好叫他們糴米買柴的安了家，才好一盼心的念經。這日用的齋供，可是家裏做了送去？可就在庵裏叫人做罷？要是叫人在庵裏做，倒也方便。有庵裏使熟的個女廚老翟就好；他又不肯撥撒人家的東西。」

素姐問道：「就是僧道明水人家麼？」白姑子道：「可不怎麼？這就是翟福的媳婦子。」

素姐道：「原來是他！他常往俺家做菜。他娘姓強，俺只叫他是「強婆子」，他又吃齋，又叫他「老強道」。要是他倒也罷了，我每日供備着，那裏做齋方便。得那庵裏沒有閑雜人纔好，我好在那裏住的。」白姑子道：「我那坐禪的屋裏，那管你沒合張大嫂在裏頭吃茶麼？那裏頭甚麼閒人進得去？常年永智寺的和尙天空，俺這尼僧們不會寫字，只得央他替俺寫寫榜合弔掛子，如今有了

觀音堂任師父會寫了字，這男僧們影也不上門了。」

素姐道：「得似這般清淨，我在那裏住着，也極穩便。我如今先付你銀五十兩，每位師父且先付銀五兩安了家，好擇日建醮。我這裏收拾着往那裏運米麵食物。」

素姐開了箱，將他婆婆留下的銀子，取了一封出來，說是五十兩，交付白姑子收去。白姑子道：「也待我打開這封，當了狄大嫂的面看一看。這是衆人衆事的事，萬一有甚差池，他衆人們只說我裏頭有甚麼欺瞞夾帳的勾當。」一邊將封拆開見數，是十個銀子，內中明白顯着有四個黑錠，與那六錠迥然不同。

素姐自幼不曾大見過甚麼銀子，倒沒曾理論。這白姑子串百家門見得多，知得廣，單單的拿起一錠黑的來看，平撲撲煖黑的面子，死紂紂沒個蜂眼的底兒。白姑子放在牙上啃了一啃，啃着軟呼呼的，說道：「這不是銀子，像錫鐵似的。」素姐掙掙的說道：「你再看別的何如。」揀了六錠真銀，四個錫銀。素姐倒也

還疑是老狄婆子放上的。

誰知這狄希陳是披唬破胆的人，白姑子只說了一句是錫鐵，素姐只接過手來看了一看，他就焦黃了個臉，通沒了人色，從褲襠裏滴滴拉拉的流尿，打的那牙巴骨瓜搭瓜搭的怪響。素姐看了他一眼，說道：『了不得！這情管又是你這忘八羔子幹的營生！我再看看別的，要是都換了假的，我還念你娘那×經哩！』怒狠狠的又取了兩封出來，一連拆開了封皮，每封裏邊都是四個錫錠。再把那七封取出，照例一般，那有二樣。

狄希陳不及防備，被素姐颺的一個漏風巴掌，兜定一脚，踢了一個嘴拾地。

白姑子手裏流水拉扯，口裏連忙念着佛道：『阿彌陀佛！不當家。狄大嫂，快

休如此。你今請僧建醮，却是爲何？銀錢小事，夫者，婦之大哩！打夫就是

打天一般。原來你是如此利害，所以動了天王怒哩。鄉里人家多有傾下白鐵鏢

子，防那歹人的打劫，這只怕是常時收拾下的，老施主不會知道，當了真的留下也

不可知，怎麼就知道是狄大哥幹的事？」素姐道：「這要不是他幹的營生，他爲甚麼唬的那尿……這分明是賊人胆虛。這悶氣，我受不了！我要不打他幾下子，這暗氣就驚殺我了！」白師父，你且暫回菴去，待我發落了這事，消消氣，我再使人請你去。」

白姑子就待走，狄希陳望着白姑子擠眼扭嘴，叫他別要回去，勸解素姐，替他做個救命星君。白姑子會意，道：「狄大哥，這銀子或者不是你，你可也說是怎麼。你這們涎不癢的，別說狄大嫂是個快性人，受不了的這們頓碌，就是我也受不了的。饒我那管拿着漢子，像吸石鐵一般，要似這們個像生，我也打他幾下子。」素姐道：「有話只該合明白人說，叫人心裏自在。這不是白師父你親眼看着？你不相干的人也說是受不了的，也說是該打。只有旁邊的人說這們幾句公道話，借本等有氣，也就消了許多。常時但是合他合合氣，他本人倒還沒怎麼的，那旁裏的人有多少說長道短，扯那臭×淡的！我本等待要少打，激得我偏打

得多了。』白姑子道：『正是如此。人沒得合他有仇，好意打他麼？那銀子其實不干狄大哥事，但只爲甚麼粧這腔兒？倒像是狄大嫂平日不知怎麼利害，唬的人這們等的。』狄大嫂，你當着我在這裏把話說開，你也再休絮叨，把這銀子的事丟開手罷。』

素姐叫那白姑子順着毛一頓撲撒，漸漸回噴作喜。狄希陳也漸漸轉魄還魂。

素姐揀了十個雪白銀鏤，用紙包了，交付白姑子拿去散與衆人，作一半經費。

這白姑子把這五十兩經錢拿回庵去，那裏分與甚麼衆人，揀了個建醮的良辰，請了那別庵的八位禿婦，連自己師徒共是十人，啟建法事。素姐動用米麵柴薪送去庵內。

狄員外明知是薛如卞要使那神道設教，勸化那姐姐回心，與白姑子先說通了主意，做成圈套，想說：『倘得因此果得回心轉意，使得清門淨戶，宅安家穩，兒子不受折磨，老身有了倚靠。』這等有錢之家，使得幾兩銀子，有甚希罕。聞知

素姐要建醮懺悔，甚是喜歡，叫狄周媳婦與素姐說道：「凡是道場所用之物，都問狄員外要，俱當一一應承。」又與了三十兩銀子，叫他做經錢；又說：「如要白到庵中，可請薛親家婆合薛如卞娘子連氏、薛如兼娘子巧姐同去相陪。」

素姐自從進了狄家的門，這們幾年，沒得他一口好氣，止有這遭搔着他的癢處，笑了一面，說了一聲「難爲爹」的良心好話。

狄員外就差了狄希陳往薛家請他丈母合連氏巧姐先到家中，同了素姐好到庵去。

薛夫人因是狄員外專意相請，也要指望這遭叫女兒改行從善，滿口應承。

至期，娘兒三個先到了狄家，吃了早飯，四人同到蓮華庵中，還有狄周媳婦合小玉蘭薛三省薛三槐兩個的娘子跟隨。外面薛如卞兄弟三個，狄希陳又請了相于廷，共是五人，同在庵中盥醮。另叫了廚子在那裏整備素筵。

一連七日，薛夫人合素姐四位，每日早去拈香，晚上辭佛回家。薛如卞合相于廷都每晚各回家中宿歇。惟狄希陳恐怕素姐見怪，只說晚間替素姐佛前拜懺，



不回家去。

衆姑子們每日掌燈時分，關閉了庵門，故意把那響器敲動，鼓鉦齊鳴，梵咒經聲，徹於遠近，却一面在那白姑子的禪房裏面置備了葷品，沾了醇醪，整了精潔的飯食，輪流着幾個在佛殿宣經，着幾個洞房花燭，逐日周而復始，始而復周。

狄希陳雖是個精壯後生，也禁不起羣羊攢虎，應接不暇，未免弄得個嘴臉丰韻全消，骨高肉減。

白姑子對着素姐們道：「常言說得好：『滿堂兒女，當不得半席夫妻。』這一連幾夜，倒是我們也還有輪替打盹的時節。這狄大哥真是那至誠君子，從晚跪在佛前磕頭禮拜，不肯住一住兒，真是夫妻情重！若是人間子女爲父母的肯是如此，這也真是大舜復生，閔曾再出！如今把人也累得憔悴不堪觀了！」素姐道：「他若果真如此，這也還不像個畜生。」心裏也未免暫時有些喜悅。

到第七日道場圓滿，設了一個監牢，把素姐洗換了濃粧，脫了豔服，粧了一個

囚犯坐在牢中。白姑子穿了五彩袈裟，戴了毘盧九蓮僧帽，執了意旨疏文，在佛前伏章上表。疏曰：

南瞻部洲大明國山東布政使司濟南府緡江縣明水鎮蓮花庵奉佛秉教沙門，伏以乾坤肇位，分剏健順之儀；夫婦宜家，允著剛柔之匹。惟茲婦德無愆，方見夫綱莫斁。今爲狄門薛氏，本以儒宗之女，僮爲冑監之妻。河洲原是好逑，鸞占有素；荀架本非惡趣，獅吼無聲。特嬌挾寵，未嘗乏衾枕之緣；怙惡逞凶，詎真有刀俎之毒。縱干婦人反目之條，寧犯神明殺身之律。不謂六庚妄報，兼之三尸謬陳。觸天廷之峻怒，醜鬼奉符；扞冥室之嚴威，神應受勅。追悔何從？一愿茹灰而湔冑。省愆曷既？徒飲泣以椎心。切思苦海茫茫，殊難挽救；仰仗慈航汎汎，猶易援拯。敢用敬求佛力，于焉普度人天。牒文到日，如勅奉行。

白姑子伏俯在地，過了半日，故粧醒了轉來，望着素姐問訊，說道：『施主萬千大喜！適間章奏天廷，俯候許久，不見天旨頒行；又過了一時，只見值日功曹，押着重大的一楨，兩個黃巾力士，還扛擡那楨不動，取開看時，都是下界諸神報你那忤逆公婆，監打丈夫的過惡，疊成文卷，滿滿的積有一箱；註該十八重地獄，重重遊遍，滿口托生豬，狗，騾，驢，輪迴。然已今奉佛旨救度，已准暫徹神應。聽從省改；如再不悛，仍行擒捉。』

衆尼僧都穿了法衣，拿了法器，從獄中將素姐迎將出來，從新打扮得濃粧豔抹，錦襖繡裙，衆尼作樂稱賀，名爲『報喜』。素姐取出五兩紋銀相謝。這個當面送的，白姑子又不好打得夾帳，每人足分五錢，一會衆人各甚歡喜。

法事已完，白姑子等送佛燒榜，兩邊條桌擺開，盛筵打散，先送得薛夫人娘兒四個回去，又次打發薛相公四個先回。狄希陳托名看人收拾，落在後面與衆尼姑吃酒取笑。

原來這個醮事，白姑子在素姐面前只說是請僧建醮，計卷還錢；他在那衆姑子面前，只說是包做道場七晝夜，完日講送經資十兩。先拿回來那五十兩銀，從裏邊稱出入金，除了他師徒二位，其餘的八衆尼僧，每人一兩，俱先分散。後來這六十兩俱已一一收完，只不令衆人知道。

這一件事白姑子淨淨的得了一百兩花銀；米，麵，柴，炭，醬，醋，油，鹽，不計其數。却再着實感激薛如卞的作成，買了兩疋加長重大秋羅，兩疋新興金甲綾機，使毡包端了，去謝薛如卞。

原來白姑子騙他這許多銀子，素姐是着實瞞人，再三囑咐白姑子，叫聲『千萬不可與人知道！』所以這白姑子放手大騙，絕無忌憚。倒也還虧他稍有良心，買了這四疋尺頭作謝薛如卞。薛如卞也還不肯收他，白姑子再三苦讓，止收了他一疋天藍秋羅。

但素姐費了這許多銀物，對了佛前發了這如許的大咒，不知果然回轉心來孝順

公婆愛敬丈夫不會。  
白姑子得了這許多橫財，不知能安穩饗用與否。只怕又有別的事生出來。

且看後回接說。

##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陪錢

張子報仇兼射利

雪恨不煩刀劍，

翻冤何用戈矛？

歡洽尊前稱好會，

割胸不覺中吳鉤，

妙計可封留。

米

比較監牢不算，

延僧建醮錢去。

一頓門拴相毒打，

再三下氣苦央求，

三倍價高酬。——右調破陣子。

却說素姐自從鷹神下降，自尼姑建齋懺悔之後，待那丈夫狄希陳果然就好了十分三四，一時間性氣起來，或是瞪起眼睛，或是擡起手脚，有時自己忽然想起那鷹神的利害。或是狄希陳微微的說道：『你忘記了那蓮花菴打醮了麼？』素姐便也漸漸的按下火去，縮轉了手脚，丟下了棍子，止於臭罵幾句，便也罷了。

這狄希陳畢竟是有根器的人，不等素姐與他幾分顏色，便就要染大紅，時時如臨深淵，刻刻如履薄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依舊奉承。

一日，素姐見狄希陳坐在房中，素姐說道：『我看你這個東西，待要說你不是

個人，你又斬眉多棱眼的說話吃飯，穿着件人皮鞋人；待要說你是個人，你又一點兒心眼也都沒了。似這幾日，我看菩薩的面上，不合你一般見識；誰想嬌生慣養了，你通常不像樣了。這顧繡衣裳，你要是沒會與人，還在那裏放着，你就該流水的取了來與我；你要是與了婊子去了，你是個有怕懼的，你就該鑽頭覓縫的另尋一套與我。我這幾日，我說我不言語，看你怎麼樣的。你記個賊頭縮着，鞋那忘八腔兒，我依麼？兩好合一好；你要似這們等的，我管那甚麼鴿鷹野鴿的，我還拿出那本事來說！」

狄希陳聽見這素姐的發話，唬得三魂去了六魂，說道：「這顧繡衣裳，我實不會叫人去買；我連這顧繡兩個字聽也不會聽見。你只說是那裏見來，或是聽見誰說，我好到那裏倒着根子，就使一百千錢，我高低買一套與你。」素姐說：「你『蛇鑽的窟窿蛇知道』，你叫我說？我限你三日就要！」

狄希陳戴了這頂愁帽，只是沒有頭髮的聖兒，却往那裏鑽研？再三向狄周媳



婦合調羹手裏打聽。調羹說道：『我們每日見他打你，恨不得替你鑽到那地縫裏

去！若是我們知道甚麼風信，豈有不替你遮瞞的？他自正月十六日蓮花巷裏回

來就合你鬧起，情管是那裏受的病根。你還到那裏仔細打聽。』狄希陳道：

『我若果真叫人買甚麼顧繡，我可往那根子上去安插；我影兒也沒有，我可往那裏

去打聽？』調羹道：『他既是從蓮花巷回家就發作起頭，這事自姑子一定曉的就

裏的始末，你還到他那裏刨黃。』狄希陳道：『劉姐，你指教的極是；待我到

他那裏問他的詳細。』

狄希陳穿了道袍，走到蓮花巷外，兩扇巷門牢牢的緊閉。敲了半日，走出一

個半老的婦人來開了門，認得是狄希陳，讓進巷內坐地。狄希陳問說：『白師傅

何在？我要請見，問他句說話。』那婦人道：『白師傅是我的妹子，我是他的

寡婦姐姐，久在這巷中幫他們做飯。白師傅從今日五更，因有點官事，合他徒弟

冰輪都上城去了。』狄希陳道：『一個出家的女僧，有甚麼官司口舌，却師徒都

上城去？」——那婦人，人都稱他是「老白」。——那老白道：「因巷裏失了些盜，往捕衙遞呈哩。」

原來這白姑子與素姐建這懺悔道場，磕了一百多銀子的拐。天下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况且那小器量的人，一旦得了橫財，那樣趾高氣揚的態度，自己不覺，旁邊的人看得甚是分明；因此轟動了鎮上的一個偷兒，醜態三日的晚上，拿出飛牆走壁的本事，進到巷中，正見白姑子與徒弟冰輪在禪房裏上下兩張床上睡覺，老白自己在廚房炕上安歇。

那偷兒取出兩枝安息香來，在佛前琉璃燈上點着，一枝插在廚房，一枝插在白姑子臥房裏面。這香原是蒙汗藥做的，人的鼻孔內聞了這個氣味即使閉眼睡去，手脚難擡，口眼緊閉。

偷兒又在佛前琉璃燈內點起燭來，只見香案上安着一個課筒；那偷兒卽在觀音菩薩面前跪下，叩了四叩，祝讚：「僧家的財物，本等不該偷盜他的；但他只該謹

守菩薩的戒行，不該起這等的貪心。人家夫婦不和，你用智慧與他調停和睦，些微得他些經懺銀錢便是，如何乘機設智，騙他這如許的資財？路見不平，旁人許踹。弟子起心不平，今日要來偷他的回去。如果弟子該偷他的，望菩薩賜一上上之課；如果不該偷他的財物，只許他騙害平人，賜弟子一個下下之課。」把課筒在香案上薰了兩薰，拿在手中捻了幾捻，倒出那三個錢來，鋪在桌上，查看課簿，真真『上上』兩個大字。

偷兒喜不自勝，又磕了四個狗頭相謝，走進房內，翻磚倒瓦。兩個姑子睡得爛熟如泥，一個老白睡得像個醉豬死狗。揭開他的箱子，止有衣裳，鞋，襪，汗巾，手帕之類，並沒有那誰騙的百兩多銀。

偷兒先把那精美的物件卷了一包，又在房內遍尋那銀子不見，放出那兩隻賊眼的神光，在白姑子床上席背後揭開一看，只見牆上三個抽斗，都用小鍍銀鎖鎖住，外用席席遮嚴。偷兒喜道：『這個禿科子，倒也收藏的妙！』扭開第一個抽

斗，裏面止有千把散錢。

偷兒又把第二個抽斗扭開，却好端端正正那百十兩銀子，還有別的小包，也不下二三十兩。偷兒叫了聲『慚愧』，盡數拿將出來。衣架上搭着一條月白絲紬搭膊，扯將下來，將那銀子盡情裝在裏面。又將那第三個抽斗扭開，裏面兩三根的『×先生』，又有兩三根『廣東人事』，兩塊『陳媽媽』，一個白綾合包扯開，裏面盛着一個大指頂樣的緬鈴，餘無別物。

偷兒將那先生人事丟下，把緬鈴藏在袖中。又見山牆下桌上放着一個雪白的錫尊，揭開，噴鼻的陳酒馨香。偷兒動了饞興，扯開抽斗，桌子裏面大碗的盛着通紅的臘肉。偷兒暗道：『這等美酒佳肴，若不受用一番，却也被那觀音老母笑話。』只怕藥氣將盡，醒將轉來，不當穩使，再取出兩枝香來，從新點上；走到廚房，通開爆火爐子，暖上了那一尊陳酒，又尋出幾個冷餅烤在爐口，就着臘肉，吃得酒醉飯飽。心內却又想道：『佛家戒的是酒，色，財，氣。如今我既得了





你快起來點燈照看！」

冰輪一谷碌爬起，穿了衣裳，登上褲子，佛前琉璃燈上點着了火，在廚房門口經過。老白問說：「你又點燈做甚？你進來，我合你算帳！」說道：「你年

紀小會浪，要不着和尚就要×先生。我半世的老人家，守了這幾年的真寡，虧你拿這東西來戲弄我！這一定是你這小窠子幹這促狹短命的事！難道你師父，是

我妹子，好來做這個事不成？」冰輪說道：「師姨，你說是甚話？我何嘗敢合

師姨頑來？我合師傅的被裏邊都有這件物事。床裏邊那幾兩銀子都扯開抽斗沒

了，我來點燈照看哩。」老白怪道：「有這等的事！」一邊也就起來房中照

看，見兩隻箱子都把箱蓋靠在牆上，內中凡是起眼的東西，盡情沒了；又見爐臺上

面放着盛酒的空尊，吃剩的臘肉皮骨；佛前的燭臺也沒了，方纔知是被盜。又各

面面相覷，想那×先生怎生放在裏面，三個人沒有一個覺得的。白姑子又說睡中

明明覺道有人××，××××××××。只是困倦不能醒來。三個人拿了燈，前後

炤看，並無蹤跡，門戶炤舊關嚴，不曾開動。

這白姑子費了多少心思，得了這些外物，把他一棒敲得乾淨，豈有輕饒寬放之理？所以師徒兩人同進城去，在捕衙遞呈。後來呈雖遞准，這賊始終不會拿住。

白姑子湊處那應捕的盤纏，管待那番役的飯食，伺候那捕衙的比較，足足的忙亂了兩個月，當不起這拖累，只得苦央了連春元的分上，與了典史，方纔把番捕掣了回去。直待偷兒三四年後別案事發，方知偷兒姓梁名尙仁。他纔把當日的事情細細對人告訴。

那日狄希陳去蓮花菴尋他說話，他所以果然不會在家。老白也只大概說了個失盜的綱領，不會說到其中旨趣之妙。

狄希陳因白姑子不會在家，遂與老白叙說閑話，因問老白從幾時到菴。老白回說：『自因夫亡守寡，與白姑子同胞姊妹，三年前來到菴中，與他管家做飯。』



這些煩言碎語，不必細明。

狄希陳知老白不是時來暫去的人，這素姐正月十六日來菴中燒香，曾撞見何人，事中的原故，他或者一定曉得，遂問他道：「昨日正月十六日，我家裏的那一個曾來這菴中燒香，你可記得麼？」老白道：「這能幾日，就不記得了？那日還有西街上的張大嫂哩。」狄希陳道：「那個張大嫂？南頭是張茂實家，北頭是張子虛家，這張大嫂却是誰的娘子？」老白道：「我也不知他男人的名號，是新開南京舖的。」

狄希陳曉得是張茂實娘子智姐，心裏也明白，曉得是中他的毒了；又故意問道：「你怎知他開南京舖？」老白道：「我聽見狄大嫂問他身上穿的酒線衣裳，有這般做手，花樣又佳，尺頭又好。他說丈夫往南京買貨捎來的新興願繡。所以知他是開南京舖的。」

狄希陳道：「苦哉！」「狹路相逢，冤家路窄！」原來吃的是這裏虧！若

不是老白透漏消息，就是純陽老祖也參不透這個玄機。只是這個歪拉骨也惡毒得緊。我不過帶口之言頑得一頑，你丈夫雖把你打了幾下，你的母親已即時齊整整把我回了一席，你却又這等盛設先施，我却那裏尋個母親與我報冤洩恨？况且正在這裏比較衣裳，後患還不知有多少！前思後想，沒奈何只得還去求他，問他回得這般一套衣裳，家中攬得限過，便是祖宗保護，先母有靈了。但不知他還有多餘不曾？若沒有副餘，止他老婆的一件，好問他回買，他故意要我受苦，斷是不肯回與我的，我却何處去尋這個盜狐白裘的穿窬偷了他老婆的那件衣服來纔好？但只怎能到手？無可奈何，只得到他那裏淘一淘金。」竟到他那鋪中，可的張茂實又不在此鋪內，止有他的夥計李旺在那裏管店，讓狄希陳店前檯上坐了。

狄希陳問說：「張大哥怎不在店中做生意，却往何處去了？」李旺道：「適纔往家中去取貨物，想也不久就來，你尋他說甚麼？」狄希陳道：「我要問他買套顧繡衣裳。」李旺道：「那討顧繡來？這顧家的酒線是如今的時興，每套比

尋常的洒線衣服費着二兩多銀哩。用了這貴貴的本錢，拿到這裏賣給老鬼麼？」

狄希陳道：「若是好貨，難道沒人買？」李旺道：「俗這明水鎮上的人肯拿着七

八兩銀子買套衣裳穿在身上？要是大紅的，就是十兩來出頭的銀子哩。只這十

來年，借這裏人們還知道穿件罽絹片子。當時像楊尚書老爺做到宮保，還只穿着

領漂白布衫。幾個挑貨郎担子的，就是希奇物了，那有甚麼開南京鋪的？到有

仇家洒線，也合顧家比個差不多。用甚麼顏色，你要一套罷。價錢少着二兩多

銀子哩。」狄希陳道：「只得差不多纔好；要是身分相去懸絕了，入不得眼。」

李旺道：「你只不要合顧家的生活比看，這也就好；你要是拿着比看，那就差遠着

哩。就是地子的身分顏色，也與尋常的不同。」狄希陳道：「這顧繡衣裳只怕

你有揹來自己用的，憑你要多少銀回一套與我，你買貨再揹不遲。」李旺道：

「這東西那得來？昨日張大爺定做了兩套，是天藍縐紗地子，淘了多少氣，費了

多少事，還爲這個多付了好幾日，纔得了兩套。別再那得有來？」狄希陳道：

「既是張大哥有兩套，你叫他回一套給我，我多與他些銀子。」李旺道：「他爲合他婆子合了氣，敬意尋了這兩套衣裳與他婆子賠禮的，只怕他不回給你。你拿兩套仇家的洒線往家裏看去，女人知道甚麼仇家顧家？你只說是顧家，誰合你招對麼？」狄希陳道：「也罷，你揀兩套好的，我拿到家且擋一水去。」李旺揀了一件天藍縐紗團金衫，白秋羅洒線裙，一件天藍秋羅地洒線衫，白綾連裙，用紙包裹。

狄希陳拿了這兩套衣裳往家行走，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是有了這套衣服拿到家中，但得看驗中意，完了一天大事，是誠可喜；懼是素姐一雙賊眼，就如水晶琥珀一樣，凡百物件，經了他眼中一過，你就千年古代，休想混得他過，若是被他認出假的，這場晦氣怎生吃受？一邊袖着行走，一邊心中千回萬轉，就如赴枉死愁城一般。

却好路口一個先生，正在那裏出了地攤，掛了一副關聖的畫像，與人在那裏起

課。狄希陳挨在人叢裏面，央煩占驗目下的災祥。那先生占得狄希陳主有陰人作祟，災禍只在目前。狄希陳唬得面無人色，說道：「這災禍可有路逃躲麼？」先生道：「沒處逃躲。就如冇根繩子將你的腿脚拴住了的一般，任你遶圈走十萬八千里路，也只好走個對頭。」狄希陳道：「你既能起課，說我目下就有災禍，你一定也就知那逃避之方。」

那先生又替他起了一課，招指尋文了一會，說：「這課像似你在那女人身上要做一件瞞心昧己的勾當，必定瞞他不過，還要吃場好虧；要是你不要瞞他，雖然這禍也是脫不過的，還覺輕些。」

狄希陳袖中取出二十文錢來，還了課資，懷着一肚子鬼胎家去；進入房門，素姐正怒狠狠的坐在那裏。狄希陳從袖中取出那兩套衣服，兩隻眼睛看了素姐，素姐稍稍的說道：「我尋了許多去處，方纔尋得這兩套洒線衣裳，他說是真真願繡，每套九兩銀，分文不肯短少。」一邊將紙解開，雙手遞將過去。素姐何消細看，

只把兩隻眼睛略略的瞟了一瞟，說道：『你的雙眼珠子已是滴在地下，看不出好歹，我還有兩個好好的清白眼睛，認的好歹！你把捎來的好貨送了你前世的娘，故意尋這粗惡的東西來哄我！』拿起那衣裳，照着狄希陳的臉摔將過來，旁邊靠着一根窗棂，跳起身，綽在手裏，說道：『甚麼鷹神狗神！我那怕即時就拘了我，我且出出我心裏的怒氣！』手裏使那窗棂，肩臂上煞實亂打。

可怪這狄希陳，且莫說大杖則走，就是在嚴父跟前尙且如此。他却牢實實的站定，等他打得手滾。虧不盡狄周媳婦聽得房中聲勢兇惡，趕了進去，只見素姐手中棗如雨下。狄周媳婦把頭一低，從素姐手下鑽將過去，雙關把素姐抱住，說道：『大嫂，你纔懺悔了幾日，像打世人的一般狠毒！你嫌不好，叫大哥與你另買就是，何必恁樣的？』又說狄希陳道：『這大哥可也怪人不得。你豈不知道大嫂的性子？你就使一百銀子，典二十畝地，也與他尋一件應心的與他；你却這「擦蜂吃螫」，乾挨了打，又當不得甚事！還不快快的拿了這個去問他換好的來

哩！」素姐說：「他叫南京捎了顧家的酒線送了他親娘，他不知那裏拾了這人家丟弔的東西拿來給我！我合你們說，往後再別要提那打醮懺悔的舊帳，我如今正悔哩！過這們不出氣的日子，活一百年待怎麼？我且「有尺水行尺船」，等甚麼鷹神再來，我再做道理。寒號蟲，還說是得過且過哩。」

狄周媳婦攛掇着叫狄希陳拿了看不中意的衣裳快去換那真正的顧家繡作。狄希陳見素姐漸漸的消下怒去，方敢慢慢的挪出房門。

素姐與狄周媳婦說道：「剛纔若不是你抱住了我，我不打他個八分死不算！」狄周媳婦道：「你打他個八分死，你就不耽心麼？」素姐說：「我就那心待怎麼？我要耽心，我倒不打他了！」狄周媳婦道：「你打殺了他，沒的有不償命麼？他爹不言語，他姁子也合你說三句話。」素姐道：「說起他爹來，我倒不作他；說他姁子，我還有二三分的懼怯。」狄周媳婦勸了素姐，自往廚房去了。

狄希陳拿了這兩件看過的衣服去尋李旺。張茂實來店中走了一遭，仍舊回家去了。那素姐勒問狄希陳要顧繡的緣故，李旺不曾曉得，見了張茂實，把狄希陳來訪問的詳細一一對張茂實說了。張茂實心裏喜道：『妙哉此人！回他的話正合我心。』留下話與李旺：『如他要是這拿去的，一天的事便罷了；若拿回來還了，必定要買顧繡，你可這等這等，如何如何，將話來隨機應變的答對。』

狄希陳店中坐下，拿出取去的衣裙，說：『家中看不中意，央說務必即回一套真正顧繡裙衫。』李旺見狄希陳滿面愁容，泪痕在眼，知是吃了虧的。

正在白話，只見張茂實從家中走來，見了狄希陳作了揖，說道：『狄大哥好貴步，怎得來小鋪閒坐？』狄希陳道：『每日忙亂的不知是甚事，算計邀了薛家弟兄合相家表弟，再約幾位相厚的同窗來與哥援鋪，一日一日的蹉跎過了。』容日，張茂實道：『我不才，讀書無成，做了生意，若得有同窗光降，我也不取辭，只求狄大哥預先說聲，我預備根小菜，叫兩個娼婦陪酒。』李旺道：『張



大哥，你前日南京捎的那兩套顧繡，你都做穿了不曾？」張茂實道：「荆人早先已做了一套，還有一套沒做哩。」李旺道：「有一個相厚的弟兄要問你回一套，你要不回一套與他，叫他給偌的原價。待偌幾日不往南京買貨去哩？偌另捎新的家來。」張茂實道：「這留下的一套，是待與舍弟下聘的衣裳。不然，爲甚麼捎一樣的？好叫妯娌們穿出去一般顏色，一般花樣哩。」李旺道：「令弟下禮，也還早哩，偌再捎也還不遲。這是偌的至厚弟兄，濟他的急，也是好事。」

張茂實道：「要是相厚的人，纔是不好與他的：這二十多兩銀子的東西，偌好合他爭麼？」偌只說沒有，回絕了他罷。」李旺道：「張大哥，你說是誰？就是狄

大哥。爲回這衣裳，一連來了兩遭，你沒在鋪裏。」張茂實道：「偌鋪裏有時

與仇家洒線，比顧家的更强，拿幾套家裏揀去。」李旺道：「要仇家的倒好了，

看中不中。」狄大嫂只待要顧家的哩。」張茂實道：「狄大嫂曾見過顧家的麼？」

狄希陳道：「我不知他見與不見，他只說這仇家的生活地子不好，拿上手就看出來

了。』張茂實道：『狄大嫂好眼力，我甚伏他。既是狄大嫂要，這是別人麼？休說還有一套整的，就是荆人做起的，狄大嫂要，也就奉承。』狄大哥，你略坐坐，我即時家去取來與你。』

張茂實家去取衣，狄希陳向李旺請問價錢。李旺說：『這是他自己的銀子買的，我不曉的多少，聽見他說，一衫一裙足要二十一兩五錢銀子哩。他這裏有原來使用的底帳，待我查出你看。』從櫃裏邊取出一本舊紙帳簿，掀開尋看，上面一行寫道：『顧繡二套，銀四十三兩。』狄希陳只愿有了就好，那還敢論甚麼貴賤。

待了一會，張茂實取了這套衣裳在櫃上，取開來看，拿出那仇家的洒線相比，就如天淵一般。狄希陳得了這套衣裳，就如拾了萬錠元寶，再三問張茂實請價。張茂實道：『狄大哥，你說是那裏話？這套衣裳，能值幾兩銀子，我就送不起？只諄諄的講錢，這通不像同窗兄弟，倒與世人一般。要是世人，就與我一百兩銀

子，我也不回與他去。」狄希陳道：「哥若不肯說價，我又不好拿去，我又實用得緊，你這倒不是愛我了。哥只濟我這一時之急，我給哥銀子，另措來還哥，這就是莫大之恩。」李旺又在旁說道：「若狄大哥不上門來回，你知不道，送狄大哥就罷了；狄大哥尋上門來，你不收價，狄大哥怎好意思的？你依我說：你送另送，這個你還說了原價，好叫狄大哥安心的用。」張茂實道：「這其實一個同窗家，沒點情分，些微的東西，就收錢，甚麼道理？也罷，我也不記的真了，兩套只四十一二兩銀子的光景，有上的帳來，不知這一時放在那裏。你只管拿去，不拘怎麼的罷了。」李旺道：「原帳在櫃裏不是？剛纔我給狄大哥看來，兩套共是四十三兩銀子，敢是二十一兩五錢一套。」狄希陳道：「我即如數奉上，不敢久遲。」千恩萬謝，拿到家中，有了真貨，膽就略覺壯些，取出獻與素姐。

素姐接到手略瞧得一瞧，笑了一面道：「人是苦蟲！要不給他兩下子，他肯善便拿出來麼？我猜你這衣裳情管是放在張茂實家，我若要的不大上緊，你一定

就與了別人。論起這情來，也甚惱人，我還看菩薩分上罷了。你看個好日子，叫裁縫與我做了，我穿着好趕四月八上奶奶廟去。」

狄希陳只因作戲捉弄智姐打了一頓，却自己受了無限的苦楚，丟壞了許多的銀錢，到此還不知可以結束得這段報應否。

其餘別事，再演後回。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陪錢

張子報仇無射

#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監打還傷臂

狠心賠酒又捱椎

事凡已甚，便不可爲；

可爲已甚，仲尼其誰？

希陳已甚，明苦暗虧；

茂實已甚，一頓棒椎。

事凡已甚，故不可爲；

必爲已甚，後悔難追。

却說狄希陳得了那套顧繡衣裳，獻與素姐，看得中意，嚴厲中寓着溫旨。狄

希陳就如奉了欽獎，也沒有這般榮耀，感激那張茂實不啻重生父母，再養爺娘，心裏想道：「張茂實娘子智姐真真的天下也沒有這樣好人！前日喫了我的捉弄，受了一場橫虧，沒奈何往他手裏『飯店回蔥』，若是換了第二個不好的人，乘着這個機會正好報仇個不了，他却一些也不記恨，將自己捐來下禮的衣裳慨然回了與我。這段高情真是感深肺腑！」火急般糶了十六石絕細的稻米，得了三十二兩銀子，足數足色，高高的兌了二十二兩紋銀，用紙包了，自己拿到張茂實南京鋪內。張茂實和李旺都作了揖，讓狄希陳在店前凳上坐了。

張茂實問道：「前日那套衣服中得狄大嫂意麼？」狄大嫂性兒可是有些難招架

哩！」狄希陳道：「說不盡！得了張大哥的玉成，李哥的攬掇，完了這件事，

可是感激不盡！若不是以心相照的兄弟，誰肯把這千鄉百里自己緊用的衣服回了與我？」李哥，你把天平取過來我使使。」

李旺端過天平。狄希陳將二十兩合二兩的兩個法馬放在天平一頭，從袖中取

出那封銀來，解開，放在天平一頭，將天平兩頭穩了一穩，用小牛角椎敲了兩敲，高高的銀比法馬還偏的一針，將銀倒在紙上，雙手遞到張茂實跟前。張茂實道：

「狄大哥，你原來爲人這們小氣；這能有多大點子東西，我就送不起這套衣裳與大嫂穿麼？那裏放着我收這銀子？你就要還我，遲十朝半月何妨？爲甚麼這們

忙劫劫還不及的？這銀子也還多着五錢哩。我收了原價也還不該哩，沒的好收

利錢麼？」狄希陳道：「這衣裳會自家走？不用盤纏麼？這五錢銀只當是加

上的盤纏。」李旺道：「相厚的弟兄，那論的這個？若要丁一卯二的算計起

來，這二十一兩多的本兒，待了這兩個月，走了這二千里路，極少也賺他八九兩銀子哩，沒的這也好合狄大哥說？」狄希陳道：「是呀！我就沒想到這裏，我還

補上。」張茂實道：「你別聽李哥的話。這原本我還不肯收哩，再講利錢！」

李旺道：「狄大哥，他也不消再補利錢，看來張大哥也不好收。張大哥正拿銀子



糶不出大米來哩，狄大哥府上極細的大米，也照着下來的數兒，糶幾石與張大哥，就彼此都有情了。」狄希陳道：「李哥說的有理。我就奉送。」

三人說了一大會話，狄希陳辭了回家，果然送了大斗兩石細米馱到張茂實家。張茂實稱了三兩六錢銀子，虛點了一鎰，狄希陳再三不受，止說的一聲「多謝，容補」，罷了。張茂實合李旺做了一路，將五六兩的一套裙衫，多得了三四倍的利息，你不感激他，倒罵了許多「馱×養的」。

再說素姐懺悔了應神以後，又得了一套心滿意足的衣裳，果然看待那狄希陳十分裏面好了有一二分的光景，平日間那許多的非刑也都不大用了。

這狄希陳若從此自己拿出那做男子的體段，不要在他面前放僻邪侈，却不也就漸次收了他的野心；爭奈這樣混帳戴綠頭巾的漢子，沒等那老婆與他一點好氣，便就在他面前爭妍取憐，外邊行事漸次就要放肆。

張茂實將一套衣裳用計多賣了二十兩銀，他又爲這件衣裳吃了無限的大虧，其實也該將就他罷了；只爲他令正吃了虧，報怨不了，在那白雲湖岸亭子裏邊設了一席齊整酒備，請狄希陳喫酒，說是爲他送了大米，謝他的厚情，叫了一個美妓小嬌春陪酒。

這狄希陳若是知回背的人，曉的自己娘子的心性：凡在人家吃酒，惟恐有妓女引誘他的丈夫，把那跟隨的人問了又問，還要不信，必竟還差了那小玉蘭假說送衣裳，要鑰匙，連看一兩次方罷。你看見有妓女在坐，你只該慌忙領他兩盃，托了事故走得回家。他若不肯放你，你得空子逃席，也是該的。誰知這狄希陳的流和心性，一見個油木梳紅裙粉面的東西，就如螞蝗見血相似，甚麼是肯開交？

張茂實合李旺更又有心捉弄，把小嬌春故意的讓在上面，與狄希陳並肩坐了。狄希陳不知張茂實用的是計，合小嬌春手舞足蹈，不亦樂乎。

飲到酣暢時節，素姐曉得酒在湖亭，張茂實平素又是個風飄子弟，必定席上有

妓；差了小玉蘭，只說家中尋衣廚的鑰匙不見，叫他去尋。

小玉蘭走到席間，正見狄希陳在那裏與小嬌春猜拳賭酒。狄希陳抬起頭來，

看見小玉蘭來到，——就似那賊徒見了番快，也不必如此着忙。——不由得迎出席前問道：『你因甚事尋到這裏？』小玉蘭道：『姑娘緊要開那衣廚，尋不見了鑰匙，

特差我來要哩。』狄希陳道：『總裏鑰匙都在一個包內，放在抽斗裏邊，你回去

說知就是。』又把小玉蘭拉到個背淨去處，再三囑付：『你到家中，對了姑娘切

忌不可說這裏有個女人！你如不說，我任憑你做下甚麼不是，我自己也不打你，

我也不合你姑娘說，我分付狄周媳婦廚房與你肉菜喫；你長大出嫁的時節，我與你

打簪環，做舖蓋，買梳頭匣子，我當自家閨女一般，接三換九；養活下孩子，我當

自家外甥似的疼他，與你送粥米，替你孩子做毛衫。你要不聽我說，學的叫你姑

娘知道，他要打我一下子，我背地裏必定打你兩下。我死，你也活不成！我就

叫你姑一頓打殺了，還有你爺爺問你討命哩！——再不，我合那頭薛奶奶說。你

忘了那一遭爲你說舌頭差一點兒沒打殺呀？」

狄希陳合小玉蘭說話，不妨張茂實逼在牆角裏聽，猛可的說道：「狄大哥，你既叫這孩子替你瞞藏，你陪個軟兒央及他纔是，你可降着唬虎他！」又說：「你到家對你姑說，這是我的婊子，與你姑夫不相干。休要叫你姑喫醋。」狄希陳道：「你張大爺哄你哩；你到家連你張大爺的這話也別說。」又自己到席上取了些果子點心，放在玉蘭袖內。

小素姐的家法，只是狄希陳沒有耳性，好了創口，忘了疼的；那小玉蘭是領熟了他大教的，敢在他手裏支吾麼？你就晌許他萬兩黃金，他也只是性命要緊；你就唬他，背後要打他，也只怕那現打不賒，落得騙了些果子喫在肚裏，且又做了行財買免的供招。進的門，見了素姐，學說：「我到了那裏，亭子上擺着一桌酒，張大爺還合一個大高鼻梁的漢子，我不認的他；又有一個穿水紅衫子老婆，合俺姑夫在上面一溜家坐着，合姑夫猜枚。姑夫見我進去，問我是做甚麼。我說：

「俺姑待開衣廚，尋不見鑰匙，叫我來要哩。」姑夫說：「鑰匙包子在抽斗裏，不是麼？」把我叫到背地裏囑付，叫別合姑說有老婆。」將那狄希陳分付的話學了個通前徹後，一字不留。把個素姐氣的擰耳撓腮，椎胸踣脚，發放小玉蘭，叫他疾忙回去，叫狄希陳即刻流水回來：「若稍遲一刻的工夫，我自己跑到那裏砸了家伙，掀了桌子不算，我把一夥子忘八淫婦，我叫他都活不成！」

小玉蘭哭喪着臉，走到湖亭席上。狄希陳唬得魂飛天外，張茂實以爲中計歡欣。小玉蘭說道：「抽斗裏沒有鑰匙，叫姑夫快往家裏自己尋去哩。」

狄希陳唬的個臉彈子瑩白的通長沒了人色，忘了作別，披着衣裳，往外飛跑。張茂實趕上，死拖活拽的說道：「好狄大哥，怎麼就上門子怪人？雖是做的菜不中喫，酒又不好，可也是小弟的一點敬心。粗飯也沒上了，這粗妓也還沒奉陪一陪。」李旺又在旁着實挽留。

狄希陳在外一邊尋，一邊說道：「二位哥體量我，到家就來。要扯了謊，就

是個禽獸畜生！」張茂實只是扯住不放。狄希陳道：『張大哥，你請我是好，你這不是安心害我哩？』惹的那妓者小嬌春呱呱的大笑，說道：『你二位叫我都省省的：那客極的這們等的，放他去也罷了，主人家只是不放；其實主人家既是這們苦留，做客的就住下再喫三鍾，這都沒有妨礙。不知怎麼客只待去，主人家只待留，這就叫我不省的了。』

小玉蘭兒見張茂實只是拉着狄希陳不放，就擦眼抹淚的哭道：『你放了俺姑夫去罷，是你的便宜。俺姑說來，要去的遲了，俺姑要自己來哩，打了家伙，搬了桌子，還叫你淫婦忘人都活不成哩！』

狄希陳聽見這話，越發往外死掙，口裏只說：『你是張叔！張大爺！張爺

爺！張祖宗！可憐見，你只當放生罷！你就不怕傷陰鷄麼？』張茂實還扯着胳膊不放。狄希陳看見旁裏一個割草的小厮，腰裏插着一張鎌，拱倒腰，綽在手裏，口裏說：『罷，罷！我卸下這隻胳膊給你，我去罷！』拿起來只一割。

虧不盡穿着一領白紬褂子袖子虛空着，沒曾着肉，止割破了袖子，胳膊割了一道深口，沒曾卸的下來，從袖中鮮血直流。張茂實方纔放手。

狄希陳及至到家，渾身上下通是染了個血人。素姐見了這等形狀，也未免把那算計酷打的心腸去了一半。小玉蘭又把那狄希陳這樣往外掙，張茂實怎樣拉着不放，狄希陳着極奪錘砍胳膊說了一遍。素姐不聽使罷，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拉過一條裙子穿上，腰裏拽着個棒椎，就往外跑。小玉蘭後頭跟着也跑。

調羹從廚房裏看見素姐兇兇的往外去，正不知是何頭路，急着人尋了狄員外來家，說知素姐飛奔往外去了，不知何故；又到狄希陳房裏，見狄希陳使血染了個紅人，知是胳膊受傷，慌亂着尋陳石灰合柳絮，明府骨頭，與他搽敷。

再說張茂實放的狄希陳去了，合李旺小嬌春笑說：『這計何如？』尖嘴小廝，

做弄的我差一點兒沒把俺婆子一頓打殺，叫我丈母當日打了一頓。做弄叫他婆子打了第二頓，坐軟牢，丟了百五十兩銀子不算，這會說書，渾深又是一頓好打。」小嬌春道：「噴道叫我說，怎麼來，極的他這們等的，你只是不放？原來是用的計麼？」張茂實道：「不是爲計，我捨錢請他哩！且叫他這會子家裏受罪，儂三個且這裏自在喫酒。」

正在得意之際，只見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少婦，穿着家常衣服，雄赳赳的走進亭來。衆人也不料就是素姐，各人彼此相看。素姐走到跟前，把桌子一掀，連碗擲在地上，跌得稀泥爛醬，一隻手扯住張茂實的褲腰，從自己腰裏扯出那拽着的棒椎，照張茂實身上，你看，那兩點兒似的打。張茂實使手招了一招，劈指頭一下，打的五個指頭即時腫的像了鼓椎。張茂實道：「了不的！通沒王法了！你是誰家的老婆，平白來這裏打人？」素姐再不答應，只是輪椎。李旺起先還向前來勸，後來說道：「這不是別人，一定就是狄大嫂。」素姐纔說：「忘八淫



婦們！你早認的我好來！你攢謀殺了我漢子，還敢在這裏喫酒！俺漢子已是斷了氣了！」張茂實死掙不脫。

李旺合小嬌春聽見狄希陳死了，只道是當真，奪門就跑。素姐攔着門，說：『忘八淫婦！謀殺了人，你往那去！我待饒那一個哩！』李旺空大着個鼻子，雄赳赳的個歪人，見了素姐這們個丟丟秀秀的美婦，李旺，李旺，把那平日的旺氣不知往那裏去了。東看西看，無門可出，只有亭後一個開窗，得了個空子，狂可的一跳，金命水命，就跳在湖中，踏猛子赴水逃走。小嬌春也只得跳在湖裏逃命，可只不會赴水，洎沒得像個雛兒一般。

張茂實挨着打，口裏只管說道：『好狄大嫂！你怎麼來？你打世人哩麼，打的沒點情分？』素姐說：『賊砍頭的！我合你不是世人是甚麼？』張茂實道：『好狄大嫂！偕倒的同不的世人，我千由萬水捐的心愛衣裳，狄大哥說聲嫂子要，我雙手就送；我將酒請人，並無異意；這小嬌春是我相處的，你那裏放着只

管打我？我合狄大哥是同窗，我大起他，還是你大伯人家哩。」

張茂實口裏似救月一般，素姐那裏肯放。張茂實左架右招，素姐東打西推。

幸得李旺赴水上崖，溼的身上就如個冒雨寒雞，跑到張茂實家怪叫喊的道：『張大嫂，你還不快着去哩！』狄大官娘子待中把張大哥使棒椎打殺呀！我赴水逃命來了！』

智姐聽說丈夫被人使棒椎痛打，還那裏顧的甚麼體面，飛奔也似的奔到湖亭，正見素姐行兇，張茂實受痛。智姐罵道：『賊砍頭的！我說的話你白當不聽！我這們再三的說，凡事別要太過，已是夠他的了，你拿着我的話當狗臭屁，可喫他這們場虧！這可是爲甚麼，使了錢又受疼呀？沒的一個老婆，你就招架不住他麼？叫他像拿雞似的！』

智姐往素姐手裏奪那棒椎，那裏奪的下；拍他那扯着褲腰的手，那裏拍得開。智姐極了，把張茂實的一條白紬單褲儘力往下一頓，從腰扯將下來，×××××××

××××××××××××××××。素姐只得放了手，用袖遮了臉，一直的纔出湖亭去了。

張茂實見素姐去的漸遠，方敢罵道：『你看這惡私窠子浪淫婦麼！打我這們一頓！這不是你這妙計，我還挨他的哩。』智姐說道：『該！該！你往後凡說甚麼，你還敢不聽麼？』替張茂實戴上巾帽，穿了衣裳，叫人抬了打毀存剩的器皿，夾夾踏踏的同智姐走了回去。

素姐到家，只見狄希陳正上完了刀創藥，用絹帕裹着，腫的一隻胳膊瓦罐般紅紫。素姐自己把漢子拷賊的一般毒打，他就罷了；見了別人把他的胳膊致得這樣，心中也有些疼痛。家下的都料得他猛熊一般，出去打罵了別人，將這一肚皮惡氣必定要出在狄希陳身上。誰知他便也不會敲打，只罵道：『你這污膿頭忘八羔子！有本事養老婆，就別要這們害怕，你就來家，我有一長鍋一呼吃了不成？』

爲甚麼對着人自家砍自家的胳膊？你是待形容我那惡處，你做春夢哩！我薛老素不怕人敗壞，我不圖蓋甚麼賢孝牌坊！你問聲，那年張家蓋牌坊，老婆漢子的擠着看，我眼角兒也不看他！你背着我養老婆，天也不容你，神差鬼使的叫你自家砍那手！」

素姐每日咽喉帶罵絮叨個不了，狄希陳瘡口發的又晝夜叫喚。狄員外尋人看視，百不見好。有人說府城西門外有個艾回子，是極好有名的外科。狄員外封了三兩白金，差人牽了騾子，徑上濟南接他。

艾回子推着一把拉着一把的騎着騾子來了，看的狄希陳是房事冲壞了瘡，外頭不收口，只往裏套，務要將外邊死皮用藥蝕去，然後再上細藥生肌。要不早治，這隻胳膊都要爛弔：

「你沒聽府裏南門上楊參將家一個家人媳婦，原是黃舉人家的丫頭。黃舉人的娘子，病的臨終囑付：「這丫頭服侍了這幾年，好生替我尋主嫁他。」黃舉人

依他囑付，許了楊參將的家人，收了他五兩財禮，倒賠送了有十兩多銀子的東西。他唯黃舉人不留他在房裏，來到楊家，百日良舌，咒罵舊主人家，忽然長起螻蛄瘡來，消不的兩個月，長對了頭，只是往裏蝕。請我去看。我認的是報應瘡，治不好的，我沒下藥來。果不其然，不消十日，齊割扎的把個頭來爛吊一邊。

「西門裏頭馬義齋長了對口，也是請我去治。我看了看，我說：「這聲勢大難治呀！我只是破着治治，好了，你是另拾的命；你要不好，也別怨我，另托生托生新鮮。」」旁邊火盆上頓着翻滾的水，使筷子夾着棉花，把滾水往上撩，他覺也沒覺。我日夜陪着他，費了有一百日的工夫，已是待中長平口了。

「那一日家中有件要緊事，我待到家走走，我千萬的囑付；我說：「這瘡只待的半個月就通好了。我的功勞已是有了九分九厘，再得一厘，就是十全的大事完了。我去後，千萬不可行房。要是發了，這瘡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我剛只來後，家裏支使着一羣大盤頭丫頭，搽胭抹粉，就是一夥子妖精，見我來了，書

房裏沒了別人，沒事到那裏晃三回，不送茶也去送茶，不送水也去送水，在那跟前也也斜斜的引逗他。

「一個少年人，一百多日沒有閑事，又是瘡的火氣助着，把我囑付的話忘在九霄雲外去了，合一個丫頭小玉杏在××××，誰知一個小迎春就是一個劉六劉七的老婆，把那幃屏使簪子扎了個眼，看了個真實不虛，猛可丁的吆喝了一聲：「小玉杏！娘叫你來與爹送茶，叫你來要爹哩麼？」馬義齋沒由分說，上前一手把小迎春拉到×××，復翻身又是一下子。那消一大會子，當時氣喘咳嗽，即時黑了瘡口，到點燈的時候，長的嫩肉都化了清水，唬的可一替兩替的使人尋我。

「我那日偏偏的又吃兩盃酒。我只聽見說了一聲叫我，蹣了蹣脚，說：「可罷了！」正一頭酒的人，着了這唬，酒都唬的醒了。流水跑到那裏看了一看，瘡口像螞蟻似的往外讓沫哩，裂着瓢那大嘴，怪哭：「艾哥，你好生救我！」我原有重報！」叫我說：「別說艾前川手段不濟，只怕就是呂洞賓也要皺眉。

我救不得你了，你快着叫人替你預備後事罷！」

「我只剛到家，他那裏張了張口，完事了。我別說費了多少的藥材，只這陪着你待了一百多日，把四下裏的主顧都耽誤了。他那沒天理的老婆，不說自己管家不嚴，叫丫頭送了漢子的命，倒說是我勒索要錢，不與他漢子下藥，耽誤了他漢子的命了！將着一家大小，穿着孝，往我的鋪子門首震天震地的哭，一日三遍到鋪子門口燒紙送漿水。你說，這惱不殺人麼？」

「你的這瘡明白是刀砍的，敷上刀瘡藥，這們少年血氣旺的人，破着一個月，長得好好的，誰叫你自不謹慎，行了房，把瘡弄得頑了？這要不費百日工夫，這條胳膊就要不姓狄了！」

狄員外聽說，甚是耽心，送了一兩開箱喜錢。那艾前川將瘡用水洗淨，說：「要上加蝕藥，將了皮腐肉盡數蝕去，方好另上細藥，纔好生肌。這敗肉得四五日的工夫方可蝕盡，可是要忍些疼兒。我今日住下，晚上替你敷上蝕藥，再留

下兩帖膏藥與你。我明日起早，你着人且送我家去。我安一安家，收拾些藥。這藥都是貴物，還得到家折損些甚麼纔好修合理。」狄員外道：「這往返一百四五十里地哩，好辛苦走路呀。該用什麼藥，你開出單來，偕叫人府裏買去；家裏我也叫人送糧米去安家。」艾前川道：「這必定還得自己到家。一應珍珠，冰片，牛黃，狗寶，朝腦，麝香，都是我自己收着，沒教別人經手；這升輕粉，打靈藥，切人參，蒸天麻，都要一副應用的器具哩；這都要費措處。我自己不到家，怎麼成得？脫不了這蝕敗肉還得四五日的工夫。這四五月裏邊，我到家不都俱各完了？」

狄員外見留他不住，只得許他次早家去。明早起來，打發他吃了飯，備了騾子，叫了覓漢跟着，稱了三兩銀子，叫他自家隨便買藥。他又不肯直捷收去，說道：「不消銀子。這藥就只珍珠是貴藥，我家裏有收着的。新近一個販珍珠的客人來，我換了他有半斤，都是豌豆大滾圓的珠子。這藥使不的二兩多銀就夠



了。冰片，傚家裏也有。除了這兩件，別的甚麼黃芪，甘草，芍藥，當歸，那能使幾個錢？傚是一家人，何必論這個？」狄員外道：「雖是家裏有，可也要使錢買，把這銀子收了倒好。」

這艾前川口裏說着推辭的話，已是把銀子袖到袖中去了。狄員外送他上了頭口，說道：「第四日準準的望你來到。」千叮萬囑而別。

狄希陳那日臨睡的時候，艾前川與他洗淨了瘡上了蝕藥，貼了五虎膏。睡到五更，這瘡一步步疼得緊將上來。狄希陳叫他父親與艾前川說知。艾前川道：

「這要蝕去敗肉，怎得不疼？我昨日已是說了。這壞了的瘡，叫他起死回生哩。要一點苦也不受，你倒肯呀？」

及至艾前川行後，這瘡一時疼似一時，一刻難挨一刻，疼的發昏致命，惡心眼花，只是願死，再也不求生。再要問他聲所以，那裏得個艾前川過到跟前。疼到

半夜，一陣陣只要發昏死去。狄員外只得替他搗了膏藥，用溫湯洗淨，只見那瘡都變了煖黑的顏色，蝕有一指多深，把肉都翻出朝外，漸覺疼稍可忍。

却說艾前川到得家內，那裏甚麼合藥，拿着那狄家的四兩花銀，糴米稱麵的快活。跟去的覓漢見他第四日不肯起身，再三央請他，甚麼肯動？見覓漢催得緊了，方說：『那瘡是個治不好的低物件，我看你家又是個捨不得錢的人家，這瘡難治，我不去了。你牽了騾子去罷。』覓漢道：『好，你呀，這是說的甚麼話？你不治，可也早說，怎麼耽擱這幾日？你怎麼就知道俺主人家是個捨不得錢的？俺主人家七十的人了，只有這一個小主人家，甚麼是大事？你要錢明講，怎麼耽誤着人家的病哩？』艾前川道：『你要叫我治這個瘡，你流水家去，與我二十兩銀，先與我十兩，其餘的十兩立個帖兒，待我治好了謝我。要依我如此，你到家拿了十兩銀合立的帖子來，我就去；要不依我，你就不消來，我待往泰安州燒香去』

哩。」

覺漢無可奈何，只得牽了騾子，獨自回家，將艾前川的說話一一對狄員外說了。

不知狄員外如何措處，其說甚長，再聽後回衍說。

##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脫主顧

陳少潭舉薦良醫

一膏能值幾？

未藥豈錢多？

貪心如壑是瘡科，

惟願將人全產往家馱。

※

細君心亦恨，

幹僕怨難磨，

毀傷廚櫃與爐鎗，

準去紫花皮襖沒騰挪。——右調南柯子。

自從艾前川去後，狄希陳那瘡疼的見鬼見神，殺狠地動的叫喚。只得將膏藥揭去，末藥洗淨。雖然痛覺少止，那瘡受了那毒藥的氣味，煖黑的鎖住了口，只往裏蝕。等那艾前川到，一日即同一年，極的個狄員外眼裏插柴。等到第四日，狄員外就像臥不定的兎兒一般，走進走出，甚是心焦。等到午轉時候，遠遠的不見艾前川，只見跟他去的那個覓漢騎了騾子回來。狄員外不見艾前川來到，問了一聲，給了個閉氣。覓漢把自己那怎樣央他，與他那要銀子立文書怎樣刁蹬的情節，一一說了。

狄員外乍然聽見，那痛兒子的心盛，也不免躁極了一會，隨即轉念，說道：『罷，罷！這是用他救命哩，合他賭的氣麼？甚麼是先與十兩，後與十兩，又

好立張文書！我爽利就把這二十兩銀一總與了他。他若有本事一日治好了，也是這二十兩謝禮。你去喫了飯，我設處了銀子，你把僮那黃驃合那青驃驃喂上，你騎着一個，牽着一個，快些回去接了他來；就今日趕不進城去，你就在東關裏宿了，明日早進城。我趕日西崙等你到。這驃只怕乏了，留下他罷。」

狄員外合覓漢正在大門外說話，一個後街上住的陳少潭走來。狄員外迎到街心，作了揖。狄員外道：「陳老哥，你待往那去？家裏坐坐喫茶。」陳少潭

道：「我還有點小事兒待做哩，改日擾茶罷。你臉上忙忙的是怎麼？」狄員外

道：「我心裏不自在。陳老哥，你就看出來了麼？學生砍着胳膊，不知怎麼把瘡就發了。請了府裏的艾回回來治，他說回家去配藥，臨去上了些細藥面子，貼上一帖膏藥，疼的個孩子殺毛樹恐的叫喚。我從新叫他搗了膏藥，把那面子藥洗了，疼覺住了些，把那瘡弄的煖黑，只往裏蝕。他倒挨磨了今日四日，他爽利不來了。他說：「你要叫我治這個瘡，你與我二十兩銀，先給我十兩，再立十兩的

帖兒與我，好了再與我那十兩。」你要錢可也自家來；你一邊治着一邊要不遲。

這是甚麼事？你且高枝兒上站着勸措哩！」陳少潭道：「他既是這們等的，你可怎處？」

狄員外道：「借用他救孩子的命哩，借說的麼？什麼先十兩後十兩

哩！我爽利一總給他二十兩去。他滿了心，他可來呀。前日他來，送了一兩

開藥箱的喜錢，臨去又與了他三兩銀配藥。」陳少潭說：「借到裏頭坐坐。」

狄員外讓到客位，拱手坐下，叫人家去看茶。陳少潭道：「這艾滿辣號是文

前川呀；狄哥，你素日合他相厚麼？」狄員外道：「那哩？也是聽見人說，平

日不認的他。」陳少潭道：「你不認的，你就冒冒失失的請他？這外科十個倒

有十一個是低人；這艾滿辣是那低人之中更是最底無比的東西，你就合他打結交？

他自來治人，必定把那毒藥把瘡治的壞了，他纔合人講錢，一五一十的摳着要。

他治壞了的瘡，別人又治不好了，他「蛇鑽的窟窿蛇知道」。歷城縣裴大爺賺亮

骨，使手爛了個瘡，疼的穿不得靴，叫他治治，他就使上毒藥，差一點兒沒把裴大

爺疼殺。差了兩個快手應左腳鎖了去，裴大爺沒由他開口，就套夾棍。他那片嘴就像救月兒一般，說：「老爺，這雖是個傷手瘡，長的去處子不好，湯湯兒就成了癩瘡，叫那皮靴熏壞了，要不把那丁住的壞皮蝕的淨了，這光骨頭上怎麼生肌？凡百的瘡、疼的容易治。這疼一定是蝕淨了敗肉，醫生能叫老爺即時就止了疼，次日就乾了膿，第二日就收口，第三日就好；如再治不好，領老爺的夾打不遲。」老裴說：「且放起他來，三日治不好，叫他死不難！」他弄上點子的藥，熬了些水替他洗了，上上了些面子。換上了帖膏藥，那疼就似搗了去也沒有這們快，可不只三日就好了？老裴說：「你在本縣身上還這們大胆，你在平人手裏還不知怎麼可惡哩！你只別治殺了人，犯在我手裏，我可叫你活不成！——賞他一兩銀子去罷！」他的丈母也是長了個癩子，問他娶了帖膏藥，他也把那起疼壞瘡的膏藥與了他一帖，把個老婆子也只差了一點兒沒疼殺。老婆子上門來發作，他可唯着嘴笑，叫他老婆兜臉打了幾個嘴巴。他說：「我知道真個是他用來麼？我當是他



要給別人貼來。另拿帖膏藥貼上罷呀仔麼？」只是馬義齋家好哩。馬義齋可

別屈了他，他倒沒治殺他。馬義齋死了，他全家大小穿着孝，一日三遍往他鋪子

門口燒紙哭叫，作踐了個臭死。捏着頭皮兒，只怕老裴知道他治殺了人，合他算

帳。論他實是有幾個極好的方，手段也極去的，只是爲人又歪又低。你昨日只

該請南門外岳廟後的趙杏川好來，是王府的醫官，爲人忠誠，可是外科的那些歪慳

他沒有一些兒；——但這外科們可也怪不的他，不肯使手段，人可也就不肯給錢。——

本事儘好，家裏可窮。你這去要是艾滿辣再勸掙不來，你就請了趙杏川來，你說

是我薦的。治好了，你有四五兩銀子謝他，他就知感不盡的，不照依那歪×養的

又歪又吃大食。」狄員外道：「他既是這們歪慳，僭不請他，僭就請趙杏川罷仔

麼？」陳少潭道：「你已是叫他治了會子，又與了他三四兩銀子買藥去了，怎麼

又好換的？爽利叫他治罷。」狄員外道：「要是再沒有別的好人，僭只得求他；

既有趙杏川這好相處的人，僭放着不合他相處，可合這歪人皮纏爲甚麼？」萬一

來到，僭一錯二誤的管待不周，或是他再另起甚麼念頭，他再使出甚麼低手段來，這孩子可是難搭救了。僭就像馬義齋家往他鋪子門口燒紙哭叫，就叫他償了命，濟的甚麼事？陳老哥，就央你寫個字兒，封二兩銀子，叫他家裏安排安排，僭請了趙杏川來罷。」陳少潭道：「僭改了請趙杏川，那艾前川買藥的三兩銀子只怕倒不出來呀。」狄員外道：「那買藥的三兩銀是僭不消提的了。」陳少潭道：「這也罷了。你取個封套合個折柬兒來，我就在這裏寫個字罷。」

狄員外叫人取過文房四寶。陳少潭研墨舒紙，寫道：

侍教生陳治道拜上杏川趙兄門下：久違大教，渴想，渴想。有舍親狄

賓梁令郎長一劄，生盛誇趙兄妙手，舍親敬差人驟薄禮，專迎尊駕，幸

卽親臨敝鎮。倘得痊愈，恩有重謝，不敢有違。速速！專候。

治道再叩。

將書遞與狄員外看了，封口嚴密，封了二兩書儀，差了覓漢，星飛前去迎接趙杏川

前來治創。覓漢騎着一個騾子，牽着一個騾子，飛奔而去。

却說艾前川料的狄家父子是個莊戶人家，只曉得有個艾滿辣是個明醫，那裏還曉得別有甚人；且是那三兩買藥的銀子是個管頭，怕他再往那去？單單等那覓漢回來，不怕他不先送這十兩銀子合那十兩的文書。只見呆老婆等漢的一般，等了一日不到，已甚覺心慌；等了二日不來，看看的知道有些豁脫；等到三日不見狄家人到，艾前川自己已是又焦又悔，怎又當得個老婆走在耳朵邊唧唧噥噥個不了，千聲罵是『貪心的狠忘人』，萬聲罵是『喂不飽的狠強人』！『這們一個有體面大手段的人家，不會拿着體面去使他的錢，小見薄德的按着葫蘆搵子兒！你既是顯了手段，叫人受着苦，你可還快着去治他呀！你可又勸搯不去！人受一口氣，寧喂狼不喂狗的人，要是給人個好手段，別人叫他疼，你能叫他別疼，你可回家不去了，人還有想你的。你把人治的叫苦連天的，你可勒搯着人家不去，人可爲着

甚麼想頭還想你麼？揹來買藥的三兩銀子，你使了他的。他說不請你看創了，他沒有不來要這銀子的。俗先講開：我的幾件絹片子，我可不許你當我的，你就別處流水刷括了給他！縣上老裴張着網兒等你哩，要是嚷到他耳朵裏，只怕你不死也去層皮！』翻來覆去，這老婆的舌頭絮叨個不了。

這艾回子平日是個懼內的人，如今弔了一股大財，且又要倒出那三兩銀去，已是一肚子悶火；再搭上一個回回婆婆琅瑤着個東瓜青白臉，翻掀着個赤剝紫紅唇，高着個羊鼻梁，凸着兩個狗額骨，三聲緊，兩聲慢，數說個無了無休，着極的人激出一段火性，把那櫃上使手儘力一拍，嚷道：『沒眼色的添嘴賊私窠子！你劈拉着腿去坐崖頭掙不的錢麼？只在人那耳旁裏放那狗臭屁不了！我使那叫驢雞巴搗瞎你媽那眼好來！』

看官聽說：那回回婆婆似金剛，狠如羅刹，是受老公這樣罵的？登時豎起雙眉，瞪了兩眼，吼的一聲，伸過手去，把一頂八錢銀子新買的馬尾登雲方巾擲將下

來，扯的粉碎，上邊使那紫茄子般的拳頭就抵，下邊使那兩隻稍爪長的大脚就踢，口裏那說不出口聽不入耳的那話就罵。

這艾前川既是惹發了他的性子，你爽俐與他反亂一場，出出你那悶惱，却不也好？誰知見他咆哮起來，回噴作喜，賠禮不迭。那回回婆既是開了手脚，甚麼是再收救得住，聲聲只說：『該千刀萬剛的死強人！從幾時敢這們欺心！我合你過你娘的甚麼臭×日子！』把一個藥箱，拿起那壓藥鏟的石獅子來一頓砸的稀爛，將一把藥鏟在門檻底下別成兩截；走到後面，把一個做飯的小鍋，一個插小豆腐的大鍋，打的粉碎；又待打那盆罐碗盞缸甕瓶罈。艾回子只得跪了拉他。那回子平日是曉得些把勢的人，誰知觸怒了凶神，甚麼把勢還待使得出來，叫他就像驢羊遣狗相似。

正在那裏夫妻相打，覓漢請到了趙杏川，送了書禮，許了即時收拾藥料衣裝，時下就要起身。覓漢想道：『趙醫官收拾行李，必定也還有一會工夫。』艾回子

既然勸措不去，另請了別人，他前日那買藥的三兩銀子，主人家說捨不得，不問他要，我如今到他那裏問他要那銀來。陳爺說他怕的是那歷城縣裏大爺。他若不與我時，我拾他兩頭，拉了，合他往歷城縣門口聲冤。他總不肯全付還我，就是二兩一兩也好。』凶凶的走到那邊。艾回子正與老婆合着氣，看見那兇漢手裏不會拿着甚麼書禮，又不曾牽着甚麼馬騾，滿面怒容，料得不是甚麼好的光景，勉強說道：『管家，你此來是接我哩麼？』

兇漢道：『不用你了。你說的那話，我盡都與主人家說了。主人家說：你若用心看得好了，莫說二十兩，半現半賒，就是預先全送也有，就是再添十兩三十兩也有；你把人使了毒藥，叫人要死不活，你却支調來家，勸措不去，情上惱人，賭氣不叫你治，差了人往臨清另請人去了；叫我來要那買藥的三兩銀子哩。那一兩原是送你開箱的喜錢，免追罷了。』艾回子道：『好管家，那一日我吃了幾鍾子燒酒，空心頭就醉了，你又催逼着我起身，我酒醉中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臭屁，誰

料你就認了真。對着狄員外說。狄員外是錯待了人的？可不叫他怪麼？我見

你去了又不回來，叫我想道：只怕是我那清早醉了，說了甚麼不中聽的話。叫你去了，俺婆子纔一五一十的學給我。俺婆子抱怨，說我把財神使腳踢。我又後悔，沒要緊大清早神差鬼使的吃了這血條子，甚麼臉兒見你員外？羞殺人！管家，你牽的是甚麼頭口？我即時就合你去，一切用的藥，我都收拾停當了。』

覓漢道：『俺員外沒說接你去；只說：「你問他要了那三兩買藥的銀子來。

你若要不將來，我坐你的工價。』艾回子道：『那銀子我已盡數買過藥了，那

裏還有銀子？這是員外不耐煩我的話。你沒有生口，僭走到東關春牛廟門口，

我自己雇上個驢去。我儘着力量治；治好了，我也不敢望謝，只結個相識。』

覓漢道：『俺往臨清另請好明醫去了，不用你治。你只把那銀子給我拿了

去。』艾前川道：『銀子使了，你改日來取罷。』

覓漢道：『改日取罷！你只再說不給，你試試！』

艾前川道：『有銀子肯

不給你麼？實是買藥使了。要不，你拿了藥去。再不，你等着使了藥，另賺了錢給你。」

覓漢照着艾前川的胸膛猛割了拾了一頭，扯着就往縣門口吆喝道：『你騙了人家的錢來，勒掙着不替人治創，把人的創使低心弄的惡發了，誤了人的性命，偕往縣裏稟裏大爺去！』

艾前川口裏強着，身子往後倒褪。那回回婆從裏頭提溜着艾前川一領紫花布表月自綾巾邊的一領羊皮襖子，丟給那覓漢，說：『那銀子他已使的沒了，你拿了這皮襖子去。他有銀子，你贖與他；他沒銀子贖，你怕賣不出三兩銀子來麼？』覓漢道：『要不將銀子去，員外坐我的工食哩。我要這窮嫌富不要的杭杭子做甚麼？』回回婆道：『你拿了去，由他！這皮襖子是他的命，他出不去三日，情管就贖。我是恨他心狠，打脫了主顧，正合他爲這個合氣哩。你聽着我說，你拿了他，好多着哩。』覓漢道：『既是你這娘娘子說，我就依着，破着不贖，算



了我的工食，我穿着放牛看坡，也是值他的。」拿着去了。

艾前川無可奈何，極的只乾瞪眼，三兩銀子換去了五兩銀子的一件皮襖，家裏打了夠五六兩銀子的器皿，受了老婆的夠一布袋氣，受了覓漢的許多數說，受那街上圍着看的人說了多少不是。

覓漢拿着皮襖回到趙杏川家，恰好趙杏川收拾完備，留覓漢吃了飯，將兩個驢子撒喂了草料，覓漢把那皮襖墊在自己騎的那頭驢上，同着趙杏川加鞭前進，沒到日西，到了明水家裏。狄員外豫備下的酒飯，又着人去請了陳少潭來相陪。

那趙杏川大大法法的個身材，紫膛色，有幾個麻子，三花黑鬚，方面皮，寡言和色，看那模樣就是個忠厚人。吃了不多兩杯酒，用過了飯，同着陳少潭狄員外去看狄希陳，解開縛臍腫的絹帕，揭了膏藥，趙杏川端詳了一會，說道：「這不是刀斧傷的創麼？」狄員外道：「果是刀砍的來。」趙杏川道：「起先不謹慎，把創來壞了。叫誰看來？又叫人用了手脚，所以把創弄的惡發了。」狄員外

道：「這創也還治的麼？若治好了，恩有重謝，不敢有忘。」趙杏川道：「這又不是從裏邊發的毒創，不過是皮膚受傷，只是叫人受了些苦，無妨的。這創容易治。」

尋下藥弔子，趙杏川開了藥箱，攢了一帖煎藥，用黃酒煎服，狄希陳服下，當時止住了疼；又攢了一服藥，煎湯把創來洗淨，敷上末藥，貼上膏藥，次日，揭開看，把那些敗肉漸次化動；又用湯藥洗淨，從新上了藥，次日，敗肉都已化盡；又用藥湯洗淨，另上生肌散，另換膏藥。三日以後，沿邊漸漸的生出新肉，紅馥馥的就如石榴子兒一般。十日以外漸漸平復。趙杏川時刻將他守住，不許他私進家去。剛得二十日就收了平日。趙杏川仍舊陪了他十日，足待了一個月。叫他服了二十劑十全大補湯，終是少年血氣旺的人，調養得壯壯實實的個人。

趙杏川要辭了回家。狄員外除這一月之內，叫人往他家裏送了六斗綠豆，一石麥子，一石小米，四斗大米，兩千錢，不在謝禮之內，又送了十二兩銀，兩疋綿

袖，一雙自己趕的絨襪，一雙鑲鞋，二斤棉花絨，十條五柳堂大手巾。趙杏川收了那四樣禮，抵死的不收那十二兩銀。狄員外再三固讓。趙杏川道：「適問若是二三兩，至多四兩，我也就收的去了，送這許多，我到不好收得。原不是甚麼難治的劍，不過費了這一個月的工夫，屢蒙厚賜，太過於厚。」狄員外見他堅意不收，只得收回那十二兩的原封，另送了四兩贖敬。趙杏川方無可不可的收訖。狄員外又盛設送行，請了陳少潭相棟宇崔近塘一夥親友奉陪，盡歡而散。

後來狄員外合趙杏川結成相知，遇麥送麥，遇米送米，連年不斷，比那不收的十二兩銀過去了幾倍。這些後來沒要緊的事不必煩瑣。

却說那個覓漢叫是常功，詐了艾前川那件皮襖，也還指望他拿銀子來贖去，不敢輕動他的。等到十月，過了小雪，及至十二月，到了小寒，不見他來贖取，凡遇趕集，瞞了狄員外把這皮襖插了草標去賣。這件東西，那有錢富家的人，一來

誰家沒有自己的羔皮，去買這見成來歷不明的物事？那沒錢的窮人，誰家有這三四兩銀子買這件皮道袍，穿在身上，又打不得柴，耕不得地？所以每集去賣，每集都賣不去。

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常功想道：『這有幅子大袖的衣裳，那裏見得只許有錢的人穿！那窮人不穿，只因沒有。我既有這道袍，那見的穿他不得？』年前集上二十四個錢買了一頂黑色的羊毛氈帽，老婆親手自做的一雙明青布面沙綠絲線鎖的雲頭鞋，將那帽戴在頭上，把鞋穿在脚下，身上穿了那艾前川的紫花布面月白綾巾邊的羔皮道袍。艾前川身瘦却長，常功身肥却短，穿在身上，半截拖在地中。初一五更起來，裝扮齊整，先到了龍王廟叩頭，祝讚龍王叫他風調雨順；又到三官廟叩頭，祝讚大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又到蓮花庵觀菩薩面前叩頭，祝讚救苦救難。同班等輩之家，凡有一面相識之處，與夫狄家的親友，只爲穿了這件衣裳，要得衣錦誇耀，都去拜節。致得家家驚怪，人人笑談，都猜不着

他這件衣裳從何而得。又到狄家與狄員外狄希陳拜年。

狄員外出來見了，正

在詫異，問道：「你那裏這們件衣裳？古怪的緊！」誰知這穿了道袍的人，他

便不肯照平時一樣行禮，一連兩三拱，拱到客位裏邊，將狄員外拉到左手站住，說

道：「討個道來，這新節必要拜一拜纔是。」狄員外忍不住大笑，說道：「你是

醉了？」叫狄周好生打發他吃飯。

狄員外抽身走進家去，常功揀了頭一把交椅朝南坐下，只見衆人都齊齊的看了

笑話。他自己也覺得沒有興頭，說道：「人說「只敬衣衫不敬人」。偏我的衣

衫也沒人敬了。」

狄員外到家，對了調羹合狄希陳告訴了大笑；又說：「他却是那裏得來的？

我綽見裏邊一似有月白綾做裏的。」狄周道：「他穿的是件羔兒皮襖子，還新新

的沒曾舊哩。從頭年夏裏接趙醫官來家就有了這襖子。問他，他說是買的。

每日起集去賣，沒有人買，他爽利自家穿了。」狄員外道：「這事蹊蹊！他那

裏買的？別要有甚麼來歷不明帶累着僭，可再只怕把趙杏川的皮襖偷了來，也是有的。」  
狄周道：「不相干；他背在他騎的騾上，趙醫官見來。怎麼聽他那口氣，一似鼈的艾回子的。」  
狄員外道：「那艾回子好寡拉主兒，叫他鼈這們件皮襖來？這事別當小可。要從僭這兌漢們弄出事來，僭擔不起。你叫了他來，僭查考他查考。」

狄周尋到他家，那裏有他的蹤影。尋到三官廟裏，正穿着那件皮襖，嗑着瓜子，坐着板凳，聽着人說書哩。  
狄周走到跟前。常功說道：「你來聽說書哩？」

這書說的好，你來這裏坐着。」  
狄周道：「員外叫你說甚麼哩，你流水的去。」

常功道：「我清早趕頭水去與員外拜節，不歇不采的，又叫人說甚麼的？」  
狄周道：「爲你清早去拜節，沒的待你，請你去待你待哩的。」

常功只得跟狄周到家。  
狄員外問道：「常功，你這穿的皮襖是那裏的？」

常功道：「是我府裏買的。」  
狄員外道：「你使了幾多銀錢買的？」  
常功道：

『我使了一兩銀買的。』狄員外道：『那裏的一兩銀？你買的誰的？你買這待

怎麼？』常功道：『頭年裏我去接趙醫官，到了南門裏頭，撞見個人，拿着這皮

襖賣。他說了二兩，我還了他一兩，我也只當合他頑頑，他就賣了。我只有六

錢銀子，還問趙醫官借了四錢銀，添上買了。』狄員外道：『你這瞎話哄我！你

纔認的趙醫官，怎麼好問他借銀子？他甚麼方便主兒，有四五錢銀子借給你？』

常功道：『誰問他借來？他見我商量，他說：「這皮襖便宜，該買他的。」我

說：「只有六錢銀子，不夠買的呢。」他說：「你差多少，我借給你。」我說：

「我只有六錢。」他就借了四錢給我，我就買了。』狄員外道：『這又是買的

了？你偷的那艾回子的皮襖呢。』常功道：『那裏的瞎話！我偷甚麼艾回子

的皮襖？』狄周道：『你別要合員外強了，近裏艾回子搯了字與員外，說他的皮

襖被他眼不見就偷了來，叫員外快快的追了還他，要不，連員外都要告着哩。員

外不信，只說是爲僧沒請他，他才罵你哩。誰知他說的是實。』

狄員外繮着狄周的口氣，說道：「你且別說給他實話好來，看他再支吾甚麼。你既是說了，把他的皮襖剝下，連人帶襖押到府裏，交給他去。」常功道：「員外，你聽那爛舌根的騷狗頭瞎話，怎麼長，怎麼短。他老婆怎麼給我，我不要他的。他老婆怎麼說，我纔拿的來了。他老婆不是證見麼？說我偷他的呢！」狄員外道：「這就是了。我沒去叫你要，你怎麼去詐他？這們可惡！我給你一兩銀子，你只好把這皮襖脫下，我叫人送還他去。你穿着又不斷稱，還叫番子手當賊拿哩！」

常功使性悞氣，一邊脫那皮襖，一邊喃喃的說道：「撞見番子手，可也要失主認贖，沒的憑空就當賊拿麼？這是員外捨過的財了，我的本事降了來的，干員外甚麼事？他那使毒藥惡發了創，騰的聲往家跑的去，叫人再三央及着，勸擋不來，二三十的驚銀子；這不是陳大爺舉薦了趙杏川來，這大哥的命都還叫他耽誤殺了哩！送給他去也只是「驢臊子上畫墨線」，沒處顯這道黑，只怕惹的他還×聲



「噉氣的哩！」  
狄員外道：「僧只將好心到人。他低心不低心，自有老天爺看着哩。」  
狄周，你到明日拿兩銀子的錢給他。今日大初一的，且遲這一日。」  
「常功將這皮襖留下。」  
狄員外叫狄周收了。

正月初十日狄員外叫狄周到府裏買紗燈，叫把這皮襖捎還艾回子，說道：「那買藥的三兩銀子，員外已是不要了，免漢背着員外要了這皮襖去，不是見他初一日穿着，也還不知道哩。」  
艾回子道：「我正待穿着往外去，他不由分說，奪了就跑，袖子裏還有汗巾子包着三四兩銀子。這一向蒙軍門老爺取在標下聽用，一日兩遍家進衙去，有病看病，不看病合軍門老爺說會話兒，通沒一點空兒去要。這兩日正待合軍門老爺講了，差家丁問你家要去哩。」  
故意的掏掏袖子，就道：「汗巾子的四兩銀子呢？」  
又提起上下一看，說道：「你看！穿的我這二十兩銀買的衣裳有皮沒毛的！」

狄周見他說話不中聽，氣的掙掙的站着，只見一個穿青的人走來，一屁股坐在

店前的凳上，袖中取出一張票來，說道：『巡道行到縣裏，軍門老爺怒你治壞了管家的劍，革退聽用，追你領過的廩糧，限即日交哩。』

艾回子聽見，失了顏色，半日做聲不出，纔待要收那皮襖。狄周將那皮襖仍自抱在懷內，說道：『你既是與軍門老爺講不的了，可也不怕你再差家丁去要，我還把這皮襖拿回去罷。你有三兩銀子去贖；你沒三兩銀子，我把這皮襖給俺那驢穿，給俺那狗披着。你害汗病發癩子來？五黃六月裏穿了皮襖往外走！他奪了你的！』狄周拿着就走。艾回子就起，說道：『管家們，怎麼都不識頑，頑就快惱了？』那個差人也隨即起到，說道：『艾老爹，你別難這腔疑哄人，你得空子好跑，僭到縣裏見見大爺，就完我的事了。』艾回子道：『我是一筐一担的人家麼？這能有多少東西，我就走了不成？』差人道：『你這回子們轉眼溜睛的，有個信行麼？你要不去，我就與你個沒體面。』一邊就往腰裏取繩，要往頸子上套。

狄周見那差人合他纏帳，拿着皮襖伴長來了。到下處，叫人挑着紗燈，把皮襖疊了一疊，殺在騾上，騎着家來，見了狄員外，把那艾回子可惡的腔歎學說了一遍。狄員外道：『這回人可也不省事，你們可也好合他一般見識。他撒騷放屁，理他做甚麼？把這件衣裳去給他，就完事了。這可那裏消繳哩？』狄周道：『放着！由他！我到冬裏換個藍布邊，弔上個插青布面子，做出來我穿。等他再合軍門老爺講，可再處。』

這可見小人情狀，只宜惡人行起粗來，他便懼怕；若是有好到他，他便越起波瀾。這艾回子就是個式樣。狄員外終不失個好人。

再有甚事，另有後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夥倡邪教

狄監生自控妻驢

父慈子孝庭幃肅，

夫義妻賢恩愛篤。

積慶福來多，

門中杜六婆。

☆

六婆心最毒，

不令家和睦。

希陳富且儒，

爲妻自控驢。——右調菩薩蠻。

菩薩蠻

舊說明水鎮上那兩個道婆老侯老張，他的丈夫兒子，沒有別的一些營生，專靠定這兩個老搖辣指了東莊建廟，西莊鑄鐘，那裏鑄甚麼菩薩的金身，那裏啓甚麼聖誕的大醮。肯布施的，積得今生見受榮華，來世還要無窮富貴；那樣慳嗇不肯布施的，不惟來世就不如人，今世且要轉貴爲賤，轉富爲貧。且是那怕老公的媳婦，受嫡妻氣的小老婆，若肯隨心大大的布施，能致得他丈夫回心向善，不惟不作踐那媳婦，且更要懼內起來。那做妾的人肯布施，成了善果，致得那夫主見了就似見了西天活佛一般，偏他放個臭屁也香，那大老婆說的話也臭。任那小老婆放肆邪侈，無所不爲，佛力護持着，賜了一根影身草，做夫主的一些也不見：——大約都是此等言語，哄那些呆狀的老婆。哄得那些呆狀老婆如撥龜相似，跟了他

團團的轉。

那一等自己當家銀錢方便的女人，就自由自在成幾兩幾錢的捨與他。那一等公婆管家，丈夫拘束，銀錢不得湊手，糧食不能抵盜，便就瞞了公婆，背了丈夫，將自己的簪環首飾，或是甚麼衣裳，都抵盜了與他。至於人家的小婦，越發又多了一個大老婆礙眼，若說有光明正大的布施與他，這是確然沒有這事，只是偷偷伴伴，揜揜藏藏，或偷主母的東西，或盜夫主的糧食，填這兩個盜婆的豁壑。

婦女們有那堂堂正正的布施，這是不怕公婆知道，不怕丈夫拘管。那鑄像鑄鐘的所在，建廟建醮的處所，自己的身子便也就到得那裏，在那萬人碑上，緣簿裏邊，還有個查考。這兩個盜婆於十分之中也還只可剋落得六七分，還有三四分安在裏面。惟這瞞了公婆，背了夫主的妾婦們，你就有成百成千的東西布施了去，他『生受』也不道你一聲。布施的銀錢，攢着買地蓋房；布施的米糧麥豆，大布袋抗到家去，瞞他一家的屁股眼子；布施的衣裳，或改與丈夫兒子穿着，或披在自

己身上。

兩個盜婆合成了個和合二聖一般，你倡我和，兩家過得甚是快活日子。自從那一年七月十五在三官廟與素姐相識以後，看得素姐極是一個好起發，容易設騙的媽媽頭主子。但只是打聽得是狄員外的兒婦，這狄員外的爲人還也忠厚，凡事也還與人留些體面；那狄員外的婆子相氏，好不辣燥的性子，這明水的人，誰是敢在他頭上動土的？所以千思萬想，無處入腳，再想等素姐回去娘家時，引他入門，也是妙着。

誰知道素姐偏生不是別人的女兒，却是那執鼓掌板道學薛先生的小姐。這個迂板老頭巾家裏，是叫這兩個盜婆進得去的？所以兩下張望，只是無門可入。

後來老狄婆子故後，這兩個婆娘夥買了一盤紙，齊去弔孝。狄家照了堂客一例相待，那時又有相家大妗子合崔家三姨相陪。況且素姐叫相大妗子打得雌牙扭嘴的，就有話也便沒空說得。

過日，兩個又到狄家，恰好不端不正跨進門去，劈頭與狄員外撞了個滿懷，待進又不好直進，待退又不好直退，那時的趨趨的光景也甚可憐。狄員外說：『侯老道合張老道，有甚麼事齊來下顧哩？』兩個道：『有句話來見見狄大嫂。』狄員外道：『那孩子家合他說甚麼話，有話僧大人們說。』沒叫他家去，把他一頓固讓，讓到客位裏邊，與他賓主坐下，叫家人去看茶，問說：『二位有話請說。是待怎麼見教哩？』

兩個盜婆說：『這二月十九日是偕這白衣菴白衣奶奶的聖誕，要建三晝夜祝聖的道場，是偕這鎮上楊尚書府裏奶奶爲首。這白衣奶奶極有靈聖，出過布施的，祈男得男，祈女得女，再沒有不感應的。俺曾會過狄大嫂，叫他捨助些甚麼，生好兒好女的。』狄員外道：『原來是說這個？極好。多謝挈帶。』從袖中掏出一塊錢來，說道：『這剛纔賣麻的一百二十文整錢，二位就捐了去罷，省的我又着人送。』兩個接了那錢，沒顏落色的去了。



過了一向，兩個又走到狄家。那時狄家還該興旺的時節，家宅六神都是保護

的，有這樣怪物進門，自然驚動家堂，轟傳土地，使出狄員外不因不由，復又撞了

個滿面。狄員外問道：『二位又到寒家，一定又是那位菩薩聖誕了？』兩個

道：『這四月十八日泰山奶奶的聖誕，沒的就忘記了？』狄員外道：『正是；你

看我就忘了。』從袖中取出一塊錢來，說：『這是五十文錢，拿出來待使還沒使

哩，且做了醮資罷。』兩個道：『俺還到後頭請聲狄大嫂，到那一日早到那裏參

佛。』狄員外道：『二位不消合他說罷。孩子們沒有主意，萬一說的叫他當真

要去，少女嫩婦，不成個道理。以後二位有話只合我說，再別要合孩子們說話，

傷了體的體面。』把兩個道婆雌得一頭灰，夾着兩片淹×跑了。

一連這們兩遭，把那騙素姐的心腸弔起了一半，計無可施。幸得薛教授那老

頭子沒了，等素姐回娘家的時候，這也有隙可乘。也一連撞了兩次，誰知這薛教

授的夫人更是個難捉鼻的人，石頭上踏了兩個猛子，百當踏不進去。

恰好薛夫人老病沒了，知道素姐在娘家奔喪，這個機會萬萬不可錯過。這兩

個盜婆算計素姐也還不十分着極，只是聞得白姑子起發那許多銀錢，料定素姐是個肯撒漫的女人，緊走緊跟，慢走慢跟，就如那九江府弔黃魚的漁父一樣，睡裏飯裏，何嘗有一刻放鬆？也又合買了一分冥錢，指了與薛夫人弔孝，走到薛家。薛如卞兄弟雖然是有正經，但是爲他母親燒紙，難道好拒絕他不成？待他到了靈前，叫孝婦孝女答禮叩謝。

這素姐見了這兩個道婆，就是見了前世的親娘也沒有這般的親熱，讓進密室獻茶。這兩個道婆見得素姐這等殷勤，他反故意傲勢，說道：『俺忙得異常，要料理社中的女菩薩們往泰山頂上燒香，沒有工夫，不擾茶罷。』素姐那裏肯放，狠命的讓進龍氏臥房，擺了茶果吃茶，仍要擺菜留飯。

素姐敍說前年七月建齋放燈，甚感他兩個的挈帶。兩個亦說：『兩次曾到府上，都撞見了員外外邊截住，不放我們進內。那二月十九白衣菩薩的聖誕，建三

晝夜道場，真是人山人海，只濟南府城裏的鄉宦奶奶，舉人秀才娘子，那轎馬挨擠的有點縫兒麼。狄大嫂，你該到那裏走走好來。員外不叫俺到後邊說去，給了俺百十個錢的布施，攛出俺來了。四月十八頂上奶奶的聖誕，比這白衣奶奶的聖誕更自齊整，這是閩動二十合屬的人烟，天下的貨物都來起會，賣的衣服，首飾，瑪瑙，珍珠，甚麼是沒有的。奶奶們都到廟上，自己揀着相應的買。

素姐沒等他兩個說了，截着說道：『他們好事，你二位不該合我說聲，挈帶我出去走走麼？』他兩個道：『還說哩！俺可是沒到那裏呀？偏生的又撞見員外，又沒叫俺進去，給了俺四五十個錢，立斷出來了。員外那意思一似俺兩個不是甚麼好人，見了大嫂，就哄騙大嫂似的。這各人積福是各人的，替白衣奶奶打醮，就指望生好兒好女的；替頂上奶奶打醮，就指望增福增壽的哩。員外他知道甚麼？』素姐怒道：『好賊老砍頭的！他怕我使了他的家當，格住你不叫見

我，難爲俺那賊強人殺的也瘁成一股子，瞞得我住住的，不叫我知道！由他！

我合俺這賊割的算帳！」

說着，那兩個道婆一齊都要起身。素姐道：「我難得見你二位，你再坐坐吃

了飯，合我再說會話兒你去。」兩個道婆說：「要沒有緊要的事，俺也不肯就

去，實是這十五日會友們待起身，上泰山燒香，俺兩個是會首，這些會友們眼罩子，

藍絲紬汗巾子，都還沒做哩；生口講着，也還沒定下哩；帳也都還沒算清哩；這只

四五日期程了，等俺燒香回來。俺也不敢再上那頭去，只打聽得大嫂往這頭來，

可俺就來合大嫂說話；還只怕這裏相公喚俺來的勤哩。」素姐道：「怎麼會裏不

着男人作會首，倒叫你兩個女人做會首呢？」兩個道婆說：「這會裏沒有漢子

們，都是女人，差不多夠八十位人哩。」素姐道：「這會裏的女人也有像模樣的

人家麼？」兩個道婆說：「你看大嫂說的好話呀！要是上不得檯盤的，他也

敢往俺這會裏來麼？」楊尚書宅裏娘兒們夠五六位，北街上孟奶奶娘們，東街上洪

奶奶汪奶奶耿奶奶，大街上張奶奶，南街上汪奶奶，後街上劉奶奶娘兒們：都是這

些大人家的奶奶。那小主兒也插的上麼？」素姐道：「偌這裏到泰安州有多少

路？」道婆道：「人說有二百九十里路。這路好走，頂不上別的路二百里走。

沿路都是大廟大寺，一路的景致，滿路的來往香客，香車寶馬，士女才郎，看不了的好處。只恨那路不長哩。」素姐問道：「那山上有景致麼？」道婆道：

「好大嫂，你看天下有兩個泰山麼？上頭把普天天下的國度，龍宮海藏，佛殿仙

宮，一眼看得真真的哩。要沒有好處，爲甚麼那雲南貴州川湖兩廣的男人婦女都

從幾千幾萬里家都來燒香做甚麼？且是這泰山奶奶掌管天下人的生死福祿。人

要虔誠上頂燒香，從天上掛下紅來，披在人的身上，笙簫細樂的往頂上迎哩；要不

虔誠的，王靈官就把人當時細住，待動的一點兒哩！心虔的人，見那奶奶就是真

人的肉臉；要不虔誠，看那奶奶的臉是金面。增福救罪，好不靈驗哩。山上說

不盡的景致，像那朝陽洞，三天門，黃花嶼，捨身臺，晒經石，無字碑，秦松，漢

柏，金簡，玉書：通是神仙住的所在。凡人緣法淺的，也到得那裏麼？」

一席話說的個素姐心痒難撓，神情飛越，問道：『那些會裏去的道友，都坐的是轎，騎的是馬？得用多少路費？路上有主人家沒有？』兩個道婆說：『這燒香，一爲積福，一爲看景逍遙，要死拍拍猴着頂轎，那就俗殺人罷了，都騎的通是騾馬。會裏雇的長驢，來回是八錢銀子。要是騎自己的頭口，坐八錢銀子給他。起初隨會是三兩銀子的本兒，這整三年，支生本利夠十兩了。雇驢下店報名，五兩銀子拋滿使不盡的。還剩五兩買人事用的哩。』素姐說：『像不會裏的人也好搭上去不？』兩個道婆說：『這可看是甚麼人哩。要是僱得厚的人，叫他照着衆人本利找上銀子，僱就合衆人說着，就帶挈的他去了；要是不相干的人，平白的僱就不叫他去。』素姐說：『我待跟了去看看，與奶奶燒炷香，保護我來生不照這世裏不如人，受漢子氣。不知你二位肯叫我去不？』兩個道婆說：『得你去，俺也不能夠的哩。僱路上打夥子說說笑笑的頑不好呀？只是狄員外喬喬的，你三層大，兩層小，只怕自家主不下來。』素姐說：『不怕！我

待去就去，他們主不得我的事。——他們也都有家裏正經人跟着麼？」兩個道婆說：「怎麼沒有？有丈夫跟着的，有兒的，有女婿兒的，家人的，隨人所使。可只是使的是各人自己的盤纏。」素姐道：「使賴二位帶挈我，着上十兩銀子，我也同去走走。」兩個道婆說：「你要去，我好添你這一分的行裝合頭口，十三日同往娘娘廟燒信香演社，你可別要誤了。銀子也就叫人送去了，好添備着做甚麼。」

素姐合兩個道婆都約定去了。這是八月初十的時候。素姐一心只在燒香上面，也甚是無心替他母親奔喪，即刻把狄希陳叫到跟前，說道：「我待往泰安州替頂上奶奶燒香，你合我去呀？你要合我去，我好替你扎括衣裳。」

狄希陳若是個有正經的人，把那義正詞嚴有綱紀的話攔阻他，難道他會插翅飛去不成？爭奈這狄希陳少年流蕩心性，便也說道：「這倒也好。有人同去

麼？」素姐說：「剛纔老侯老張說來，他會裏女人們這十三日燒信香演社，十五

日起身。叫我找入十兩銀子，一切掛裹都使不盡，還有五兩銀子分哩；要不騎雇的驢，還坐八錢銀子給僱。』狄希陳道：『只怕僱爹不叫僱去，可怎麼樣的？』索姐道：『你去對爹說，你說下來了，我有好到你；你要說不下這事來，你渾深也過不出好日子來。』狄希陳道：『僱爹極是疼我，待我去說，只怕依了也不可。』索姐卽着狄希陳回家去說。『我立刻等着你來回話。』

狄希陳不敢稽遲，回到家去，見了他爹，把他媳婦要去隨會燒香，說了詳細。狄員外道：『僱當時罷了，你如今做着個監生，也算是詩禮人家了，怎好叫年小的女人隨會燒香的？你就沒見那隨會社演會的女人們？頭上戴着個青屯絹眼罩子，藍絲綉遮着束香，綉在肩膀上面，男女混雜的沿街上跑，甚麼模樣？他既發心待去，僱等收完了秋，頭口閑了，收拾盤纏，你兩口兒可去不遲，別要跟着那老候婆子。他兩個不是好人。他兩個迎往僱家祭了兩次，我都沒叫他進去，給了他百十個錢，打發的他去了。』



狄希陳即刻往素姐那裏，把他爹的話對素姐說了。素姐不聽便罷，聽了不由怒起，即時紫脹了面皮，說道：「我只是如今就去！我必欲去！我主意待合老侯老張去！怎麼這一點事兒我就主不的呢？你快早依隨着我，是你便宜！你只休要後悔！」

覺的狄希陳這會子好不作難，垂首喪氣，沒了主意。素姐也沒等到黑，回到家去取了十兩花銀，次早仍回母家合龍氏說了。龍氏瞞着薛如卞兄弟，使人悄悄的喚了兩個道婆來家，交與他那十兩銀子，要賭氣不騎家裏的騾子，叫他僱了驢兒，約定十三日清早到老張家取齊。分派已定，也不再與狄員外狄希陳商量。十三日起了個早，梳光了頭，搽白了粉，戴了滿頭珠翠，也不管甚麼母親的熱孝，穿了那套顧繡裙衫，不由分說，叫小玉蘭跟了，佯長出門而去。狄員外合狄希陳站在一旁乾瞪着眼看，沒敢言語一聲。那隨行逐隊跟了衆人燒信香演聖駕的，那百般醜態，不必細說。事完回到房中，脫剝了那首飾衣服，怒狠狠坐在房中。

狄希陳不及防備，一脚跨到房門。

素姐罵道：「我當你跌開了腦袋，跌折了

雙腿，走不動了，沒跟了我，叫我自己去了！誰知還有你麼？你沒跟了我

去，怎麼也燒回信香來了，也沒人敢把我掐了塊子去呢？」狄希陳道：「你待去，

你自家去罷呀。我戴着頂方巾，跟着你沿街上演社，成個道理麼？」素姐怒

道：「阿！你不跟了我，你是怕我玷辱了你的體面麼？我可偏要壞你的體面

哩！我十五日起身，我叫你戴着方巾，穿着道袍子，路上替我牽着驢，上山替我

掌着轎，你只敢離我一步兒，我不立劈了你成兩半個，我改了不姓薛！我叫你挽

起那兩根狗×眉毛認我認，叫你有這們造化！你若跟着我，誰不說你：「看這們

鬼頭蛤蟆眼的個小廝，有這們等個媳婦！」我只說是替你粧門面，這那裏放着壞

了你的面皮哩？我倒心裡算計，你要跟我去呵，我把那疋藍絲紬替你做個夾襖，

剩下的替你做條夾褲，再做個綾背心子，好穿着上山朝奶奶。你倒喬起腔來了！

我想來：那泰山娘娘脫不了也是做女人，賭不信那泰山爺爺要像你們拘別扭手，

那泰山奶奶也沒有饒了那泰山爺爺的。王皮好來！我且「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狄希陳背地裏與他爹商量。狄員外道：「他的主意定了。你待拘別的過他哩？你就強留下他，他也作蹬的叫你不肯安生。借說得苦麼？我叫人替你收拾，你和他只得走一遭去。」狄員外叫人收拾行李，捎的米，麵，臘肉，糟魚，醬瓜，豆豉之類，預先料理。

再說到了十四日早晨，龍氏合薛如卞的娘子說道：「你大姑子往泰安州燒香，你妯娌們不該置桌酒與他餞餞頂麼？」連氏道：「真個麼！幾時起身？俺怎麼通不見說起呢？」龍氏道：「你是甚麼大的們，凡事該先稟你知道。他說了這兩三日了，你不理論他，又說你不知道哩。」

連氏卽忙進房合丈夫說知此事，要與素姐餞頂。薛如卞聽知素姐要去燒香，

他只說是自己同狄希陳自去，還把雙眉緊蹙，說道：『再沒見狄大叔合這個狄姐夫沒有正經，少女嫩婦的上甚麼頂！你沒見坐着那山轎，往上上還好，只是往下下可是倒坐着轎子，女人就合那擡轎的人對着臉，女人仰拍着，那脚差不多就在那轎夫肩膀上。那轎夫們，賊狗頭，又極可惡，故意的趁和着那轎子，一擷一擷的，怎麼怪不好看的哩！這是讀書人家幹的營生麼？這頂我勸你替他餞不成，叫他怪些也罷。』及至聽見入在老候婆的社裏，已是十三日燒過信香，薛如卞道：『這成甚麼道理！』叫人快接了素姐家，也請狄希陳說話。

素姐也還道是與他餞頂，慨然而回。狄希陳又是不敢不同去的，一同前後進門。薛如卞問道：『姐姐待往泰安州燒香去哩？多管起身？合誰同去？』

素姐把找銀入會，十五日起身，老候婆張是會首（的話說了一遍）。薛如卞道：『依我說，姐姐，你去不的。這有好人家的婦女也合人隨社燒香的麼？狄姐夫他已是出了學，上了監生，不願人笑話罷了，俺弟兄們正火磁磁也還要去學裏

去見人哩！這在家門子上沿街跑着燒信香，往泰安州路上搖旗打鼓，出頭露面的，人說這狄友蘇的婆子，倒也罷了；只怕說這是薛如卞合薛如兼的姐姐，他爹做了場老教官，兩個兄弟揉着面，戴着頂頭巾，積泊的個姐姐這們等！」

素姐已是大怒，還沒發作。

龍氏大怒道：「放的是狗臭大屁！你姐姐怎麼

來就叫你爲不的人了？他嫁出去的人，你好哩，認他是姐姐；你要不好哩，別認

他是姐姐，別叫他上門。

他狄家渾深也有碗飯吃，累不着你甚麼！」

薛如卞

道：「我說的好話，倒麻犯我起來！這不姐夫這裏聽着，我說的有不是麼？」

龍氏一聲大哭：「我的皇天呵！」

我怎麼就這們不氣長！

有漢子，漢子管着；等

這漢子死了，那大老婆又像螞蚱叮腿似的；巴着南牆望的大老婆沒了，落在兒們的手裏，還一點兒由不的我呀！皇天呵！」

薛如卞憑他哭，也沒理論，讓出狄希陳客位坐去了。

薛如卞道：「姐姐待去

燒香，料道姐夫是不敢攔阻的。

但你合他自家去不的麼？」

怎麼偏只要入在那

兩個老歪辣的社裏去，是待怎麼？」

狄希陳把狄員外的話合素姐怎樣發作，對着薛如卞告訴。不料素姐偏在門外頭聽，猛虎般跑進門來。狄希陳撲門逃去，不曾撈着，扭住薛如卞的衣領，口裏罵，手裏打。薛如卞把衣裳褪下，一溜風走了。素姐也沒回到後去，竟往狄門來了。狄希陳知道自己有了不是，在家替素姐尋褲套，找搭連，縫袷肚，買轡頭，裝醬斗，色色完備，單候素姐起馬。

睡到次日五鼓，素姐起來梳洗完備，穿了一件白絲紬小褂，一件水紅綾小夾襖，一件天藍綾機小紬衫，白秋羅素裙，白洒線秋羅膝褲，大紅連面的緞子鞞鞋，脊梁背着藍絲紬汗巾包的香，頭上頂着甲馬，必欲騎着社裏僱的長驢。狄員外差的覓漢上前替他那驢子牽了一牽，他把那覓漢兜頸子一鞭打開弓遠的，叫狄希陳與他牽了頭口行走，致一街兩岸的老婆漢子，又貪着看素姐的風流，又看着狄希陳的丟醜。狄希陳也甚是害羞，只是怕那素姐如虎，說不得他那苦惱，只得與他牽了

驢兒，夾在人隊裏行走。

偏偏的事不湊巧，走不二里多路，劈頭撞見相于廷從後莊上回來。狄希陳只

道他還不曾看見，連忙把隻袖子把臉遮住。誰知相于廷已經看得分明，越發在路

旁站住。等狄希陳走到跟前，相于廷道：狄大哥，你拿了袖子罷，看着路好牽

驢子走，帶着袖子，看捨了臉。』

素姐看見是相于廷說他，還拿起鞭子望着相于廷指了幾指，然後一羣婆娘，豺狗陣一般，把那驢子亂攆亂跑。有時你前我後，有時你後我前。有的在驢子上

抱着孩子；有的在驢子上顛吊髮髻；有的偏了鞍子墜下驢來；有的跑了頭口齋聲怪

氣的叫喚；有的走不上幾里說肚腹不大調和，要下驢來尋空地屙屎；有的說身上不

便，要從被套內尋布子夾x；有的要叫孩兒吃乳，叫掌鞭來牽着韁繩；有的說麻木

了腿骨，叫人從凳裏與他取出脚去；有的吊了丁香，叫人沿地找尋；有的忘了梳

匣，叫人回家去取；跣蹠的塵土扛天，臊氣滿地。

這是起身光景，已是大不堪觀。及至燒了香來，更不知還有多少把戲，看得一回再說這進香的結束。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夥倡邪教

狄監生自控妻隨

#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師

蒿里山希陳哭母

露面出頭，

女男混雜，

輕自出閨門；

招搖鬧市，

托宿荒郊，

走鎮又經村。

長跪老嫗求妙訣，

貼廿兩花銀。

敬奉師尊，

曠夫哭母，

放火禁挑燈。——右調少年遊。

狄希陳戴着巾，穿着長衣，在那許多婦人之中與素姐控驢而行。富家子弟，又是嬌生豢養的兒郎，那裏走得慣路？走的不上二十里，只得把那道袍脫下，捲作一團，一隻腋肋裏夾住，又漸次雙足走出泡來，疼不可忍，伸了個頸項向前，兩隻腿又只管墜後。素姐越把那驢子打的飛跑。那兇漢常功在狄希陳身旁空趕着個驢子，原是留候狄希陳騎坐的。常功見狄希陳走的甚是狼狽，氣息奄奄，脚力不加，走向前把素姐驢子的轡首一手扯住，說道：「大嫂，你大哥已是走不動了，

待我替大嫂牽着驢，叫大哥騎上騾子走罷。」素姐在那常功的肩上一連兩鞭，罵道：「他走動走不動，累你腿事！我倒不疼，要你獻淺！你好好與我快走開去！」狄希陳只得仍舊牽着驢子往前苦掙。

內中有一個四十多年紀，穿着油綠還復過的絲紬夾襖紫花布縐衣的個女人，在素姐後邊同走，揭起眼罩，問那常功道：「前邊這位嫂子是誰家的？」常功道：「是大街上狄相公的娘子。」那婦人道：「那替他牽驢的是誰？」常功道：「就是狄相公。」婦人道：「你看那相公牽着驢，累的這們等的是怎麼的？他就不疼麼？」常功道：「敢是兩口兒家裏合了氣來，因此這是罰他的哩。」那婦人道：「我就沒見這個刑法。」把自己的驢打了一下，追上素姐，叫道：「前邊是狄嫂子呀？」素姐回過頭來應道：「是呀。」那婦人問道：「那戴着巾替你牽驢的小夥子是誰呢？」素姐道：「是俺當家的。」那婦人又問：「這旁裏牽着騾的也是跟你的呀？」素姐道：「是俺的覓漢。」那婦人道：「你放着覓漢

不叫他給你牽驢，可拿着丈夫替你牽驢！我見他癩那癩的，已是走不動了。既是戴着頂巾子，一定是個相公呀。這使不的，你休叫他牽驢。僭來燒香是問奶奶求福，沒的倒來墮業哩？」素姐道：「我待來隨着社裏燒燒香，他合他老子擰成一股，別變着不叫我來。我燒信香演社，他跟也不跟我一跟兒，合俺那不爭氣的兄弟姐夫小舅兒背地裏數說我敗壞了他的體面了；我如今可叫他替我牽着驢跑，閃着那驢，我叫兌漢騎。」那婦人道：「狄嫂子，你聽我說，這使不的。丈夫就是天哩，癡男懼婦，賢女敬夫，折墮漢子的有好人麼？你聽我這分上，請相公騎上驢子，叫這兌漢給你牽驢。」素姐說：「也罷。要不是這位嫂子說，我足叫你替我牽着頭口走個來回哩！——我還沒敢問這位嫂子，你姓甚麼？」那婦人道：「我姓劉。俺兒是劉尙仁，縣裏的禮房。我在東頭住，僭是一條街上人家。我雖是小家子人家，沒事，我也不出到街上，所以也不認的狄相公。」兩個成了熟識，一路敘話不提。

這狄希陳一別氣跑了二十七八里路，跑的筋軟骨折，得劉嫂子說了分上，騎着騾，就是那八人轎也沒有這般受用，感激那劉嫂子就如生身父母也還不同。這日儘力走了一百里，宿了濟南府東關周少岡的店內。

素姐雖與許多人同走，未免多是人生而不熟的。那老侯老張又是兩個會首，又少專功走來照管。假貼了劉嫂子做了一處，又兼狄希陳是感激他的人，於是這幾個的行李安放一處。老侯老張看着正面安下聖母的大駕，一羣婦女跪在地下。一個宣唱佛偈，衆人齊聲高叫：『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齊叫一聲，聲聞數里。

號佛已完，主人家端水洗臉，擺上菜子油煤的饊，枝毛耳朵，煮的熟紅棗，軟棗，四碟茶果喫茶。講定飯錢每人二分，起油餅，豆腐湯，大米連湯水飯，管飽。衆人喫完飯，漱口溺尿，鋪床睡覺。

老侯老張因素姐是個新入會的好主顧，也尋成一堆，合劉嫂子四個一處安宿。

狄希陳合別家的男子另在一處宿歇。老侯老張合素姐衆人睡在炕上，成夜說的是

那怎麼喫齋念佛，怎麼拜斗看經，這樣修行的人，在陽世之間，任你墮罪作孽，

那牛頭不敢拿，馬面不敢問，閻王正眼也不敢看他，任他揀着富貴的所在托生。

素姐問道：『說陰間有甚麼神應急脚，任憑甚麼強魂惡鬼，再沒有拿不去的？』

老侯婆道：『狗！甚麼神應急脚！要入在俺這教裏，休說是甚麼神應，你就是

神虎神龍也不敢來傍傍影兒。你待活着，千年古代的只管長生；你怕見活了，自

家投到閻王那裏，另托生托生新鮮。』素姐說：『你這教裏是怎麼樣的？』侯

婆子道：『俺這教裏：凡有來入教的，先着上二十兩銀子，把這二十兩銀支生着利

錢，修橋補路，養老濟貧，遇着三十諸天的生辰，八金剛四菩薩的聖誕，諸神巡察

的日期，建醮念經，夜聚曉散；只是如此，再沒別的功課。又不忘葷酒，也不戒

房事，就合俗人一般。』素姐問道：『這教裏師傅是誰？』老侯婆道：『就是

我合張師父。

俺兩個：我是師正，他是師副。』

素姐問道：『我也待入這教

裏，不知也許我入麼？」老侯道：「你這們年小小的，及時正好修行。那有了年紀的人，日子短了，修行也不中用，只是免些罪業罷了，成不得甚麼正果。只是你公公難說話，你那兄弟薛相公更是毀僧謗佛的。頂上奶奶托夢給我，說爲你來燒香，你那兄弟背地好不抱怨哩。」素姐道：「我的事他也管不的。俺漢子還管不的，休說娘家的兄弟呀。我只爲他攔我攔，我罰他替我牽着驢跑夠三十里地。要不是劉嫂子的話緊，我足足的叫他跑個來回，只管叫他跑細了腿。」老侯兩個道：「可也怪不得呢。人家的漢子，你要不給他個利害，致的他怕了咱，只針鼻子點事兒，他就裏頭把攔住不叫咱做。爲甚麼我見他跑得可憐拉拉的，我只不替他說呢？後來我見他騎上驢子。原來是劉嫂子替他說了分上？」素姐道：「我五更起來梳了頭，央劉嫂子做個明府，我就拜二位爲師。我只一到家就送上二十兩銀子，一分也不敢短少。」老侯兩個唯唯從命。

素姐睡到五更，他比衆人更是早起。

狄希陳已先伺候。

素姐梳洗已完，老



侯婆兩個也都收拾完備。把老侯兩個讓到上面，兩把椅子坐着，素姐在下面四雙八拜，叩了一十六個響頭。老侯兩個端然坐受。與衆人叙了師弟師兄，大家叙了年齒，行禮相見。狄希陳在旁呆呆的看，不知是甚麼原故。素姐道：「我已拜了二位師父做了徒弟，我的師父就是你的師父一般，你也該過來與二位師父磕個頭兒。」老侯兩個道：「要不是教中的人，這可不敢受禮。」狄希陳本待不過來磕頭，只因不敢違拗了素姐，只得走到下面磕了四個頭。這兩個老歪辣半拉半受的罷了。素姐從此趕着老侯叫「侯師父」，老張叫「張師父」。這兩個道婆當面叫素姐是「徒弟」，對着人叫是「狄家的徒弟」；趕着狄希陳當面叫「狄相公」，對着人稱他「狄徒弟的女婿」。

素姐因與那些會友認了同門，又同走了許多路，漸漸熟識。也沒有甚麼楊尙書宅裏的奶奶，都是楊尙書家的佃戶客家；也沒有甚麼孟奶奶耿奶奶，或原是孟家滿出的孀子與或是耿家嫁出去的丫頭。倒只有素姐是人家的個正氣娘子。素姐

甘心爲伍，倒也絕無鄙薄之心。

又行了一日，走了一百里路，宿在彎德地方。脫不了還是下店安駕，宣偈號佛，不必絮煩。

再說又走了數十里，經過火爐地方。這火爐街上排門挨戶都是賣油煤果子的人家。大凡香客經過，各店裏的過賣，都亂烘烘跑到街心，把那香頭的驢子狠命的拉住，往裏讓喫果子，希圖賣錢。那可厭的情狀，就如北京東江米巷那些賣褐子的陝西人一般；又像北京西瓦廠牆底下的妓者一般，往街裏死活拖人。

素姐這一夥人剛從那裏走過。一夥走塘的過賣，虎也似跑將出來，不當不正把老侯兩道的驢子許多人拉住，亂往家裏爭奪，都說：『新出鍋滾熱的果子，純香油煤的，又香又脆，請到裏邊用一個兒。』這到店裏還有老大一日裏，看餓着了身子。』老侯兩道說：『多謝罷。俺纔從彎德喫了飯起身，還要趕早到店裏報名

雇轎子哩。」再三不住，只得放行，去了。

素姐初次燒香，不知但凡過客都是這等強抗，抗的你吃了他的，接着數兒別錢。素姐只見各店裏的人都攢攏了抗那老侯兩道，只道都是認得他的，問道：「這些開店的都與二位師傅相識麼？怎麼這等固讓哩？」老侯兩個順口應道：「這些人家都是俺兩個的徒弟，大家這等爭着請我進去，我們怎能遍到？只得都不進去罷了。」

行到泰安州教場內，有舊時下過的熟店宋魁吾家差得人在那裏等候香客。看

見老侯兩個領了許多社友來到，宋魁吾差的人遠遠認得，歡天喜地的，飛跑迎將上來，拉住老侯兩個的頭口，說道：「主人家差俺等了幾日了，只不見來，想是十五日起身呀？路上沒着雨麼？你老人家這向身上安呀？」一直牽了他驢，衆人

跟着到了店裏。宋魁吾看見，拿出店家脅肩諂笑的态度迎將出來，說些不由衷的

寒溫說話。洗臉吃茶，報名雇驢轎，號佛宣經，先都到天齊廟遊玩參拜。回店

吃了晚飯，睡到三更，大家起來梳洗完畢，燒香號佛過了，然後大衆一齊吃飯。

老侯兩個看着一行人衆各各的上了山轎，老侯兩人方纔上轎押後。那一路討錢的，撥龜的，捨路燈的，都有燈火，所以沿路如同白晝一般。

素姐生在薛教授深閨之內，嫁在狄門富厚之家，起晚睡早，出入煖轎安車；如今午跟了這一羣坐不得筵席，打得柴的婆娘，起了半夜，眼還不曾醒的伶俐，飽飽的吃那一肚割生割硬的大米乾飯，半生半熟的鹹麵饅饅，不乾不淨的兀禿素菜，坐着抖成一塊半截沒踏脚的柳木椅子的山轎，抬不到紅門，頭暈的眼花撩亂，惡心嘔吐。起先吐的，不過是那半夜起來吃的那些羹饌佳殺；後來吐的，都是那焦黃的屎水，臭氣熏人。抖的那光頭蓬鬆四垂，吐的那粉面菜葉般青黃二色。老侯與衆人道：『這是年小的人心不虔誠，奶奶拿着了。』那劉嫂子道：『我前日見他降那漢子，叫他漢子替他牽着驢跑，我就說他不是個良才。果不其然，惹的奶奶計較。』這們些人只有這一個叫奶奶心裏不受用，惱大家臉上都沒光采。』老

侯兩個說：「他既是知不道好歹，惹得奶奶心裏不自在，僧沒的看得上麼？說不的僧大家替他告饒。」那別會裏燒香的人成千成萬，圍的封皮不透，亂說奶奶捆住人了，亂問道：「這是那裏的香頭？爲怎麼來，奶奶就下狠的計較呢？」又有的說：「看這位香頭還年小着哩，看身上穿的這們齊整，一定是個大主子。」同會的人答應道：「這是明水狄家媳婦，狄貢生娘子。這旁裏跟着的不是狄相公麼？」圍看的人，你一言，我一語，都亂講說。

素姐焦黃的個臉，搭拉着頭，坐在地上，一來聽人講說得緊，二來下了轎子，坐在地上歇了一會，那頭暈惡心漸漸止了許多。素姐聽不上那×聲噪氣，「咄」的一聲，喝道：「一個人暈轎子，惡心頭暈的嘔吐，坐着歇歇，有那些死聲淘氣！甚麼是奶奶捆着我！我抱着你們的孩子掙在井裏了麼？打夥子咒念我！還不散開走哩！我沒那好，搵起土來照着那淡嘴×養的臉撒倒好來！」一邊站起來道：「我且不坐轎，我待自家走造子哩。」放開腳就往上走。衆人見他走得有

力，同會的人方都上轎行走。

素姐既是步行，狄希陳豈敢坐轎，緊緊跟隨，在旁扶掖。素姐原是狐狸托

生，泰山元是他的熟路，故是上那高山，就如履那平地的一般容易；走那周折的山徑，就如走那行慣的熟路一般，不以為苦。把個狄希陳倒累得通身是汗，喘的如使乏的疲牛，漸漸後腳跟不上前腳，只是打軟腿。又虧那劉嫂子道：「狄嫂子，你不害走的慌麼？你合狄相公都坐會子轎，等要頭暈，再下來走不遲。」

果然那兩頂轎歇下，素姐合狄希陳方纔坐上。抬得不上十來步，狄希陳纔坐得自在，素姐叫聲「不好」，臉又焦黃，依舊惡心，仍是頭暈。只得又叫人放下了轎，自己步行。狄希陳又只得扶了素姐行走。

漸次走到頂上。那管香稅的是歷城縣的縣丞，將逐位的香客單名點進。方到聖母殿前，殿門是封鎖的；因裏邊有施捨的銀錢袍服金銀娃娃之類，所以人是進不去的。要看娘娘金面的人，都墊了甚麼，從殿門格子眼裏往裏觀看。素姐驢

着狄希陳的兩個肩膀，狄希陳兩隻手攥着素姐兩隻腳，倒也看得真實。也往殿裏邊捨了些銀子。

燒香已畢，各人又都各處遊觀一會，方纔各人上轎下山。素姐依舊不敢上轎，叫狄希陳攙了，走下山來，走到紅廟。宋魁吾治了盒酒，預先在那裡等候與衆人取頂。這些婦女一齊下了轎子，男女混雜的，把那混帳攢盒，酸薄時酒，登時吃的風捲殘雲，從新坐了轎回店。素姐騎着自己的騾子同行，方纔也許狄希陳隨衆坐轎。到了店家，把這日本店下頂的香頭，在廠棚裏面，男女各席，滿滿的坐定，擺酒唱戲，公同餞行。當中坐首席的點了一本荆釵，找了一出月下斬貂蟬，一出獨行千里，方各散席回房。

素姐問道：『侯師傅，剛纔唱的是甚麼故事？』怎麼錢玉蓮剛從江裏撈得出

來，又被關老爺殺了？關老爺殺了他罷，怎麼領了兩個媳婦逃走？想是他

叫價命麼？』衆人都道：『正是呢。』這個個好人，關老爺不保護他，倒把來殺

了，可見事不公道哩！』

說着，睡了覺，明早吃了飯，收拾起身。宋魁吾送了老侯老張每人一把傘，一把藤篾子扇，一塊醃的死猪子肉，一個十二兩重的小雜銅盆。都收拾了，上頭口回程，還要順路到蒿里山燒紙。

這蒿里山離泰安州有六七里遠，山不甚高，也是個大廟。兩廊塑的是十殿閻君，那十八層地獄的苦楚無所不有。傳說普天下，凡是死的人，沒有不到那裏的。所以凡是香客，定到那裏，或是打醮超度，或是燒紙化錢。看廟的和尙道士，又巧於起發人財，置了籤筒，籤上寫了某司某閻王位下的字樣。燒紙的人預先討了籤尋到那裏，看得那司裏是個好所在，沒有甚麼受罪苦惱，那兒孫們便就喜歡。若是甚麼上刀山，下苦海，確擗，磨研的惡趣，當真就像那亡過的人在那裏受苦一般，哭聲震地，好不悽慘！『天象起於人心』。這般一個鬼哭神嚎的所在，你要他天晴氣朗，日亮風和，怎麼能勾？自然是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陰風



颯颯，冷氣颼颼，這是自然之理。人又愈加附會起來，把這蒿里山通成靈真的鄧都世界。

却說那狄希陳母親老狄婆子在世之時，又不打公罵婆，又不怨天恨地，又不虐婢凌奴，又不拋米撒麵，又不調長唆短，又不偷東摸西，表裏如一，心口一般：這樣人死去，也是天地間婦人中的正氣。若沒甚麼閻王，他那正氣不散，必定往那正大光明的所在托生。若是果有甚麼閻王，那閻王見了這般好人，一定是起敬致恭，差金童玉女導引他過那金橋，轉世去了，豈有死去三四年還在那蒿里山的理？但爲人子的，寧可信其有，豈可信其無？也在佛前求了一籤，註的分明，却在那五閻王的司裏。這五閻王在那十個閻王之中是有名的利害主兒。

狄希陳抽着這籤，心中已是悽慘得緊；及至買了紙鏢，提了漿酒，走到那個司裏，只見塑的那泥像，一個女人，綁在一根樁上，一個使一把鐵鉤，把鬼婦人的舌

頭鈎將出來，使刀就割。狄希陳見了，不由放聲大哭，就像當真割他娘的舌頭一般，抱住了那個受罪的泥身，把那鬼手裏的鈎刀都弄斷了。真是哭的『石人墮淚』，人人傷心。同會的人也勸道：『這不過是塑的泥像，做戒世人的意思，你甚麼認做了當真一般？聞得你母在世的時，爲人甚好，怎麼得受這般重罪？』素姐插口道：『這倒也定不得哩。俺婆婆在世時，嘴頭子可是不達時務，好枉口拔舌的說作人。別說別人，止我不知叫他數說了多少。聲聲口口的謗說我不賢良，又說我打公罵婆，欺侮漢子。只這屈說了好人，沒的不該割舌頭麼？』劉 嫂子道：『沒的家說！要冲撞了媳婦兒就割舌頭，要冲撞了婆婆可該割甚麼的是呢？』

衆人說話，狄希陳還哭。素姐道：『你只管嚎，嚎到多咎？沒的那閻王爲你哭就饒了他不割舌頭罷？我待走路哩，你等着你爹死了，可你再來哭不遲！』衆人都惱那素姐的不是。狄希陳也就再不敢哭了，跟了素姐出廟，騎上頭口，

走了七日，八月二十一日日西的時分回到家中。他也不說請公公相見，一頭鑽在房裏。調羹和狄周媳婦倒往房裏去見他。龍氏收拾了一桌酒菜，叫巧姐與他大姑子接頂。次日仍打扮穿了色衣，戴了珠翠，叫狄希陳合小玉蘭跟隨同着衆人往娘娘廟燒回香。家中帶了二十兩銀賸自送與侯張兩個師傅做人會的公費。

侯張兩個道：『這是隨心的善愿。你的銀子沒有甚麼低假，都分兩足數麼？你既入了會，以後還有甚麼善事，一傳你要即刻就到；若有一次失悞，可惜的就前功盡棄了。可只你公公不許我們進去，怎麼傳到你的耳朵？』素姐道：『以後凡有該做的善事，你只到俺娘家去說，自然有人說知與我。』侯張二人各自會意。大凡事體，只怕起初難做。素姐自從往泰安州走了一遭，放蕩了心性，又有這兩個盜婆引誘，所以凡有甚麼燒香上廟的事件，素姐都做了個藥中的甘草，偏生少他不得。只看後回不一而足。再看接說便知。

## 第七十回

狠漢貪心遭主逐

賢妻巧嘴脫夫災

休太狠，

頭上老天不肯。

常言細水能流永，

萬事俱關命。

\*

行險只圖微幸，

全把寡銅相騙哄。

若無智婦能詞佞，

敲打還追併。——右調謁金門。

再說狄希陳那年在京坐監，舊主人家童七，名字叫童有閏，號是童山城，祖傳是烏銀銀匠。其父童一品是個打烏銀的開山祖師，使了內官監老陳公的本錢，在前門外打造烏銀。別的銀匠打造金銀首飾之物，就是三七搵銅，四六搵銅，却也都好驗看。惟這烏銀生活，先把來燒得煖黑，再那裏還辨得甚麼成色；所以一味精銅，打了甚麼古折戒指，脰脰鈕扣，臺盞，杯，盤之類，兌了分兩，換人家細絲白銀，這已叫是有利無本的生意。誰知人心不足，每兩銅還要人家三錢工價，弄得銅到貴如銀子。他又生出個巧計，哄騙那些愚人：他刊了招帖，說：『本舖打造一應器皿首飾，俱係足色紋銀，不攙分文低假，恐致後世子孫女婿男盜。四方君子，用銀換去等物，不拘月日，如有毀壞者，執此帖赴舖對號無差，或另用新物

照數兌換，止加工錢；如用銀，仍照原數奉銀，工錢不算。『執帖爲照。』人換了他的東西，果然有來兌換的，照了帖一一換去。所以把這個好名傳開，生意大盛。起先是取老陳公的本錢，每月二分行利。一來這老陳公的本錢不重，落得好用；二來好扯了老陳公的旗號，沒人敢來欺負。不敢在老陳公身上使欺心，利錢按季一交，本錢周年一算，如此有了好幾年的光景。老陳公信這童一品是個好人，爽利發出一千銀子本來與童一品合了夥計。本大利長，生意越發興旺。

這童一品恐怕別人攪了他的生意，學了他的手段，不肯別招徒弟，從小只帶了兒子童有閻幫助。童有閻總裏排行叫是童七。

這童七自十二歲跟了父親打造生活，學做生意，不覺一十八歲；這年娶了親，是毛毛匠駱佳才的女兒，錦衣衛白皮靴校尉駱有莪的妹子。這童七命裏合該吃着這件衣飯，不惟打造的生活高強，且做的生意甚是活動。

這年秋裏，恰好童一品生病死了，老陳公依舊與童七仍做生意。不料到了冬

間，這老陳公也因病身亡，把這個鳥銀舖的本錢一千兩，分在大掌家小陳公名下。這小陳公也依舊與童七開造銀舖，生意也照常興旺。當初童一品這樣興旺的生意，惟恐托人不效，只是自家動手；後來童七長大，有了父子兩人，所有婦女，教他整花貼金而已。

童七起先襲職的時候，也還不改其父之政；後來生意盛行，賺錢容易，家中就修理起房來；既有了齊整房舍，就要擺設桌椅圍屏，爐瓶盆景，名人字畫之類，粧作假斯文模樣；漸漸又齊整穿着起來；住了齊整房屋，穿了齊整衣裳。京師雖是帝王輦轂所在，那人的眼孔比那碟子還淺，見他有了幾個銅錢，大家把他抬起來，喚他都是『童爺』，喚他的婆子都是『童奶奶』。喚來喚去，兩口兒通忘了自己是個銀匠，儼然便以童爺童奶奶自居。

大凡親戚們的氣運，約略相同，童七買賣興頭，誰知童奶奶的父親駱佳才也好時運。他是個做貂鼠的匠人，連年貂鼠甚貴，他凡做帽套，揀那貂鼠的香潔至美

的所在，偷大指闊的一條，積的多了，拼成帽套，用玄紵弔了裏，人只看外面毛深  
色紫，誰知裏邊是千補萬納的碎皮，成二三十兩的賣銀，漸漸的也成了家事，搵着  
了一個錦衣大堂的痒痒，把兒子駱有莪補了校尉，跟了人緝捕拿訛，也賺了許多橫  
財，置房買地。人都都叫那駱佳才是『駱太爺』，老婆是『駱太太』，駱有莪是  
『駱爺』，老婆是『駱奶奶』。兩家好不興旺。

却說這樣又富又貴的童爺，穿了徹底的綉帛，住了深大的華堂，便不好左手拿  
了吹筒，右手拿了筍子；老婆扯着風匣；兒子掘着火爐；這成甚麼體段？所以傾  
銀打造，童爺不過總其大綱，察其成數；童奶奶越發眼也是不見的；兒子小虎哥送  
在書館讀書，人有說他父親是個銀匠，他也不信；寄姑娘更是不消提起；俱是雇人  
打造，自己通不經眼。

這烏銀生活：當初童一品父子手裏，每一兩重的生活，鎔化將來，足足的有三



錢銀子。這雇的生人，他那管你的主顧，連那三成銀子盡數扁在腰裏，打的生  
活，一味光銅。那時運好的時候，一般有人成十成百的換去。戴壞了的，不過  
是兌換新貨，還要另加工錢。誰知人的運氣就如白晝的日光一般，由旱而午，由  
午而夜，日頭再沒常常晌午的理。盛極必衰，理所必至。一般也還是先年的銅  
貨，偏偏的嫌生道冷起來，生意比往日十分少了九分。這一分之中換了去的，十  
個有九個來打倒；先年換去的舊物，多有執了票只來換銀，不肯換貨；還要指望生  
意復興，咬了牙只得換與他去。年終算帳，賺得不多，漸至於扯直，折本，一年  
不如一年；致得陳內官要收回本錢，不開了舖。

起先童七還支架子，說道：『年成不好，生意不濟。不如收了舖子爲妙。』  
及至陳內官當真要收起舖來，童七也不免的慌了手脚。陳內官差了名下的幾個毛  
食，齊到舖中，教童七交本算帳。童七那裏有甚見銀，支吾了些餘帳，四五百兩  
打就的首飾，二三百兩退回的殘物，正經管頭還少二百八九十兩，差十一二兩不到

三百。毛食同了童七，拿了貨帳，都到陳公那裏回話。陳公將打成的首飾合那殘貨都稱兌明白，叫人收在原來箱內，其賒帳與少的數目，叫童七討了硬保，限一個月交還。童七也還不怕。果然到了一月，將家中的銀湊兌完足，照數償還，抽了保狀。陳内官倒覺甚不過意，待了酒飯，用好話慰貼而散。

童七回家，買了幾十斤紅銅做了本錢，仍舊開那烏銀的舖。運退的人，那裏再得往時的生意，十日九不發市；纔方發市，就來打倒。雖是紅銅，也用白銀買的；雇人打造，也用工錢；貨房開舖，也用房價；這都算在折去的數內。

更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九月十六是陳公公母親的壽日，陳公公新管了東廠，好不聲勢。來與陳太太做生日的如山似海。這本司兩院的娼婦，齊齊的出來，沒有一個不來慶賀。陳公道：『累你們來與太太磕頭，我有件好物兒哩，賞了你們罷。』叫：『兒子們，你去把那童夥計交下的烏銀脰膀兒挑牙三事兒，你盡情取來給我。』

一個毛食，去了一大會，取了兩大紙包來到。陳公說：『你打開包，見個數兒。』誰想那銅杭杭子原待不的久，過了三伏的徽天，久放在那皮箱裏蒸着，取將開來，盡情煖黑的都發了翡翠斑點。陳公一見，甚是驚詫，道：『這就是童夥計交下的麼？』毛食道：『可不就是他交下的怎麼？』陳公公罵道：『這狗×拍的，了不的，拿這精銅杭杭子來哄我呀！你再看看別的也是這個麼！』那毛食又同了一個把那皮箱抬到陳公公面前，逐件取上來，那有二樣，都是些『堯舜與人』，絕無銀氣。陳公公罵道：『這狗攆的好可惡！這不是欺我麼！快叫廠裏人往他家裏拿這狗攆的去！替我收拾下皮鞭短棍，我把這狗攆的羅撈打流了他的！』

你想這東廠的勢燄，又是內官的心性，豈有鬆慢了的？不過傳了一聲說道：『叫廠裏人去拿了童夥計來，老公待問他甚麼哩。』誰料堂上一呼，階前百喙。虧了還看夥計兩字的體面，只去了十來個人，也還不曉的陳公主意輕重何如，所以

單把童七前推後擁，兩個人架着來了，也不會搶劫他的東西，凌虐他的妻子。

及至童七拿到，陳公公已請客上過坐了，差人帶到班房裏伺候。童七打聽陳

公因甚計較，百計打聽不出一個信兒。『太太生日，我已送過禮，磕過頭了；若是嫌我禮薄，可爲甚麼又盛設留我的酒飯？要是爲交的貨物不停當，這已是過了這半年，沒的又腦後帳撇撇了？』

却好一個拐子頭小承恩兒出來說：『叫看門的有唱插秧歌的過來叫住他，老太太待聽唱哩。』童七平日與這小承恩兒相熟，叫道：『承官兒！』承恩回頭看見，說道：『童先兒，你可惹下了！你交的那銀器首飾，今日老公取出來賞人，都變成精銅，上頭都是銅綠。叫人尋下皮鞭木棍，要打流了你的羅拐哩！』童七道：『阿！原來是爲這個？倒唬我這們一跳！我當着公公化給他細絲銀子就是了。過了這們暑濕的天，你就是沒動的元寶也要變的青黃二色哩，你說是經人汗手打造的东西，有個不變色的麼？』承官兒，你來，我合你說句話。』拉到

個屋脫拉子裏，悄悄從袖中取出夠一兩多的一塊銀子遞與他說：「你買炒栗子炒豆兒吃。你替我多多上覆老太太；你說董有闖在太太合老公身上也有好來，嫌留下的首飾不真，我一五一十的賠上。這老太太的壽日前後三個月不動刑，這纔是老公公的孝順，與老太太積福哩。我賠銀子放不在我心裏，我可捱不的打。我帶着仙鶴頂上的血哩；我服了毒，老太太的好日子不怕不利市拉拉的麼？你好歹對老太太說聲，我等着你回話。」

承恩把那塊銀子看了看，說道：「是好銀子呀？你別又是那首飾呵。」童

七道：「甚麼話呀！一分低的，換一錢給你。你要對着老太太說的不打我呵，

我家裏養活着個會花哨的臘嘴哩，人家出我二兩銀，沒賣給他，我送了你罷。」

承恩喜道：「你可別要說謊。你真個與我那臘嘴，我寧可不要這銀子。」童七

道：「光有了頑的沒有吃的也沒趣，你留下這銀子，好大事呀？」承恩道：「你等着，我替你說去。」

承恩走到太太跟前，把倒地磕了個頭，說道：『小的稟事。……』怎麼長，怎麼短，把童七的話稟了一遍。太太道：『這狗攬的可也可惡得緊！這精銅是拿着哄人的東西？別說老公，我也待打他哩！你合他說：我儘力替他講，饒他的打，叫他快快的拿銀子來取了他的銅杭杭子去。你叫人拿盤點心，四碗菜，再給他素子酒，叫他喫着，分付人們別要難爲他。你說是太太分付來。』

承恩得了這個赦詔，走到外邊，看着童七故意說道：『老太太的好日子，這沒要緊的事，我不敢稟，還了你的銀子罷。』童七道：『承官兒，你不希罕銀子罷了，你沒的也不希罕會花哨的臘嘴麼？是養活熟化的。你不給我說，罷，我把這臘嘴進給老公，老公沒有不喜歡的，饒了打不消說的，只怕還不教賠銀子哩。』承恩道：『你如今就把臘嘴取了來給我，我纔給你說。』童七道：『他們肯放鬆我一步兒麼？誰去取？』承恩道：『你給我件照物兒，我往你家自己取去。』

童七家裏果然有兩個臘嘴，——一個狠會哨的，一個不大會哨的。——主意是特與他

那個不大好的，但事已急迫，無可奈何，只得與了他袖內的一個汗巾，叫承恩拿了自往他家去取。

承恩飛馬也似跑到他家。童七砂廠裏差人拿去，童奶奶着忙，門也不會關閉。

承恩走到他客位簷下，兩個竹籠掛着兩個臘嘴。承恩喜不自勝，端了一把椅子躡着，把兩個竹籠都取將下來，拿在手裏，叫了一聲：「家裏沒人麼？」這是童夥計的汗巾子；老公等着要臘嘴，叫我拿着汗巾子來取哩。你留

下汗巾罷。跟出來關上門。」童奶奶趕着問道：「老公差了這們些人叫他怎麼？」

承恩一邊跑，一邊說道：「老太太壽日，請他赴席哩。」說着，走的去了。

童奶奶道：「這臘嘴養活了二三年，養活的好不熟化。情管在酒席上偏（原

註「上聲」）拉，叫老公知道，要的去。」說着，倒也把這害怕的心丟開去了。

承恩去不多時，只見提溜着兩個籠子，從那裏花哨着來了。童七道：「呀！

你還留個給我頑，你怎麼都拿來了？」承恩道：「我摸量着你往後沒心頑了，可

惜了的，撩了，爽利都給了我罷。汗巾子，我留在你家來了。你等等兒，我可

替你稟太太去。」承恩只到後邊轉了轉背，出來說道：「太太分付：你原不該拿着精銅哄騙老公，其情可惡，極該着實打！太太因你做夥計一場，今日又是太太喜慶日子，等後嗣太太合老公說，免你的打，叫你快着照數換了銀子來。你要變了卦換的銀子遲了，太太就不管這事了。——分付你們拿他的人，叫別要難爲他哩。太太分付，叫人拿四碗菜，一盤點心，一素子酒，給你喫哩。」童七道：「承官兒，你哄我哩。你進去沒多大一會，你就稟的這們快呀？」承恩道：「你管我快不快待怎麼？你只給了我臘嘴，我還嫌替你稟的遲哩。」說不了話。果然從後邊一個人托着一個盤子，就是承恩說的那些東西，一點不少，叫道：「童先兒在那裏？太太賞你飯喫哩。」童七心裏有事的人，那裏喫得下去，喫了沒多點子，都與衆人喫了。叫承恩傳說：「童銀匠喫過酒飯，磕頭謝太太賞哩。」

却說童七在班房裏伺候到三更時候，方纔做完了戲，住了雜耍。（陳公）送出



客來，散了，回到廳上，分付打發下人……。差人把童七帶將過去，稟道：『拿了童銀來了。』陳公道：『今日太太喜慶的日子，我且不合這狗攬的說話；這半夜三更，打的叫搗搗的也不好聽。你替我帶他往班房裏，弔着那狗攬的，明日合他講！』差人齊聲答應，將童七帶出去了。虧不盡太太預先分付叫人不要難爲他，所以陳公雖然分付叫弔，差人畢竟遵奉太太的言語，陪他大家睡了。

陳公回到後邊，從新又與他母親磕頭小坐，留下那唱插秧歌的老婆打着鑼鼓，扭着身子唱。將喫到四更天氣，方纔收拾散席。太太道：『官兒，我有個分上要合你說哩。那童銀，你差人拿的來了，你聽我說：你只教他賠你的銀子，你別要打他罷。我的生日，我許下這外宅裏一個月不動刑哩。他又是偕的個舊夥計，你又是我的個孝順兒子，聽了我這個分上罷。我已對着他許過口了。』陳公道：『這可怎麼處？他欺我多着哩，拿着精銅當銀子來哄我，把兒子不當瞎子待麼？罷，罷，太太說了，我任他怎麼，我也不打他，只教他賠銀子罷。兒

子還有一句話稟太太：要饒了他打，他捱着又不賠銀，可怎麼處哩？」太太道：「你問他要個保人，限他兩三個月。他要不給你銀子，這就可惡了，我也就不管他。」陳公道：「也罷，也罷。就依着太太說。」小厮們，計着些兒，明日再合我提提兒，看我今日酒醉忘了。」

到了次早，陳公因他母親生日，告了前後三日的假。這日也還不該進朝，陪着太太喫了早飯。太太又從新囑付了一遍。承恩把太太的話預先跑到外邊都對童七學了。陳公吃了飯，要出前廳理事。太太又再三囑付，惟恐他忘了。

陳公坐在廳上，叫帶進童銀來，又叫人將他所交的銅貨擡到廳上。差人將童七用鐵繩鎖項，跪在塔前。陳公罵道：「呢！你這狗×拍的！你睜開那×眼看見是誰呀！你着我當喫屎的孩子哄我，領了我的細絲銀子，交精銅棍棒子給我！拿着這精銅杭杭子哄人家銀子兌分兩也就罷了，還每兩問人家要三錢工錢呀！你就不怕我，可你沒的也不怕神靈麼？你說有兒有女的哩，你就不怕男盜

女婿，變驢變馬？你填還的人家了麼？我問你：你那裏的門路兒尋了老太太的

分上壓量我？我不把這狗×拍的打個足心，我這口氣怎麼出的！』童七只是磕

頭說道：『老公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滄海似的大量哩，就合小的這們東西一般

見識？老公可憐見，把手略擡一擡，小的就過去了；要不肯高擡貴手，也只是臭

了老公席大的一塊地。』陳公道：『狗×拍的！我把我的一千兩本錢使了這們

些年，你只三分利錢算給我，你該還我多少，你自家定數兒。限你三日我就要！

你如違了我的限，我也顧不的甚麼太太爺的了！』童七道：『老公在上，小的

有句話稟：領了老公的一千兩本錢，每年算帳就沒交些利錢與老公？四時八節，

老公生日，太太壽辰，小的就沒點孝心？怎麼老公又說起利錢來了？』陳公

道：『呃！狗攆的！你不講利錢，罷了；我的本錢呢？我交給你的是銅來

麼？』童七道：『你看老公糊塗。要不是使銅，這銀匠生活也賺錢麼？每

年老公也使着二百兩的銀子；小的送的禮，那一遭不勾好幾兩銀子；這都是那裏來

的？」  
陳公道：「狗攬的！你又合我強哩！你那加三工錢，這不是利錢

麼？」  
童七道：「我說老公糊塗，老公又噴，說這加三工錢，算着有了三百六

十兩。僱的人不給他工錢，不喫飯？老公得了總分兒，小的這們條大漢，只圖

替老公做乾奴才，張着一家子的牙荏骨喝風罷？小的算着，這十五六年，老公，

你也使夠有三千往外的銀子。俺老子合去世的老公手裏的帳不算罷。小的勸老

公差不多的也就罷了。」  
陳公道：「好狗攬的呀！孩子們，你聽，他這不是說

連本兒都不給我了麼？我要銅杭杭子做甚麼！人不依好，太太說了，我家裏不

好打他，替我帶到廠裏去伺候着！我自家也不打你，發給理刑的去！」

差人答應了一聲，頓着鐵鎖就往外拉。  
童七道：「你漫着拉，我還有話稟老

公哩。」  
陳公道：「帶到廠裏去，別要理他！他是佞嘴，聽他做甚麼！叫掌

案的先兒寫個票兒，連那銅杭杭子兌個清數，連人發給理刑周百戶，叫他照數替我

嚴限的追！」

童奶奶那夜等童七不回，只道他在陳公外宅通宵暢飲，不在意下。等到次日將午不回，方叫小虎哥到陳公外宅門口打聽。恰好正撞見昨日去拿臘嘴的承恩，方把太太說分上饒了打他，他不肯賠那本錢，致的老公怒了，剛纔僉了票，連銅合人都發到理刑的周家追去了（的話說了一遍）。

虎哥回家，對童奶奶說了前後。童奶奶道：『好混帳杭子呀！錢是什麼，拿着命不要緊哩！這理刑衙門是甚麼去處，這內官子的性兒，你惹發了他，你還待收的住哩！』拿過個首帕來，蘸了蘸頭，換上了件毛青布衫，脫了白綾裙子，問對門吳嫂兒借了條漂藍布裙子穿上，腰裏扁着幾百錢，僱了個驢，騎到太僕寺街四眼井旁邊管東廠陳公外宅，下了頭口，打發了驢錢，往門裏竟闖。看門的攔住，道：『呀！那裏這撒野的堂客！這是甚麼去處，你竟往裏闖？虧我看見；你要三不知的闖進去，老公正在廳上看着人擺桌子哩，你這不做弄殺我了！』童

奶奶望着那人拜了兩拜，說道：『我不曉的新近立了規矩；我只還常常時許我不時的走來。』看門的道：『你是誰？我不認的你。』童奶奶道：『我是童夥計娘子。我來替當家的還銀子哩，要親見老公，還見太太。』從腰裏扯出三百黃錢，值着四錢多銀子哩，遞與那看門的，道：『這幾個錢送與爺買鍾酒喫，煩爺替我稟聲。』

那看門的見童奶奶爲人活動，又有幾分姿色，不忍的拒絕，最要緊又是那三百黃錢的體面，隨滿口答應道：『這大街上不便，奶奶請到門房，屈待略坐一會兒，我替奶奶稟去。』那看門人把錢裝在兜肚裏面，蹭到廳前，洒着手旁裏站着。

不多一會，陳公看見，問道：『你待稟甚麼？』那看門的跪下，稟說：『童夥計的娘子來見老公合太太哩。』陳公說：『他見我待怎麼？有甚麼話說？』那看門的道：『不知他待稟甚麼。』他只說他漢子沒天理，拿着老公的銀子養活了他這們些年，不報老公的恩，當着太太的壽日頂撞老公，叫老公生氣，他來替老公

合太太磕頭，認賠老公的銀子。」

陳公道：「他就是這們說麼？」

他說他漢子沒

天理，負我的恩麼？」

看門的道：「可不是他說的怎麼？」

陳公道：「你說這

童銀狗攏的，人皮包着一付狗骨頭，還不如個老婆省事哩！」

那老婆也好個模樣

兒？」

看門的道：「俊俊兒的，風流不醜。」

陳公道：「你叫他進來。」

童奶奶走到塔下，磕了四個頭。

陳公問道：「你是童銀的媳婦兒麼？」

童

奶奶道：「小的就是。」

陳公道：「你剛纔說你男子漢沒天理，負了我的恩。

你只這兩句話就是有良心的人，我的氣消了一半。」

童奶奶綽了這個口氣隨道：

「可不小的說來？他硬着個頸子，聽人句好話麼！說老公待交帳收舖子哩，沒

有銀子交，算計待交那打就的首飾。小的這們再三的說：「那貨低假，良心過不

去，還不的老公。僭一家子頂的天，躡的地，養活的肉身子，那一點兒不是老公

的。你哄騙老公，就合哄了天的一樣，神靈也不祐你。你有銀就一一的還了老

公，老公見僭沒飯喫，自然有別の生意看顧僭。渾深捨不的凍餓着你。你要沒銀

子，你倒是老實在老公上乞恩。只怕老公可憐你這些年來的夥計，饒了你也不可知的。如老公必欲不饒，脫不了俗家所有的，那個不是老公賞的？俗變換了來賠上。你只別拿着這假杭杭子哄老公。」他那裏肯聽這話，只說：「沒帳，沒帳！俗老公家希罕這個哩，過過眼，丟在一邊去了，還待出世哩麼？」天也不容他！叫老公看出來了，還不認罪，還敢合老公頂嘴，這不是尋死麼！」陳公道：「你的意思是待怎麼？」童奶奶道：「小的的意思：這們忘恩負義的人，發到理刑那裏監追，打殺也不虧他；只是小男小女都要靠着他過日子，天要誅了他，就是誅了小的一家子一般。望老公掣他回來，叫他討個保，叫他變了產賠老公的，免發理刑追比。」陳公道：「這不難麼。我看你好人的面，我知道，有處。你家去，我叫人寫票子提他回來。」童奶奶千恩萬謝辭了出門。

陳公果然把童七從監裏提出，分付道：「我看你媳婦兒是個好人，免你監追比較，銅貨六百兩，量賠三百兩，限兩個月交完。再敢抗拒，全追不饒。」



童七見把他發到周百戶那裏，自料家業凋零，更且性命不保，無門可救，只是等死，不料得他媳婦一片虛頭奉承，輕輕脫了虎口，免了三百兩文銀。人說『家有賢妻，男兒不遭橫禍』；况有智婦，何慮災患不消？

但不知童七運氣何如，將來怎生結束，且看後回再說。

## 第七十一回

陳太監周全夥計

宋主事逼死商人

逢人盡說縉紳家，

滿口自矜誇；

幹壞朝廷好事，

只知一地胡拿。

性有剛柔，

事應輕重，

出自岡义。

人品只須妥當，

管他沒有鷄巴！——右調朝中措。

却說陳公這內官性兒，叫童奶奶拿着一片有理無情的話，齟着他的痒痒，就合那貓兒叫人齟頸子的一般，呼盧呼盧的自在，誇不盡童奶奶是個好人；不惟將童七當時提回討保，且輕輕的饒了三百兩銀。

童七尊敬那童奶奶就似劉先生奉承諸葛孔明的一般。只是人心不足，與他老婆商議，叫他怎麼再弄個法兒，連這三百兩也都饒了纔好。童奶奶道：「你別要這只管得不足，那內官的性兒是拿不定的，杭好杭歹，他恨你咬的牙頂兒疼。虧不盡我使了三百錢。那管門的其實是鋪拉自家，可替惜說話？我綽着經兒，只望着他那痒處替他齟。他一時自在起來，免了這三百兩不叫齟賠，又寬了兩個月

限。你安知他過後不悔呢？三百兩銀，六個大元寶哩！他尋不出別的支節來，沒及奈何的罷了。你再去纏他，或是過了他的限，他借着這個，翻過臉來說道：「我倒饒了你一半，寬限了兩個月；你倒不依？好！我不饒你，還要那六百兩，也不准寬限，我即時就要哩！」你可怎麼樣的？這不過了十日多了？依我說，你先拿一百兩銀子。我聽說佛手柑到了，你買上四個好佛手柑，再買上他一斤鮮橄欖，你送了去。你說：「我變轉了一百兩銀子，放着等一總裏交，怕零碎放在手邊使了，先送了來與老公墊手兒使。」他情管喜歡你。就還了他銀子，併還合他結個相知，還叫他往後救僭頭疼腦熱的。這是我的主意，你再尋思。」

童七道：「奶奶主事，沒有差了的。只怕他內官性兒，見僭銀子上的容易，按着要起來，可怎麼處呢？」

童奶奶道：「沒帳。你替我買佛手柑合橄欖去。你推病別去，待我自家去。」

童七道：「奶奶去情管好。」

我近來運退了的人，說出句話來就濁殺人的，連

自家過後也悔的慌。」連忙走到福建舖裏，一兩八錢銀買了四個五指的佛手柑，又鮮又嫩，噴鼻子的清香；一錢二分稱了一斤橄欖。拿到家裏，都使紅燈花紙包了，叫虎哥使描金篋絲圓盒端着，自己兩隻袖子袖着兩封銀子，穿着油綠紬對衿襖兒，月白秋羅裙子，沙藍潞紬羊皮金雲頭鞋兒，金線五梁冠子，青遍地錦箍兒，雇上了個驢，騎到陳公外宅。還是那日看門的人。

童奶奶走到跟前，笑容可掬，連拜了數拜，說道：「那一日得不盡爺的力量，加上美言，我合老公說了話出來，尋爺謝謝兒，就尋不見爺了。」那人道：「我剛只出來，孩子說家裏叫我吃晌飯哩；我剛只吃飯回來，你就去了。」

童奶奶從袖中取出一個月白綾汗巾，弔着一個白綾肚，青紬找口的合包，裏邊盛着四分重一付一點油的小金丁香，一付一錢一個戒指，說道：「這個汗巾兒裏邊有付小金丁香兒，兩個銀戒指，煩爺替我捎給奶奶，也見我感激爺的意思。」那看門的道：「前日受了奶奶的厚禮，沒有甚麼補報，又好收奶奶的？既是與家裏

的，我又不好替他辭，可是叫奶奶這們費心！奶奶這來是待怎麼？」

童奶奶道：「我變了幾兩銀子，待來還老公；又尋了幾個佛手柑與老公進鮮。

俺家裏一行好好的，拿倒地就害不好，自己來不的。我怕幾兩銀子極極的花費

了，兩個果子淹淹了，我說：「等不的你好，我自家送去罷。」待叫這孩子來，

怕他年小不妥當。」那看門的道：「老公在朝裏，這幾日且不得下來哩。奶

奶，你見見太太不好麼？我給你傳聲。」童奶奶道：「我得見太太，就是一

樣。」那看門的道：「奶奶，你跟進我來，你在宅門外聽着我說話，你好綽着我

的口氣兒合太太說。」

果然那看門的領着童奶奶進了儀門，打大廳旁過道進去，衝着大廳軟壁一座大高的宅門，門外架上吊着一個黑油大桑木梆子。

那看門的把那梆子邦的聲敲了一下，裏邊一個老婆子出來問道：「說甚麼？」

那看門的回說：「看門的任德前見太太稟話。」老婆子道：「進來。太太正在

中廳，看着人收拾花草下窖。」

任德前稟道：「童銀匠的娘子兒，他不知那裏打聽的說太太救了他漢子的打，他敬來替太太磕頭，要見太太哩。」太太道：「我在口之言，給他說聲罷了，平白地替我磕甚麼頭？阿郎雜碎的，我見他做甚麼！」

任德前道：「老公前日沒見他麼？不阿郎雜碎的，倒好個爽利婦人，有根基的人家。這是駱校尉的妹子。」太太道：「他只怕不光爲磕頭，他只怕是纏我告免銀子？」任德前道：「不是價。他還拿着銀子來交哩。小的說：「老公朝裏沒下來，誰好收你的？你且拿了家去。」他說：「我變換了這幾兩銀子，家裏極極的，像着了飢的鶴鷹一般，放在家裏就花了。一時間銀子上不來，違了限，叫老公計較，這不辜負了太太的美意麼？我陸續交給太太收着，交完了，可抽保狀。」」太太道：「這是個有主意有意思的女人。我當是個混帳老婆來。你叫他進來。」

任德前出去說道：『我說的話，奶奶，你聽見來？你就跟着我這們說。』

童奶奶答應了，不慌不忙走到正廳內，朝上站定說道：『太太請上，小的磕頭。』太太說：『你來到我家是客，不磕頭罷。』童奶奶道：『替太太磕破了這頭，也報不了太太的恩來哩。要不是太太救着，俺娘兒們可投奔誰？太太可是活一千歲成佛作祖的阿彌陀佛！』一邊說，一邊吊桶似的上去下來磕了四雙八拜。

太太道：『你端個小杌兒來讓客坐下。』童奶奶道：『好太太呀！太太跟前敢坐，待要折罪殺呀！』太太道：『你矮坐着怕怎麼？你坐着，僧娘兒們好說話。你摸在旁裏只管站着，不怕我心影麼？不知怎麼，我乍見了你就怪喜歡的。』童奶奶忙道：『這是小的造化，投着太太的喜緣。』又朝上與太太磕頭告坐，在那暖皮杌子上坐下，又說：『剛遇着纔到的佛手柑，不大好，要了兩個兒進與太太合老公嘗新。』太太道：『新到的物兒貴貴的，你緊仔沒錢哩，教你費這個事。』童奶奶道：『孩子外頭端着哩，太太分付聲，叫人端進來。』太太



說：『既費了事，叫人端進來去。』還是剛纔那個老媽媽子走到宅門內，擊了一聲雲板，外邊接着，分付道：『把客送的盒兒端進來。』

不多一會，外邊傳進盒子，端到太太面前。揭開盒蓋，滿屋裏噴鼻清香，太太說：『好鮮果子！今年比年時的早。不知進過萬歲爺沒有？收到我臥房裏去。』

太太合童奶奶家長裏短說的不了。說到賠銀之事，都順着那任德前的口氣隨機應變的答應。太太甚是喜歡，叫人看飯相待。

九月將盡，正是日短的時候，不覺又是日西。童奶奶說：『這是一百兩銀，太太替小的且收下，待完了，抽保狀出去。』太太說：『你留下，我替你交與老公就是。』

童奶奶要辭家去。太太叫丫頭：『端出我那竹絲小箱兒來。』丫頭端出來開了，太太取了十個金豆，三十個銀豆，遞與童奶奶道：『這是宮裏的，你拿到家

裏頑去。」童奶奶道：「這希奇物兒，太太賞這們些呀！」磕頭不了，滿口稱謝。叫老媽媽送出客去。

童奶奶到家，對着童七說太太的好處。太太又對着陳公說：「童銀的媳婦好個人兒，識道理，知好歹，通是個不戴帽兒的漢子。昨日來交了一百兩銀子，送了四枝佛手柑，一些橄欖。我賞了他幾個豆兒，留他吃的飯去了。」陳公道：「我全是爲他省事，我饒了他三百兩銀。後來我又悔的。輕易就饒他這們些。我心裏算計：他要違了我的限，可我還不饒他。他怎麼老早的就交了一百兩？」太太道：「他合我說來；他說變換了這幾兩銀子，依着他漢子還要留着賺換賺換，他恐怕又花了，辜負了你的恩，寧可隨有隨交罷。」陳公道：「好呀，這童銀怎麼就有這們個好媳婦兒！他要等不滿限還了我的銀子，我還把那些銅杭杭子賞給他，叫他拿着再哄人去。」

後來果然童奶奶攛掇着，不過一月還完了陳公的三百之數。陳公果然把那六

百兩假貨還都給了他。每次還銀，都是童奶奶自己去交，漸合陳太太成了相識；看門的任德前通成了一家人一般。童奶奶時常往來，送不的一個錢東西，十來個回不住。童七常往陳公宅裏見陳公磕頭，獻小殷勤。

童七做熟了這行生意，沒的改行，坐食嗷本，眼看得要把死水舀乾，又兼之前後賠過了陳公的銀七百餘兩，也就極頭磨花上來。後陳公賞出那銅東回來，他不勝之喜，尋思一遭，還是幹那舊日的本把營生。先有這見成打就的六百兩貨物，

從新前門外另賃了新鋪，壘了爐子，安了風匣，雇了銀匠，還做這烏銀生意。童奶奶道：「僭做生意，只怕老公計較。他敢說：「我收了本錢，不合他做買賣，你看他賭氣還開銀鋪！」通像僭堵他嘴的一般。僭還合他說聲纔好。」童七

道：「僭可怎麼合他說？」童奶奶道：「還得我自己進去，要是親見了老公更好，只不知得出朝不。明日廟上你買點甚麼又希奇又不大使錢的甚麼東西兒，我

拿着進去。」

童七果然十一月初一走到城隍廟上覓了一遭，買了一個艾虎，使了三錢銀子。這艾虎出在遼東金伏海蓋四衛的地方，右拳頭大，通是那大虎的模樣，也能作威，也能剪尾，也能嗚嗚的吼，好在那扁大的葫蘆裏頭睡。一座大房，憑你擺着多少酒席，放出他來，辟的一個蒼蠅星兒也沒有。本地只賣的一錢銀子一個。又使了三兩銀買了一個會說話的八哥兒，一個絕細的金漆竹籠盛着。買到家來，過了一宿，次早把這兩件奇物叫虎哥拿着，童奶奶扎刮齊整，雇了個驢，騎到陳公的外宅門首。恰好這初二日是該下廠的日子，陳公早從朝裏出來，順便看了太太，纔下廠去，此時正在宅裏。門前伺候着無千帶萬的人。

童奶奶到得那裏，下了驢，打發了驢錢。任德前早已看見，撥開衆人，引得童奶奶竟進宅門。虎哥拿着那艾虎，八哥，在宅門外伺候。

童奶奶進得宅門，正見太太倚着格子框站着；陳公在廈簷底下看着小小厮拿着兩個黃雀，叫他那裏含旗兒哩。童奶奶先與太太磕過頭，又與陳公磕頭。童奶

奶道：『你看呀！』男子漢有句話，要在老公上乞恩，怕老公沒得下來，叫我來稟太太罷。誰知老公在宅裏哩。』陳公道：『他待稟甚麼？你替他說，也是一樣。』

童奶奶道：『實稟太太合老公：小人的意思，好支虛架子兒，沒等一個錢，就支十個錢架子，其實禁不得磕打。』昨日還了老公那點東西兒，也就刷洗了個精光。看看的抱着瓢的火勢，不料老公從雲端裏伸下手來，待提拔哩，把那些銅杭杭子賞給了。這是俺家祖輩久慣的營生，梅洗梅洗，把那舊的整治新了，拿着哄人，胡亂騙飯吃，還要在前門外尋點舖兒，開個小烏銀鋪。舊日的主顧，想已是哄的怕了，再哄那新頭子。舖兒有了，一點家伙兒沒有，還向老公乞恩，把那管舖子裏的臥櫃，堅櫃，板凳，賞借給使使。』陳公道：『你看這「有錢買馬，沒錢置鞍」的事麼！有本兒開舖子，倒沒有廚櫃了！』

童奶奶道：『可說甚麼來！要分外再有個錢，可敢還來纏老公哩？除了這

老公賞的首飾，精手摩訶薩的，有個低錢麼？不敢望多，只再待一百兩銀接着手就好了，那得有來？」陳公說：「我聽說你那住的房兒小小可小的，到也精緻，賣了，使不的麼？」

童奶奶道：「還說哩！他可不每日只待賣那房子，說：「爲甚麼拿着銀梳討飯吃？」小的說他：「這房兒是老公看顧僂的，是你祖父分給僂的呀。老公看顧你一場，你合我裏頭住，就合爺娘分給孩兒們的屋業。孩兒們守着，爺娘心裏喜歡；孩兒守不住，賣得去了，雖是分倒給你的，爺娘心裏喜歡麼？你諸務的沒了，單只這兩間房，「驢糞毬兒且外面光着」。你再把這幾間房賣了，僂可倒街臥巷的？僂自作自受的罷了，可叫人說：「你看那陳公的夥計童銀一家兒賣了房討喫哩。」人問：「那個陳公？是見今坐東廠的陳公哩？」這可是替老公粧幌子哩麼？」陳公道：「你說的是呀。他要不要這們十分的狠，壞了生意，我也不收了本錢來。他作孽罷了，難爲帶累你這好人合他過苦日子。——也罷，我

借一百兩銀子給你，算你問我借的。你一年只給我十兩銀子的利錢，別落他的手。賺的錢，你吃，你穿，也別要管他。你賺的好了，你可慢慢的陸續抽本錢還我。那舖子裏的廚櫃沒有了，連舖子都一齊賃了與人。我另有，我叫人尋給你，你叫人來抬去使。」

童奶奶一邊磕頭道：「小的就這裏先謝了太太老公罷。」起來又道：「得了個艾虎兒合個八哥兒來進與太太老公看，在外頭哩。」陳公道：「那裏的艾虎兒呀？夏裏我這們叫人尋沒尋着。你是那裏的八哥兒？會說話麼？」童奶奶道：「胡亂也說上來了。」陳公道：「好呀！快叫人取進來！」童奶奶道：「八哥，你問太太安。」那八哥果然道：「太太安？」童奶奶又道：「八哥，你問老公安。」那八哥果然就問：「老公安？」童奶奶道：「八哥，你問太太老公千歲。」那八哥果然說道：「太太老公千歲！」

陳公甚喜，說道：「你也是個能人，那裏尋着這寶貝兒孝順我哩？」陳公叫

人把艾虎合八哥用心收着，讓童奶奶到炕房暖和，好生待飯；又合太太說：「就把他先還的那一百兩借與媳婦兒去，也不消問他要甚麼文約兒。」又分付人查廚櫃與他使。又分付人拿飯給跟的人吃。分派已畢，老公吃完飯，下廠去訖。

童奶奶合太太數黃道黑，直至再吃了晌飯，方纔辭了太太，領了一百兩銀，騎着驢子，打着得勝鼓，奏凱而回，對童七講說詳細。

童七大喜，說道：「天爺喲！那廟裏沒有屈死的鬼？」人開口起來說銀匠是賊，像奶奶這個劉六劉七合齊

彥明也不要你，恐怕你賊過界去了！」童奶奶笑道：「你叫別人也賊麼？我偏

着是銀匠老婆纔這們賊哩！」童七道：「俗實得百十兩銀接接手纔好哩；要不，

也就捉襟露肘的了。俗明日就着人去擡臥櫃合廚去。」兩口子歡天喜地，看就

十一月十一日新開鋪面。

時人大約勢利，見他又領了陳公的本錢仍開銀鋪，都來與他把盞煖鋪，依舊與頭。但時運退動的人就似日頭沒有從新又晌午的理，只有漸漸的黑將下去。况



且他那精銅的物件，那個不帶着兩隻眼睛，聞的童七大名，就害頭疼，那個還敢來合他交易？所以常是好幾日不得發市。那北京城甚麼去處？真是米珠煤玉的所在，禁的夥計閑着吃飯，舖面包着要錢？這童爺童奶奶見這光景不大得好，也不免有些心焦，不大自在。

這童七的老童一品與老陳公合了下半世的夥計，童七又與小陳公合了上半世的夥計，打着陳公的旗號，人都說他是陳公的夥計，誰敢惹他？甚麼門軍伙夫牌

頭小甲，沒人敢扳他半個字。他過着這「靠大樹草不沾霜」的日子，那曉的以外

的光景？後來人都知道陳公收了本錢，先是那舖面招牌簷前的布幌都不敢寫了

『陳』字，『野鷄戴着皮帽，還充得甚麼鷹』？所以那凡百的雜犯差徭，別人不

能免的，都也不肯饒他。

支慣了架子的人，忝着個脂大肚，穿着徹底的綉帛，開着銀鋪，虛名在外，尖尖的報了個『象房草豆鴨人』。這在諸商之中，還算最爲輕省，造化好的，還能

賺錢。預先領出官銀，成百成千的放在家裏開鋪營運；賺的利錢，就夠了置辦草料，淨落下他的本錢。把銀子從春夏的時候，有那要錢使的莊家，把銀子散與他用了，算住了草是幾分一百斤，豆是幾錢一石，等秋間草豆下來的時候，平賣十個，只算他三雙；這先有了四分花利。與那管草豆的官兒通同作弊，哄騙朝廷：本等只直六錢領價，開他一兩。所以這草豆商人從來不稱苦累。但要自己有些本事，以外還有幫手。正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這都是童七所不能的。當初若自知分量，這不是累人的差役，自己告辭，包是辭得脫的；即不然，再叫童奶奶去央央陳公合廣西司說說，也不是難的。他聽了人的話，都說：『這差不怕，是極好的，人還求之不得哩。』就把那前邊所說之話哄的他心花亂開，癡心妄想，要從此一天富貴。

誰知這造化將要低來的時候，凡事不由你計較。先是戶部裏沒有了銀子，不能預支，按季要你代發；代發去的又不能如數補還。那象是甚麼東西？房

子大的這樣蠢貨，他是肯忍餓的？象奴按了日子，一五一十的在那管象草料的官支領；管草料的官標準了領狀，如數問商人要。這商人却推與何人？

若是那真正大富的人家，雖把自己的銀錢墊發，也還好賤買貴交，事也湊手。

這童七調調只是一個；童奶奶雖是個能人，這時節也就『張天師着鬼迷，無法可使』，只得在販子手裏『食店回葱』，見買見交。一遇陰天下雨，販子不上城來，便就沒處可買。象奴圍住了門前亂嚷亂罵，一面把好幾十文錢央他吃酒買飯，求他個且不做聲；一面東跑西奔往別處鋪子裏回買。連那銅行的生意絕無指望，先把家中首飾，童奶奶的走珠箍兒，半銅半銀的禁步七事，墜飾挑排，簪環戒指，賠在那幾隻象的肚裏，顯也不顯一顯；漸至於吃了童爺童奶奶的衣裳，又吃了一切器皿；以至於無物可吃，只得吃了那所房子。

童奶奶因沒錢買點東西，不好空了手時常去到陳公宅裏。陳太太見他意思冷落，也就日遠日疎；又聞知他跌落了日子，就叫人來催討他的本錢。象奴又逼；

陳家的毛食又催；誤了草料，被那管草料的官節次打了幾遭；方纔再三苦纏，哀辭告退。這又不是審差的時候，却再挪移與誰？

一日，又該支給草料的時節，家中上下打量，一無所有。稍停，象奴又來逼命。沒錢求告，又沒草料與他，必定又要稟官，再要責打，如何受得？幸而不曾領了錢糧，倒翻賠墊了千把銀子，也累不着妻子；寫了一張冤狀，揣在懷裏，袖了一根細毡包的大帶，不等象奴來到，預先走出外邊躲藏。

待不多時，象奴果然來到，只說童七躲在家中，跳躑着嚷罵。將晚，沒有草料，象在那裏嗷嗷待哺，象奴只得回去稟那本官，差了三四個人，分頭捉拿商人童七，在他那兩間房內，到處搜尋，只無蹤影。還道他夜深必定回來，等了半夜，那有童七的影兒？

誰知這童七懷着狀，袖着繩，悄悄的走到那管象房草料戶部河南司主事宋平函私宅門首，兩脚登空，一魂不返。黎明時節，本宅還不曾開門，總甲往城上打

卯，由門前經過，看見了這希奇之物，叫了當舖小甲，本宅四鄰，眼同公看。從懷中取出冤狀，方知是草料商人童有闖因無力賠墊，被宋主事逼打難受，只得求了自盡。賠了一千三百的銀子，並無領過官銀，叫他妻子與他伸冤理柱。

總甲回了衆人叫開了宋主事的大門，說知所以，傳進宅內。宋主事正在那裏與一個愛妾行房，受了一驚，後來陽痿，不能再舉，至於無子。這分外的事不必細說。

宋主事連忙印起來梳洗完畢，要取懷揣的冤狀進看。總甲不肯發與，賞了總甲一兩銀子，叫書辦抄了進去。宋主事一面差人報了南城察院，一面急急的上了一本。旨意下部查究。堂上覆了本，議將宋主事降三級，調外用。屍着屍親領埋。弔了前後四日，方纔從宋主事的門上解卸下來。

童奶奶合虎哥寄姐并駱校尉家的男婦都穿了孝，每日在宋主事的門前大哭，燒紙，奠酒，招魂。宋主事情願與他買棺裝裹，建醮念經，伍弄着出了殯。

童奶奶還虧陳太太看常，再三與陳公說，叫且別要逼他的銀子，時常還賞他的東西。虎哥已長成十五歲，出條了個好小廝。後來央了陳公，送與一個住陳公房子的福建人新進士做了個小長班，甚是得所。進士觀了政，選了戶部主事，接次管差，虎哥極蒙看顧。所以童奶奶，天無絕人之路，也還不至於十分狼狽。

但後來過的日子，虎哥合寄姐的行藏，都不知怎麼結果，且聽後回再說。

第七十一回

陳太監周全夥計

宋主事逼死陶人

# 第七十二回

狄員外自進生墳

薛素姐夥遊遠廟

自古貞娘

守定閨房

共篝燈

禁步中堂

操持井臼

緝經衣裳





無違夫子，

成列女，

始流芳。

○

誰知妖婦，

不馴野性。

鬧穰穰舉止飛揚。

狐羣狗伴，

串寺燒香；

玷門敗祖，

遭戮辱，

受驚惶。——右調行香子。

狄老婆子亡後，停厝在家，未曾出殯。狄賓梁在祖墳應葬的穴內，擇了上吉的日時，鳩了匠人，整造生墳，每日自己出到墳上，看了一切匠人興作。那親戚朋友都拿了盒酒，去陪伴他管工；又攜了酒肉犒勞那些夫匠，絡繹不絕，直待的工完後止。

一日墳已造完，衆親朋又都出了分金，要與狄員外慶賀壽墳。狄員外懇辭不住，在墳上搭棚擺酒，款待賓客。又背淨所在另搭一棚，安頓家下女人，好理料廚子置辦品肴。調羹狄周媳婦合幾個丫頭，還合住房子能幹婦人，又請了相大娘子也到棚裏照管。外邊請了相棟宇相子廷崔近塘薛如卞薛如兼薛再冬都來陪客。

那日棚內約有三十桌酒席不止，真也是極忙的時候。那日恰好是三月初三，離明水鎮十里外有個玉皇宮，每年舊例都有會場，也有醮事。這些野猩猩婦人，沒有不到那裏去的。既是婦人都去，那些虛花浮浪子弟，更是不必說起。這素姐若也略略的省些人事，知道公公這日大擺喜酒，不相干的還都倩他來助忙料理，

你是個長房媳婦，豈可視如膜外，若罔聞知？老侯兩個道婆只來說得一聲，就如黃狗捨燒餅一樣，也不管絆倒跌了狗牙，跟着飛跑。

相大妗子到了棚內，他眼四下一瞧，問道：「外甥媳婦沒來麼？怎麼沒見他呀？」調羹倒也要與他遮蓋，葫蘆提答應過去。

但這等希奇古怪的事，瞞得住誰？你一嘴，我一舌，終日講論的都是這事。偏生這一日又弄出一件事來：

這侯張兩個道婆影內，有一個程氏，原是賣棺材程思仁的女兒，叫是程大姐。其母孫氏。這孫氏少年時節有好幾分的顏色，卽四十以後還是個可共的半老佳人，身上做的是那不明不白的勾當，口裏說的是那正大光明的言語。依着他辣燥性氣，真是人看也不敢看他一眼，莫說敢勾引他。街里上人認透了他的行徑，都替他起了個綽號，叫是『熟鴨子』。

這程大姐漸漸長成，熟鴨子的勾當瞞的別人，怎瞞得過女兒？况這女兒生性



相似的叫喚。

驚起魏三封的母親老魏，來到房門口敲門，問道：『這半夜三更，你因甚打人家孩子？花枝一般的美人，倒也虧你下得毒手！』魏三封暫住了打，去開門放他母親進房。程大姐得空，扯了一條褲子圍在下面。魏三封一手頓將下來，叫他母親看：『有這般爛貨！』老魏看道：『纔得十四五的妮子，如何就這們等的！你也不必打他，你只叫他招得明白，趕五更沒人行的時候，送他回去便休。』

魏三封又逼拷招來。程大姐受打不過，把在家與他母親『八仙過海，各使神通』的本事，從頭至尾，一一供招。許多穢褻之言，不堪寫在紙上。

老魏同魏三封開了他的箱櫃，凡是魏家下去的東西盡情留下。凡是他家賠來的物件，一件也不留。五更天氣，同了程大姐送到他家門上，一片聲的敲門。

老程婆子孫氏也料得魏三封已有武舉頭巾戴了，又要這頂綠頭巾做甚；又恃女兒甚有姿色，只怕將錯就錯的也不可。尋了尺把白杭細絹，拿了一隻雄雞，把



明！俺纔交十五的個幼女，連東西南北也還不曉得，你屈枉他這個營生！」

那時天氣漸次將明的時候，魏三封在街上罵，走路的站住，圍攏了看，四鄰人舍都立在各人的門口聽。孫氏昧了心，照着魏三封強嘴。

魏三封自恃着一個武舉，又在軍門應用，又有幾分本事，理又甚正，豈還容你強辨，出其不意，走向前一把手去，將孫氏擗翻倒地照着那不該捱打的去處只管使脚亂踢。

孫氏起初潑罵，後只叫：「魏爺，有話你講就是。你下狠打我，成得甚事？列位高鄰只管袖手看，不肯來拉他把兒？叫他把我一頓打殺，沒的怕展污了街麼？」

這些鄰舍方纔漸漸的走將上來，將魏三封扯的扯，拉的拉，再三苦勸。魏三

封道：「只叫他叫出那爛桃小科子來，剝了褲子，劈拉開腿，叫列位看個分明，我纔饒他！」衆人道：「俺雖是沒看的明白，俺也聽的明白。」又對孫氏道：

「你自己不長進罷了，你原不該又把閨女這們等的。他「廟裏豬頭是有主的」。

你不流水的認不是，還挺着頸子合人強哩！那鄰舍事不干己，你沒等的有人說

說，你撒潑罵人！「茅廁裏石頭，又臭又硬」，人不合你一般見識罷了，這魏大

哥是正頭香主，指望娶過媳婦去侍奉婆婆，生兒種女，當家理紀，不知那等的指望；及至見了這們破茬，但得已，肯送了來麼？你還長三丈，闊八尺，照着他。

若是別人不知道的，你可合他昧着心強。他是面試的主兒，你不流水央及他，要經了官，孩子們禁的甚麼刑法，沒等的套上拶子，下頭就拉拉尿，口裏一招不迭的哩！」孫氏道：「好列位們呀！俺有這事沒這事，也瞞的過列位麼？」衆人道：「罷呀怎麼！他既是屈了這好人了，憑你合他怎麼罷，俺也不管了！」

倒是程思仁偏在門裏，口裏氣也不出，身子也沒敢探探，見衆人要走了開去，只得出來，說道：「列位在上，休要合這老婆一般見識，看我在下沒敢在列位上欺心，務必仗賴替俺處處。」



衆人又方纔站住，說道：『你教俺怎麼替你處？你說說你自己的主意是怎麼

樣的。』程思道：『任憑魏姐夫分付甚麼，我沒有敢違忤的，儘着我的力量奉

承。只是留下我的閨女。我還有幾兩棺材本兒哩，我替魏姐夫另尋一個標致的

妾服侍魏姐夫。』孫氏罵道：『沒的放那老砍頭的臭屁！俺閨女臭了麼？癩

呀？瞎呀？再貼給一個！有這們個閨女，我怕没人要麼？俺閨女養漢來！

沒帳！渾是問不的犯罪！』

衆人倒呵呵大笑起來，問魏三封：『魏哥，你的主意何如？』魏三封道：

『我也不合他到官，我只拿出小科子來叫列位看看明白，我再把這老私科子踢給他

頓脚，把這幾件家伙放把火燒了，隨那小私科子怎麼樣去！』衆人道：『老程，

你那主意成不的。——魏大哥，你聽俺衆人一言，看甚麼看？想他這娘兒兩個也

羞不着他甚麼。搖旌打鼓的，魏大哥，你的體面也沒有甚麼好。『好鞋不踏臭

屎』，你撩給他，憑他去罷。這沒有叫你立字給他的理。叫他立個字給你，你

拿着另娶清門淨戶人家的閨女去。這家子憑他，不許題你魏家一個字兒。這家伙也不消要他的，值幾個錢的東西？燒了烟扛扛的，叫人大驚小怪。况又風大，火火燭燭的不便。」孫氏道：「罷呀怎麼！我就立字給他。只不許說俺閨女有別的甚麼事，只說是嫌俺閨女沒賠送，兩口子不和，情願退回另嫁。」衆人道：「就只你伶俐！魏大哥這們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倒是個傻瓜！你立這們個帖兒，倒拴縛着他，給他個不應罪的帽子砍着！」衆人推着魏三封道：「魏大哥，你家去，叫他寫了帖兒送上門去，如你的意，你就依他；不如你的意，你不准他的就是。俺也就不管他了，臭閨閨的在這裏做甚麼！」

魏三封也就隨機應變，聽衆人勸得回來，好生氣悶。這衆人裏面，推出二位年高有德公正官賈秉公合李雲菴替他代書了伏罪願退的文約，送與了魏三封收執。兩下開交，彼此嫁娶各不相干。文書上面寫道：

立退約，程思仁。因結髮，本姓孫。生一女，十五春。今嫁與，

魏三封。 昨日晚，方過門。 嫌破甑，不成親。 來打倒，怒生噴。 踢丈母，打媒人。 謀和處，仗高鄰。 情願退，免公庭。 憑另娶，選高門。 人有話，嘴生疔。 立文約，作證盟。

魏三封收了約，另娶了親，不與程大姐相干。

這程大姐怕的是魏三封要打倒，今已打過倒，這塊悶痞已經割過；再怕的是百衆皆知，壞了體面，不好說嘴降人，如今已是人所皆知，不消顧忌，倒好從心所欲，不必掩掩藏藏。 母女爭妍，好生快活。 這些街鄰光棍，不怕他還似往常臭硬撒潑，踹狗尾，拿鵝頭，往上平走。 這舊居住不穩，寶殿搬到兩隅頭路南賃了房子居住。 程思仁仍開材舖，孫氏程大姐各賣鶩鷄，弄得那條街上漸又不安穩上來。 這行生意畢竟有些低歹，兩老口攬掇程大姐擇主嫁人。 適值有一個外郎周龍阜喪了偶，要娶繼室。

這周龍阜的前妻潘氏，原是做經紀潘癩子的女兒，人材也算得個醜貨，爲人也

算得起個不賢良。房中使着個丫頭，又小又醜，他只說周龍皇合他有帳，整日簾楚，陸續也不知打過了幾萬。誰知他還滿了這些棒債，偶然一日就不禁打起來，打不多百把，便把兩隻眼來一瞪，兩隻腿來一伸，跟了個無常飛跑去！

潘氏見得丫頭死了，丟在家中一孔井裏，泡了半日，又撈將起來，用繩掛在磨屋裏面，說他自己吊死的。丫頭的爹娘哥嫂起了一陣，打家伙，罵主人。周龍皇稟了捕衙，拿去每人三十竹板，差了總甲鄉約立刻領埋回話，一條人命化在水中！

誰知人不敢奈何他的，那天老爺偏生放他不過。這潘氏，行，走，坐，臥，一飲，一食，這丫頭刻刻跟在面前。跟了不上一個月，這潘氏不爲一些因由，好好的自己縊死，撇了一個大兒子周九萬，年十七歲；兩個小孩子，一個叫是雨哥，一個叫是星哥，都纔十歲上下。

周龍皇出了殮，恨潘氏醜陋不賢，幸而早死，賭氣發恨，不論門當戶對，只要

尋一個人物俊俏的續絃。媒婆也上門上戶說了許多，周龍臯都相看得不中意。

周龍臯道：『我見兩隅頭賣棺材的舖裏一個極標致的女人，年紀約二十以下；一個有年紀些的女人，也好模樣。你只替我尋的像那個人兒，我纔稱心。』媒

婆道：『周大叔，你如不嫌，你娶了他何如？俺也正替他踹着主兒哩。』周

龍臯道：『怎麼？莫非是個寡婦？』媒婆道：『周大叔，你難道不曉得這人麼？

要好與你老人家科，俺從八秋兒來合你說了。』周龍臯道：『我就不知道哩。你

說是誰？』媒婆道：『這是程木匠的閨女，魏武舉娶了去，嫌破鞋，送回來的，

在娘家住了兩三年，不知怎麼算計，又待嫁人家哩。論人倒標致，臉像斧子苗花

兒似的，可是兩點點脚；要不，你老人家娶了他罷。』周龍臯道：『呵！原

來是他！我每日聽見人說，誰知就在這眼皮子底下。人家沒娶唱的麼？他要

肯嫁，我就娶，這有何傷？』媒婆說：『這就不難。俺去說，情管就肯。』

周龍臯打發媒婆喫了些酒飯，催去說這門親事。媒婆到了那裏，說得周龍臯

家富貴無比，滿櫃的金銀，整箱的羅段，僮僕林立，婢女成行，進門就做主母。

『周龍舉又甚是好性，前邊那位娘子醜的像人怪似的，周大叔看着眼裏撥不出來，要得你這個人兒，只好手心裏擎着，還怕弔出來哩。』

程氏問說：『不知有多大年紀？』

媒婆道：『過年纔交二十八，屬狗兒的。』

這十一月初三是他的生

日，每年家，偕這縣衙裏爺們都來與他賀壽，好不爲人哩。已是兩考，這眼下就

要上京。渾深待不的幾個月就選出官兒來，你就穿袍繫帶，是奶奶了。』

孫氏道：『有撒下的孩子麼？』

媒婆道：『有孩子都大了，大

道：『有撒下的孩子麼？』

孫氏道：『呵！這十七的大

哥今年十七，小的兩個都十來歲了，都不淘氣。』

孫氏道：『呵！這十七的大兒，敢是他十一歲上得的呀！』

媒婆道：『你看我錯說了。這大哥哥可是他大

爺生的，沒娘沒老子，在他叔手裏從小養活，起着周大叔就叫爹，叫娘的，這年根

子底下也就娶親哩。』

孫氏道：『是他親哥的兒麼？』

媒婆道：『可不是親弟兄兩個？』

只弔了周大叔哩。』

孫氏道：『他既有哥，他怎麼又是周大叔？』

是周二叔麼？」 媒婆道：「爺啣，你怎麼這們好拿錯？」 孫氏道：「實合你

說：俺閨女只他自家養活的嬌，散誕逍遙的慣，到了這大主子家，深宅大院的，外頭的進不去，裏頭的出不來，奶奶做不成，把個命來驚殺了哩。 偕別要扳大頭子，還是一班一輩的人家，偕好展瓜。」 媒婆道：「狗！人家大，脫不了也是個外郎，甚麼鄉宦家麼？有規矩！」 孫氏道：「偕長話短說，俺不扳大頭子。有十七八的兒，必定有四五十了。俺花枝兒似的人，不嫁老頭子。」

程大姐道：「這不在口說！我沒的是黃花閨女麼？我待嫁，我要親自仔細相相，我怕他麼！」 媒婆道：「這說的是。你叫他本人當面鑼，對面鼓的，大家彼此相相極好。老頭子好不雄赳的哩！別說年小的，只怕你這半夥子婆娘還照不住他哩！我是領過他大教的！他前邊的那位娘子，是俺娘家嫂子說的媒。後來我接着往他家走，周二叔爲人極喜洽，見了人好合人頑，我也沒理論他。一日，偕西街上一個裁縫家不見了個鷄。裁縫老婆喬聲怪氣的罵哩：「偷鷄的叫驢

子×××你媽！ 叫駱駝×××你媽！ 我還不叫驢子合駱駝×哩，我只叫周龍鼻使×××！」 叫我說：「怎麼！ 俺周大叔倒利害起駱駝合驢子了！」 裁縫婆子說：「怎麼你就沒聽見人說周賽驢麼？」 那一日，我又到了他那裡，周大孀子往娘家去了，他又撲吼着我頑。 我可心裏想着那老婆的話。 我說：「拿我試他試，看怎麼樣着。」 皇天！ 你見了，你也唬一跳！ 叫我提上褲奪門的就跑。 他的性子發了，依你跑麼？ 喫了他頓好虧，可是到如今忘不了的！ 這顏神鎮燒的磁夜壺，通沒有他伸得的！」

程大姐紅着個臉，問道：「是怎麼？」 媒婆道：「夜壺嘴子小，放不下去麼！」 程大姐道：「這也是個痰杭杭子，誰惹他呀！」 媒婆道：「你看發詔麼？ 我來說媒，可說這話，可是沒尋思，失了言。」 程大姐道：「這有何妨？ 我這個倒也不懼，我嫁他。 你約個日子請他過來，俺兩個當面相。 你的話也都聽不的。」 媒婆道：「明日人家娶親，必定是個好日子，就是明日，不好麼？」



孫氏合程大姐俱應允了。媒婆回周龍皐的一面之辭，不必細說。

到了次日午後，周龍皐換了一身新衣，同了媒婆，竟到程木匠家內。恰好程木匠替人家合材出去，不在家內。孫氏合程大姐將周龍皐接入裏面，看得周龍

皐：

頭戴倭段龍王帽，身穿京紵土地袍。脚登寬綽綽氈鞋，腿綁窄溜溜鞞襪。寡骨臉上落腮鬚，長鬚鬚冒東坡丰致；鷹嘴鼻尖騰蛇口，尖縮縮賽盧杞心田。年當半百之期，產有中人之具。

周龍皐看那孫氏的形狀：

面中傅粉，紫膛色的胸膛；嘴上塗硃，白玉般的牙齒。鼓澎澎一個臉彈，全不似半老佳人；飽撐撐兩隻爛膀，還竟是少年女子。雖是一雙蹺脚，也還不大半籃；應知兩片××，或者妙同五絕。見景生情，眉眼俱能說話；隨機應變，笑談盡是撩人。

又看那程大姐怎生打扮，何等人材，有甚年紀。只見他：

松花秃袖單衫，杏子大襟夾襖。連裙綽約，軟農農瑩白秋羅；繡履輕盈，短窄窄猩紅春段。雲鬢緊束紅絨，腦背後懸五梁珠髻；雪面不施白粉，耳朶垂貫八寶金環。腰肢不住常搖，好似迎風弱柳；頸骨盡時皆顫，渾如墜雨殘荷。十指春纖時掠髻，兩池秋水屢觀鞋。開言噴一道香風，舉步無片絲俗氣。生就風塵妙選，蘇小小不數當年；習來桑濮行藏，關盼盼有慙此日。

三人相見已畢，上下坐定。媒婆往後面端了茶來。

喫茶已過，孫氏問道：『娘子是多管沒了？』閨女醜陋，只怕做不起續娘子

哩。你今年旬幾十了？』周龍臯道：『我今年四十五歲，房中再沒有人，專娶

令愛過門爲正，不知肯俯就不？』孫氏道：『大閨女二十五歲哩。要閨女不

嫌，可就好。我也主不的他的事。』程大姐道：『要嫁人家，也不論老少，只

要有緣法。』

彼此你一言，我一語，男貧女貌，女慕男財，一個留戀着不肯動身，一個拴縛着不肯放走。

將已日西時分，孫氏料得女兒心裏的勾當，把預備下的酒菜，搬在桌上，煖了酒，讓周龍早坐。周龍早道：『還沒見喜事成與不成，就先叨擾？』孫氏道：『看來這事沒有不成的。姐夫貴客，只是不該褻瀆，看長罷了。』

周龍早坐了客位，孫氏程大姐打橫相陪。媒婆端菜斟酒，來往走動。周龍早不知真醉假醉，靠在倚背上打呼盧。

天色又漸漸的黑了，足有起更天氣。媒婆將周龍早搖撼醒來，說道：『天已老昏晚了，你不吃酒，留下定禮，偕往家去罷。』周龍早道：『你先去罷。我醉得動不得了，再在椅子上打個盹兒好走。』媒婆道：『你可同着我留下定

錢。』

周龍阜從袖子裏掏出來了兩方首帕，兩股釵子，四個戒指，一對寶簪，遞與媒婆手內。媒婆轉遞與孫氏道：「請收下定禮，以後我就不敢合你你我的了。你就是程老娘，你閨女就是周大嬸子了。我待家去哩，我明日到周大叔宅裏去討娶的日子罷。」孫氏道：「你稍待一會。」隨往屋裏取了二百黃錢遞與媒婆道：「權當薄禮，等閨女娶時再謝。」

媒婆收得先行，周龍阜仍靠了椅子坐着。程大姐道：「他酒醉去不的了，你收拾個舖留他睡罷。」孫氏道：「另收拾什麼舖，就叫他往你屋裏睡罷。你待脫不了是他的人哩。」

程大姐就先往房裏收拾舖蓋齊整。周龍阜方纔醒轉，說道：「有酒篩來，我爽利再喫他兩鍾好睡覺。」孫氏將酒斟在一個大鍾之內，周龍阜從袖中不知摸索了點子甚麼杭杭子，填在口裏，使酒送下，還裝着醉。孫氏合程大姐扶到房中，娘女兩個替他解衣摘網，放在床上被內。周龍阜見孫氏出去，從新起來把程大

姐摟在懷中。以至吹燈以後的事體，可以意會，不屑細說。清早起來，你歡我喜，擇了吉日娶過門去。

這周龍皇年近五十，守了一個醜婦，又兼悍妒，那從見有甚麼美色佳人。後來潘氏不惟妬醜，又且衰老。過了這等半生，一旦得了這等一個美人，年紀不上

二十，人材可居上等，閱人頗多，久諳風花雪月之事，把一個中年老頭子，弄得精空一個虛殼。剛得兩年，周龍皇得了傷寒病症，調養出了汗，已經好了八分，誰知這程大姐甚不老成，晚間床上也洩洩的致得周龍皇不能把持，翻了原病。程大姐不傲不采，兒子們又不知好歹，不知幾時死去。到了晚間，程氏進房，方纔曉得。

自周龍皇死後，這程氏拿出在娘家的舊性，無所不爲。周九萬不惟不能防

閑，且更助紂爲虐。這日玉皇宮打會，這程氏正在裏邊逐隊。素姐跟了這一夥人致出甚麼好事！

這程大姐因去上廟，惹出一件事來，自己受了凌辱，別人被了株連。其說甚長，些須幾句，不能說盡，還得一回敷衍。

第七十二回

狄員外自造生墳  
薛素姐夥遊遠廟

# 第七十三回

衆婦女合羣上廟

諸惡少結黨攔橋

容憲繡戶金閨裏，

天付嬌娃住，

任狂且惡少敢相陵，

有緊緊深閨護。

\*

冶妖綺服招搖去，



惹得羣兇聚，

摧花毀玉採香雲，

赤剝不存裙與褲。——右調探春令。

程大姐自到周龍臯家，倚嬌作勢，折毒孩子，打罵丫頭，無惡不作。及至周

龍臯死後，放鬆了周九萬，不惟不與爲仇，反且修起好來，只是合那兩哥作對。

遇廟燒香，逢寺拜佛，合煽了一羣淫婦，就如走草的母狗一般。大約十遭紫姐也

有九遭在內。爲頭把腦，都是這侯張兩個盜婆。這些招僧串寺的婆娘，本來的

骨格不好，又乘漢子沒有正經，幹出甚麼好事？但雖是瞞了漢子作孽，畢竟也還

懼怕那漢子三分。這程大姐就如沒了王的蜜蜂，不怕貓的老鼠相似，還有甚麼忘

憚？『有夫從夫，無夫從子。』又說：『家有長子，國有大臣。』你看那周

家長子的嘴巴骨頭，自己先坐着一屁股臭屎，還敢說那繼母的過失？小雨哥小星

哥已是被他降破胆的，得他出去一日，稍得安靜十二個時辰，又是不管閑帳的人。

潘氏遺下的衣裳金珠首飾，儘已足用，兩年來又無時無日不置辦增添，叫他打扮得嬌模嫩樣，四外招搖，逢人結拜姊妹，到處俱認親鄰，醜聲四揚，不可盡述。

有一個伊秀才，名字喚作伊明，娘子是吳松江的女兒，嫁來時，有小屋一所與女兒伴作妝奩。伊秀才隨將此房出賃與人，月討賃錢，以爲娘子針線使用。

這伊秀才是本鎮一個坐第二把金交椅的副元帥。家裏放着家人小厮，偏不叫他經營，只着落在伊秀才身上，問他比較房錢。這伊秀才又是個極柔懦的好人，在那個房居住的人家，不肯惡言潑語，傷犯那些衆人，寧可自己受那細君的烏氣。每月初一，正該交納房錢的日子，伊秀才都是親身按臨，以便催督。伊秀才因自己不時要來，一時刮風下雨，無處存站，遂將北房一座留了儘東的一間，以爲伊秀才的行館。原來凡遇初一，該伊秀才納悶之日，正是這夥浪婆娘作樂之時。

一日，伊秀才正在那間屋內坐等房錢。天將傍午的時節，只見一個住房的婆子同着一個盛粧美貌的女人從廟上燒香回轉，開進北房西兩間門去。天氣暄熱，



×了。』羞得個伊相公無可奈何，笑了一會，只得鎖上門家去。

過了幾日，伊秀才到了文會裏，說起這事。一個劉有源說道：『這再沒有別

人，定是周龍臯的婆子，程木匠的閨女程大姐。』伊秀才道：『周九萬是有體面

的人，豈有叫他母親在外邊幹這樣敗家壞門的事兒不成！』衆人俱說道：『周九

萬還算得好人。』劉有源道：『周九萬是甚麼好人？他就先自己敗倫，誰是知

不道的！這個你就算是希罕；他明白就往人家去陪酒留宿，通合娼婦一般。俗

後日的公酒，不然，偕去叫他來，合他頑一日也可。』伊明道：『這要果然，到

也極妙！只是怎好就去叫他哩？』劉有源道：『封三錢銀子，預先送與程婆

子收了，老程婆子就與偕接了送來。留他過夜，他就肯住下；不留他過夜，還送

到老程婆子家裏。常時周九萬因他不回家去，也還查考他的去向，近來因他媳婦

兒與程大姐時常合氣，所以巴不能夠他不回家去。』衆會友道：『我們每人再把

分資加上三分，與他三錢銀子，接他來，合他吃一日酒，晚間就陪陳恭度宿了。』

果然當日劉有源墊發了三錢銀子，用小套封了，送與程婆子收訖，約定後日接程大姐陪酒過宿。老程婆子收了定錢，許過就去。劉有源還把老程婆子抽了個頭兒。老程婆子還取笑道：『這三錢銀子算閨女的，還是算我的哩？』劉有源道：『你娘兒兩個都算。』老程婆子笑道：『說是這般說，還算閨女的罷了。我這兩片老淹×也不值錢了！』劉有源回來，會友都還未曾散去，說知此事，大家還笑了一會。

到了後日，劉有源使人牽了頭口，着人往程婆子家裏把程大姐接到席間。穿着鮮淡裙衫，不多幾枝珠翠，妖嬈嫵娜，通是一個妙絕的名唱：不惟慣唱吳歌，更且善于崑曲；不惟色相絕倫，更且酒豪出衆。常言：

『席上若有一點紅，斗筲之器飲千鍾；座中若無紅一點，江海之量不幾盞。』

這一席酒大家歡暢，人人鼓舞，吃得杯盤如狗餡的一般，瓶盞似漏去的一樣，大家

盡興而散。

陳恭度同程大姐回到自己書房，收拾床舖睡覺。這些污穢之話，不必煩言厭聽。只是陳恭度雖是個秀才，其人生得村壯雄猛，年紀三十歲以下，在婦人行中大有勁敵之名，致得那婦人們千人吐罵，萬人憎嫌。他自己誇嘴說：『一夜能力御十女，使那十個團臍個個稱臣納貢，稽首投降。』他有一妻一妾，也因受不得他的羅唆，相繼勞病身亡。所以陳恭度鱗曠了將半年，都也曉得程大姐被窩裏伸手，床舖上拿人，是個有名的浪貨。這陳恭度的漢子，真是銅盆鐵帚，天生的美對。誰知第二日這陳恭度淹頭搭腦，前假後合，疲困眼溼，打呵欠，害磕睡，兩個眼睛弔在半崖，青黃了個面孔，把那雄赳赳的威風不知消磨到那裏去了。衆會友都去與他扶頭，見了他這個模樣，大家俱笑起他來。他說：『我從來不怕人，今日在程大姐手裏遞了降書降表，以後可爲不得人了。』程大姐笑道：『你比那喂膿啞血的膿包，你也還成個漢子。只是在我老程手裏支不得架子罷了。』衆

人道：『這程大姐若不着陳恭度，也管不飽；這陳恭度若不着程大姐，也沒人降的怕。』程大姐道：『他何常管我飽來？只點了點心罷了。』

內中有一郝尼仁道：『氣死我！這陳恭度不濟，叫他這等說嘴，滅了倍好漢的威風！你使幾文錢把你的×拿到鐵匠鋪裏多加些爐火，放上些純鋼，倍兩個着一陣，看誰敗誰贏！倍賭點甚麼？』程大姐道：『我也不加爐火，不使上鋼，出上我這兩片不濟事的×，不止你郝尼仁一個，除陳恭度是遞了降書的不消上數，你其餘的這十來個人，一個一個的齊來，我要戰敗了你幾個，我只吃了一個的虧，也算我輸！我家裏有姑絨襖子，揚緞潞紬襖子，憑郝尼仁揀一領心愛的穿。我要把你們一個一個的戰敗了，你衆人也攢下領襖子的錢出來治一個大大的東道，倍衆人頑一整日。誰要賴，誰就是兒是孫子！』衆人道：『你要輸了，俺不要襖子，倍言定都是四兩銀子。爲甚麼把襖子叫郝尼仁自家受用，倍可冷雌雌的扯淡！』程大姐道：『也罷；只不許賴了。』





郝尼仁退去。

程大姐道：『戰敗了我這頂天立地的大兒子，別的混帳兒們挨次着上來麼？』這些人知道郝尼仁是一員虎將，往時馬到成功，再沒有輸敗的事，一兼之使一根渾鋼又大又長的鐵棍打人，一上手就是幾千，不知經了多少女將，跟斗翻不出他的掌來。——如今一敗塗地，先有了一個餒心；又看了這般大戰，又動了一個慕心；還沒等上陣交鋒，一個個都做了『齊東的外甥』，只叫道：『娘舅救命！』

程大姐呵呵大笑，說道：『何如？再不敢說嘴了？你們待要拿出銀來吃東道哩，還是叫我親娘，都與我做兒子哩？』衆人道：『這說不的，偕明日就齊分子，後日就吃。』果然踐約，不必煩言。

看官！你道這般一個濫桃淫貨，他的行徑，那個不知？明水一鎮的人倒有一半是他的孤老。他却女人面前撇清規廠，倒比那真正良人更是喬腔作怪。

那三月三日玉皇廟會，真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透的時節，可也是男女混雜，不分良賤的所在。但俱是那些遊手好閒的光棍，與那些無拘無束的婆娘，結隊出沒；可也再沒有那知書達禮的君子合那秉禮守義的婦人到那個所在去的理。每年這會，男子人撩鬥婦女，也有被婦女的男人採打吃虧了的，也有或是光棍勢衆，把婦人受了辱的，也儘多這『打了牙往自己肚裏嚥』的事。

玉皇廟門前一座通仙橋，這燒香的人沒有不從這橋上經過的。這些少年光棍，成羣打夥，或立在橋的兩頭，或立在橋的中段，凡有婦人走來，眼裏看，手裏指，口裏評論，無所不至。人勢衆大，只好裝聾作啞，你敢向那一個說話？

這一日有一個軍門大廳劉佐公子，叫是劉超蔡，帶領了二三十個家丁，也下到明水看會，同了無數的游閒子弟，立在橋中，但是有過來的婦女，闕的一聲，打一個圈，圍將攏來。若是醜老村嫗，不過經經眼，便也散開放去。若是內中有分把姿色的，緊緊圈將住了，一個說道梳得好光頭；有的說纏的好小脚；有的說粉搽

得太多；有的說油使得太少；或褒貶甚麼嘴寬；或議論甚麼臀大；指觸個不了。那婆娘們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看來看去，恰好正是老侯老張這兩個盜婆領了一大羣婆客，手舞足蹈的從遠遠走來。人以類聚，物以羣分。侯張兩個的素行，這是『右仰知悉』，誰不知道？豈有大家娘子，官門婦女，有與他兩個合夥之理！既與他合夥，必定就是些狐羣狗黨的東西，不端不正。內中一個素姐，年紀不上三十，衣服甚是鮮明，相貌着實標致，行動大是風流，精光陸離，神采外露，已是叫人捉摸不定，疑賤疑娼，又疑是混帳鄉宦家的寵妾，或者是糊突舉人家的愛姬。人空口垂涎，也還不敢冒失下手。又鑽出一個妖精程大姐來，梳了一個耀眼爭光的頭，焮黑的頭髮；後邊扯了一個大長的雁尾，頂上扎了一個大高的鳳頭，使那血紅的絨繩縛住；戴了一頂指頂大珠穿的髮髻，橫關了兩枝金玉古折大簪；右邊簪了一枝珠玉粧就的翠花，左邊一枝赤金拔絲的丹桂；身穿出爐銀春羅衫子，白春羅洒線連裙，大紅高底又小又窄

的弓鞋；扯了偏袖；從那裏與素姐並了香肩，嬈嬈娜娜，像白牡丹一般冉冉而來。走到橋中，這圍住看的光棍雖與素姐面生，却盡與程大姐相熟，都說：『程大姐，你來燒香哩？』這一位却是那裏的美人？怎麼有這樣天生一對？』衆人聞的聲都跟定了他走。

素姐見得勢頭汹汹，倒有幾分害怕，憑這些人的嘴唇，倒也忍氣吞聲。誰知道程大姐忘了自己的身分，又要在衆人面前支瞎架子，立住罵道：『那裏的撒野村囚！一個良家的婦女燒香，你敢用言調戲！少擗那狗毛！』衆人都道：『世界反了！養漢的婆娘也敢罵人哩！』程大姐到此田地，還不見機，又罵道：『好撒野奴才！你看誰是養漢婆娘？』衆人也還不敢卒然動手，彼此相看，說道：『這不是程木匠的閨女程大姐麼？』衆人道：『不是他是誰？』衆人道：『好欺心的奴才！敢如此大胆！打那奴才！擗了奴才的鬚！』

呼喝了一聲，許多人蜂擁將來；更兼劉超蔡的那二十個家丁，愈加兇暴。只

便宜了那醜陋藍縷的婆娘，沒人去理論，多有走得脫的；其餘但是略有半分姿色，或是穿戴的齊整，盡被把衣裳剝得罄淨，最是素姐與程大姐吃虧得很，連兩隻裹脚一雙繡鞋也不會留與他，頭髮拔了一半，打了個七死八活。衆人方纔一轟散去，閃出許多精赤的婦人。也還虧不盡有燒香的婦女圍成了個圈子，你脫件衣裳，我解件布裙，粗粗的遮蓋了身體；又僱了人分頭叫往各家報信，叫拿衣服鞋腳來迎。

狄希陳合狄員外正在坟上陪客吃酒，湯飯也還不會上完，只見一個人慌張張跑到棚內，東西探望，只問：『狄相公哩？』狄希陳也不覺的變了顏色，問道：

『你說甚麼？』那人道：『你是狄相公呀？相公娘子到了通仙橋上，被光棍們打了個臭死，把衣裳剝了個精光，裹脚合鞋都沒了。快拿了衣裳裹脚鞋接他去！快走！不相模樣多着哩！我且不要賞錢，改日來要罷。』

這人也不及回避，當了席上許多客人高聲通說，人所皆知。事不關心的人，視如膜外。頭一個狄員外薛如卞薛如兼薛再冬相棟宇相于廷崔近塘只是踉脚。

狄希陳魂不附體，走頭沒路的瞎撞。狄員外道：「你還撞甚麼哩？快收拾衣

裳，背個頭口，拿着眼罩子，叫狄周媳婦子跟着快去哩！」又把自己的鞋指了兩

指，說道：「想着，休忘了！」狄希陳就走。薛如卞把他兩個兄弟點了點頭，

都出席裝合狄希陳說話，長吁短歎的去了。相子廷也乘空逃了席。狄員外相

棟宇崔近塘強打精神，陪客勸酒。

狄希陳走到那裏，只見那些赤膊的老婆，衣不遮體，圍做一堆，幸喜無數老婆

圍得牢密，央及那男子人不得到前。狄希陳領着狄周娘子，拿着衣裳，尋到跟

前。只見素姐披着一條藍布裙子，蹲在地下，狄希陳遞衣裳鞋腳過去，順便把狄

希陳扯將過去，在右胳膊上盡力一口，把核桃大的一塊肉咬的半聯半落。疼得狄

希陳只在地上打滾。衆女人都着實詫異，問說：「咬他是何緣故？」素姐說：

「我來上廟，他自然該跟了我來，却在家貪圖嘴頭子食，戀着不肯跟我，叫我吃這

等大虧！」

狄周媳婦袖中掏出一條綿細汗巾，把狄希陳的胳膊咬下的那塊肉按在上面，地下擱了一把細土，掩在血上，緊緊使汗巾扎住。

素姐罵道：『沒見獻淺的臭老婆！不來打發我穿衣裳，且亂轟他哩！』

素姐穿衣纏腳，別家也有漸漸來接的，或是漢子，或是兒子。那兒子自是不敢做聲。凡是丈夫，沒有不罵說：『臭淫婦！賊搵辣！整日上廟燒香，百當燒的這等纔罷！你到就替我弔殺，沒的活着還好見人不成！』素姐替那些婦人說道：『怎麼來就該弔殺？養了漢麼？要你們男人做甚麼！不該跟着同來，都折了腿麼？』那人們問說：『這位大嫂是誰家的？』人說：『這是狄員外的兒婦，狄相公的娘子。』人說：『這們大人家兒女，也跟着人胡走！我要做了狄相公，打不殺他，也打他個八分死！』又有人道：『狄相公倒沒打他八分死，狄相公被他咬的待死的火勢哩！那橋欄干底下坐着挨哼的不是麼？』

說着，素姐穿着已完，戴了眼罩，騎了騾子，狄希陳一隻手托着胳膊，往家行

走。

坟上的衆客雖也事不關心，畢竟滿堂不樂，也都老早的散了。狄員外看着人

收拾回家，又羞又惱，只是歎氣；又見狄希陳把隻胳膊腫得大粗，知是素姐咬的，

皇天爺娘的大哭，說：『俺家祖宗沒有殺人放火，俺兩口子又沒坑人陷人，怎麼老  
天爺這們狠報！我的人，你倒伸了腿，伴長不管去了，撇下叫我活受！你惹下

這們羞人的事，還敢把漢子咬得這們等的！小陳子，你要不休了他去，我情知死

了，離了他的眼罷！』素姐道：『你休叫喚，待休就休，快着寫休書，難一難的

不是人養的！我緊仔待做寡婦沒法兒哩！我就回家去。寫了休書，快着叫人

送與我來，我家裏洗了手等着！』把箱櫃鎖了，衣架上的衣服舊鞋脚手都收拾在

一個廚裏，上了鎖，叫小玉蘭跟着，又對狄希陳道：『是我咬了你一口，你不死便

罷，你要死了，叫你老子告上狀，我替你償命！』一邊說，一邊走回家去。

龍氏看見素姐形容狼狽，丰采頓消，說道：『你去上廟，不該叫你女婿跟着？



怎麼冒冒失失的自家就去？你女婿折了腿，是害汗病在家裏坐着？」素姐說：

「你看麼！我咬了他下子，老獾兒叨的還噴我咬了他兒，說我惹下羞人的事了，

要寫休書休我哩！」龍氏道：「真個麼！」素姐說：「可不是真個怎麼？說

他兒不休我，他就活不成，要離了我的眼哩。我先來了。我說：「我到家等着

休書罷。」叫我佯長的來了。」

薛如卞合薛如兼都在各人房裏沒出來。龍氏道：「呃！你弟兄兩個做甚麼

哩，不出來看看？你姐姐休回來了。」薛如卞在屋裏答應說：「休回來，借當

造化低養活着他。我摘綳子，不好出去了。」

龍氏又跑到薛如兼窻下說道：「呃！第三的，你姐姐休回家來了，你還不出

來看看哩？」薛如兼道：「爲甚麼休回來？可也有個因由。」龍氏道：「就

是爲他上廟。他倒不着他兒跟他跟兒，吃了人這們虧，倒說你姐姐惹下了羞人的

事，又噴你姐姐咬了他兒一下子，立斷着要休。你姐姐來家等着休書哩。」薛

如兼道：『果真如此，俺丈人合俺大舅子還有點人氣兒；要是瞎話，也只好戴着鬼臉兒走罷了！』  
龍氏罵道：『好賊小砍頭的！你姐姐做了賊，養了漢來？他就待你了！吃虧的沒的只他一個？就只他辱沒了人？也不過是被人打了幾下子，搶了幾件衣裳去了，又沒吃了人別的虧，就那裏放着休！我沒本事處置你哥罷了，我沒的連你也沒本事處治？你就替我合你丈人合你姐夫說話，你還遞呈子呈着那光棍，我便罷了；你要似你哥縮着頭，我不依！當初原是換親，他既休了你姐姐，你也就把你媳婦兒休了！』  
薛如兼道：『俺媳婦兒又沒跟着人上廟，叫光棍剝脫的上下沒緒絲兒，又沒咬下我肉來，沒有該休的事！』  
龍氏道：『我那管該不該，我心裏待叫你休哩！』  
薛如兼道：『休不休，也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這是俺爹俺娘與我娶的，他替爹合娘持了六年服，送的兩個老人家入了土，又不打漢子，降妯娌，有功無罪的人，休不的了！』  
龍氏道：『好貨呀！不着你們，俺娘兒兩個就不消過日子罷！我甚麼十八兒的麼！不敢見人呀！我自

己合狄老頭子說三句話去！」叫薛三省娘子跟着。

薛三省娘子道：『好俺姐！這天多昏了，你往那裏去呀？狄大爺像佛兒似

的，叫他一個不合你理論，我看你可怎麼出來？聽我說，你別要去，等明日叫俺

二位哥哥們到那裏問聲，別冒失了。』龍氏道：『你可沒的說！我有兒麼？

你姐姐也沒有兄弟。脫不了只俺娘兒兩個寡婦呢！我不去叫兩個哥哥哩！』

望着薛三省娘子合薛三槐娘子多索了兩多索，說道：『你二位好嫂子，好姐姐，不

拘誰勞動一位跟我跟兒。你要攔我，這一夜就繁殺我了。』

薛三省娘子朝着薛如下的窻戶問說：『大哥，怎麼樣着？去呀不？』薛如

卜道：『任憑。待去就去，不待去就別去。脫不了俺是死了的！』

龍氏一把手扯着薛三省媳婦，就往外走，徑到狄員外家。那時太平景象，雖

是掌燈的時節，大門未閉。龍氏徑到狄員外住房窻下，問說：『狄親家家裏哩？

我說句話。』狄員外問說：『是誰哩？』調羹往外來看了看，說：『我也不認

的是誰。」龍氏道：「我是小春哥他們母親。」調羹趣到跟前，望着薛三省娘

子看道：「原來是你！請到明間裏坐。」龍氏道：「說親家主着，叫女婿休俺

閨女，是真個呀？問親家：俺閨女犯的甚麼該休的罪？親家說說，叫我知道，

我領了休書去。」狄員外在房裏應道：「要我說你閨女該休的罪過，說不盡，說

不盡！如今說到天明，從天明再說到黑，也是說不了的！從今日休了，也是遲

的！只是看那去世的兩位親家情分，動不的這事。剛纔也只是氣上來，說說罷

了。」龍氏道：「怎麼說說就罷呀？待做就做，纔是好漢哩！見放着我又

看去世的情分哩！」狄員外道：「黑了，你家去罷。你算不得人呀！」

龍氏就待撒潑，薛三省娘子道：「狄大爺滿口的說沒這事，你只管往前趕，

我是待往家去哩！」就待往外跑。龍氏纔合薛三省娘子雌沒答樣的往家去了。

見了素姐怎樣說話，後來怎樣回去，這事如何結束，再看後回接續。

第七十三回

衆婦女合羣上廟

諸惡少結黨擱橋

